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 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研究(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4-177-MY2  
執行期間：102年08月01日至10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心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翰豪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王馨慧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魏岑芳

處理方式：

1.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

中文摘要：古往今來，角色的形象議題一直是代表作者主觀的思想或創作意圖；它們並非憑空臆造，而是潛藏在各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始意象」——這種原始意象就是榮格所謂的「原型」。

以神話故事的女巫原型為例。“巫”是延伸母系社會的意象而來，以女性為主；榮格將之稱為“大母神”。進入父系社會之後，一些女神就被貶到從屬地位，變成了女巫。因此，探討從大母神到女巫的轉變，一方面可以梳理出女巫原型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女性地位的變化。

不同的民族文化會發展出不同的象徵形象，例如：蘇格蘭的綠魔女、斯拉夫民族的雅加婆婆。在童話故事中，女巫通常是女主角的對立人物，對主角造成苦難，然後演繹出英雄人物的「受難原型」。其實，女巫通常是以女主角的「陰影」出現，以否定、破壞、作惡的形象出現，但又具有從反面推動的力量。

本研究計畫將以榮格的「原型理論」、佛萊的「神話原型理論」、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型態學理論」作為分析架構，探究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俄國男作家筆下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類別、流變與功能。

中文關鍵詞：神話原型，斯拉夫神話、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俄羅斯文化、性別

英文摘要：The ideology and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presented by creating imagery of the roles in his literature. Those created representations are not based out of nothing. Subconsciously, those “archetypes”, described by the Swiss psychiatrist Carl Gustav Jung, are images or stereotypes that are imprinted with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hrough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ound us.

One of the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archetype” lies within the word “witch” in the mythological literature. The origin of a “witch”, which is first called “the Great Mother” by Jung, is a byproduct of a matriarchal society where the majority of the political or cultural authorities are carried out by women in the community. After shifting to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 number of goddesses were relegated to subordinate positions, thus becoming

witches. When we evaluate this shift of imagery from “the Great Mother” to a “witch”, one can not only taking account from the mythological standpoint, but also accounted for changes of women’s social standing i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The symbolic image of one thing may differ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For example, the development of “witch” shows two splitting images in the Scottish literature Green Lady and the Slavic’s Baba Yaga. In tales and mythology, witches are usually used as the opponents of the heroines. They are trouble makers to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y deduce the “archetype” of a hero’s suffering. In fact, the witche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shadows” of the heroic roles. Even though they are obstacle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s need to overcome, they also enact as the driving forces to the success of the hero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use the theories of Jungian archetypes, Frye’s mythic-archetypal and Propp’s 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 as the basic analytic framework. The project will also explore the archetypes of the negative imagery of women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s, changes and functions in literary works, described by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n male writers.

英文關鍵詞： archetype, Slavic mythology,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culture, gender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 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1-2410-H-004-177-MY2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3年0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心華

計畫參與人員：張翰豪、王馨慧、魏岑芳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1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_\_\_\_（請列舉提供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5 日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2.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3.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已於 103 年 09 月出版專書《俄羅斯文化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負面女性形象》（俄語）。

4.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一直以來有關俄國文學作品中女性角色形象的研究相當豐富，無論在俄羅斯、歐美或中國大陸都有許多學者從事相關議題研究。自十八世紀末以來，俄國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常常被賦予一種神聖的使命。她們不僅被視為大自然賦予的珍寶，更被視為家庭，甚至於俄羅斯存在的希望。「女性的美德」從十八世紀末說到了十九世紀，尤其外在的環境愈艱困，那種「待在家裡，保持純潔不受污染」的神話信念就更強烈。從普希金筆下「奧涅金」的女主角 Татьяна 開始，女主角 Татьяна 純潔、高貴的形象就成了日後其它作品中女主角的「典範」。在普希金的筆下，她代表著「道德」的象徵，是作者的理想結晶。詩人更直接稱呼 Татьяна 為「我可愛的理想」、「俄羅斯的靈魂」。因此，中國大陸黑龍江大學金亞娜教授認為俄羅斯民族對女性有一種特殊的崇拜，「在俄羅斯文化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人們把對索菲亞與聖母以及對大地母親的崇拜逐漸聯繫起來，認為這三者的作用密不可分」。

然而，無論俄羅斯、歐美或中國大陸研究，皆以「正面」女性形象為典範，甚少涉及「負面」女性形象。但是，若我們仔細觀察，以男權家長制觀點為主的俄國男作家作品中有一項特點，就是經常以怪異、諷刺的口吻描寫中年或老年婦女。在神話、傳說、童話或文學作品裡，這些年長的女人經常以「惡妻」、「繼母」、「岳母」、「專橫的女地主」、「喋喋不休的女人」或「女巫」的形象呈現。幾乎所有十九世紀男作家筆下都描寫過這類上了年紀的「惡婦」。究竟是心理因素，或是文化因素，甚少有研究涉獵相關主題。多數研究多集中於這些「惡婦」、「女巫」的表面形象。甚少研究這些作品角色背後的深層文化集體潛意識及其意象或隱喻等議題。例如：俄羅斯學者安娜·瑪拉霍夫斯卡雅(Анна Малаховская)撰寫的《雅加婆婆的遺產》(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將雅加婆婆在童話故事與文學作品中的扮演功能做了約略的敘述，由於沒有較深入的研究理論架構，因此，研究不夠深入。若探究歐美方面研究，大部分的研究以俄羅斯性別議題為主，而無學者涉及「負面女性角色的原型」研究，亦未涉及女巫原型或俄國其他文學作品中「負面女性形象」的議題，因此，本計畫極富原創性與研究價值。

本研究達成以下具體成果：

- 一、建立台灣有關斯拉夫神話、集體文化潛意識、民間故事型態學、文學作品女性角色原型等相關研究之資料庫。
- 二、為台灣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奠定基礎。
- 三、提昇國內對俄羅斯文化研究、性別研究之視野。
- 四、提昇台灣在該領域研究的國際水平，並連結世界各國相關研究之社群。
- 五、建立國內有關俄羅斯文化與文學中性別研究的據點。
- 六、儲備該領域研究之人才。

日期：\_\_年\_\_月\_\_日

計畫編號	MOST 101-2410-H-004-177-MY2		
計畫名稱	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劉心華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出國時間	103年06月24日至 103年07月10日	出國地點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與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出國研究目的	<input type="checkbox"/> 實驗 <input type="checkbox"/> 田野調查 <input type="checkbox"/> 採集樣本 <input type="checkbox"/> 國際合作研究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與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圖書館蒐集相關榮格及其他精神分析學者之相關理論資料，並訪談若干相關研究學者。

### 二、研究成果

此次赴美移地研究期間，主要針對榮格之「原型」理論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除了榮格提出的原型學說，許多心理分析學者將心理分析理論與各國神話及童話故事(一般認為為神話的延伸)相結合，探索出極具原創性的論述，使得心理分析學派在文學、藝術、文化、民俗、語言、宗教、社會等領域得以廣泛運用，獲得極大的成果。例如：韓德森(Joseph L. Henderson)研究古代神話對現代人的意義；佛朗茲(M.L.von Franz)研究人類心靈的成長，個體化的過程；嘉菲(Aniela Jaffe)探討視覺藝術中的象徵意涵；雅柯比(Jolande Jacobi)研究人的潛意識與夢境代表的象徵意義；佛萊(Northrop Frye)將神話—原型理論用於文學分析；普瑞斯(Rob Preece)將榮格的各種心理原型與佛教密宗做對比研究；埃思戴絲(Clarissa Pinkola Estes)將原型置於各國童話故事之中，分析女性個體化的過程。

例如，普瑞斯在其著作 *The Wisdom Of Imperfection: The Challenge Of Individuation In Buddhist Life* 一書，談到在人心靈的個體化歷程中，有一種「少年原型」，或稱「永恆的少年」(Puer Aeternus)，有的人稱之為「彼得潘症候群」(Peter Pan syndrome)支配下的男性和「少女原型」支配下的女性，在人格的成長上都無意識地在逃避長大；他們極端厭惡必須成熟的處理生活問題。「少年」傾向可以視之為在靈修上原型本能，也就是追尋意義及創造性靈感本能，是一

種想要超越死亡、物欲、肉身和輪迴的驅力；「少年」原型可以理解為追尋靈性超脫的象徵。「少年」原型常常帶有彌賽亞或救世主的意象，帶來解脫人世痛苦及死亡的信息。「少年」原型的救世主有時可能是宗教人士，宣稱只要我們願意皈依或放棄世俗生活，就會得到永恆或解脫。

然而，「少年」原型固然是靈性洞見的原型，但是卻帶有一些陰影。「少年」原型雖離開塵俗，引導人類進入性靈的理想，但卻因此忽略日常生活的實際需求；他們會逃到靈修之中，厭惡物質，討厭工作或實際的生活，認為日常生活是世俗的、乏味的、陳腐的，是令人窒息的監牢。因此，「承擔」會使具有「少年」原型特質的人極為恐懼；他們習慣於一直游移不定，旅行，漫遊。另外，過度性的生活方式都不必紮根，不必維持固定關係；他會不安於任何關係，總是要掙脫；他不願意被固定拘束，如果有人要求他必須承擔責任，他就覺得自己被拘限而「陷下去」。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就帶有此種原型，萊蒙托夫作品《當代英雄》的主角畢巧林(Печорин)就是「少年原型」的典型代表。

相對於「少年」原型的憧憬與夢想，就是「老人」原型的入世實用；是結構與系統的實用原型，塑造我們及周遭的世界，使之一一就序。在社會上，「老人」原型表現在制度、法律和體系裡，目的是要塑造社會、組織社會；為各種組織提供管理等事務權威與穩定的秩序。在神話與童話故事常以「智慧老人」的形象出現。此一原型的女型稱之為「婆婆」原型(Seneca)，是老太太或老婆婆的意思，常被描述為智慧婆婆或壞心的醜阿婆。讓我們落實憧憬、理想或概念的，就是「老人」或「婆婆」原型。這兩種原型都是在緩慢艱辛的時間過程中建立的存在狀態，統禦律法及體制，秩序及結構，可以視之為「現實原理」(reality principle)；這個原理要求我們必須實際、務實、腳踏實地、負責。「老人」原型與父親有關；而「婆婆」原型與母親有關。<sup>1</sup>在俄國魔法神奇童話故事具體體現的人物為「嚴寒老人」(Дед-Мороз)與「芭芭雅嘎」(Баба Яга)。

女性精神分析學者埃思戴絲在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書中從各國神話與童話故事探索女性具強大生命力的本能天性、熱情的創造力以及古老的知能。這些與生俱有野性本質的種種天賦，在歷史的洪流中，卻因為社會與制度的種種「教化」，使女人的野性一直受到壓抑，扼殺了靈魂深處所傳來的奧妙生命訊息。其中俄羅斯童話〈智者薇莎莉莎〉(Василиса Мудрая) 的故事教導女性如何恢復自己的直覺以進入啟蒙。薇莎莉莎帶著口袋中的人偶娃娃走進黑暗的森林與芭芭雅嘎的周璇，企圖帶回火種，代表著女性擺脫慈愛母親的保護之翼，尋回自我強大的本能，包括女人的內在靈性、內在理性的聲音、內在知能與內在知覺。芭芭雅嘎同時代表了滅亡的力量和生命的能量，而薇莎莉莎在芭芭雅嘎的場域裡(房子與森林)接受了這位野性女性的神性、智慧、不完美和其他的一切；她從「好女人」的情結中走出來，面對現實、不完美的世界。芭芭雅嘎對她所有的考驗都代表著薇莎莉莎如何去思考、衡量、餵飽、供養、整頓、滌淨、整理心靈生命；她從此學習中得到了啟蒙。

本計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及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移地研究期間收集相關研究資料，對於計畫的理論建構與撰寫有實質上的幫助。回國後預計將國外所蒐集之資料

<sup>1</sup> Ibid., p.201.



運用於本計畫的理論撰寫部份，並依原計畫繼續完成其它部分研究。

### 三、建議

本計畫之研究經驗可運用於神話、童話故式與傳說的象徵意義研究，以便理解人的心識，對於每個人了解自我心靈「個體化」的過程極具幫助。

###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證
-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 其他 (請填寫) \_\_\_\_\_

### 五、其他

蒐集相關榮格研究著作如下:

1. Jung, Carl Gustav; Marie-Luise von Franz (1964). *Man and His Symbols*. Doubleday. ISBN 84-493-0161-0.
2. Carl Gustav Jung, *Analytical Psych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avistock Lectures)* (Ark Paperbacks), 1990, ISBN 0-7448-0056-0.
3. Anthony Stevens, *Jung.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4, ISBN 0-19-285458-5.
4. Anthony Stevens, *On Ju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99).
5. *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 edited by V. S. de Laszlo (The Modern Library, 1959).
6. *The Portable Jung*, edited by Joseph Campbell (Viking Portable), ISBN 0-14-015070-6.
7. Edward F Edinger, *Ego and Archetype*,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SBN 0-87773-576-X.
8. Robert Hopcke, *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ISBN 1-57062-405-4.
9. Edward C. Whitmont, *The Symbolic Quest: Basic Concepts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9, 1979, ISBN 0-691-02454-5.
10. O'Connor, Peter A. (1985). *Understanding Jung, understanding yourself*. New York, NY: Paulist Press. ISBN 0-8091-2799-7.
11.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ung, second edition*, eds Polly Young-Eisendrath and Terence Dawson, published in 2008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Robert Aziz, *C. G. Jung'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ynchronicity* (1990), currently in its 10th printing,

- is a refereed publication o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SBN 0-7914-0166-9.
13. Robert Aziz, *Synchronic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thical in Jungian Psychology* in Carl B. Becker, ed., *Asian and Jungian Views of Ethic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9. ISBN 0-313-30452-1.
  14. Robert Aziz, *The Syndetic Paradigm: The Untrodden Path Beyond Freud and Jung* (2007), a refereed publicat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SBN 978-0-7914-6982-8.
  15. Robert Aziz, Foreword in Lance Storm, ed., *Synchronicity: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Meaningful Coincidence*. Pari, Italy: Pari Publishing, 2008. ISBN 978-88-95604-02-2.
  16. Wallace Clift, *Jung and Christianity: The Challenge of Reconciliation*.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ISBN 0-8245-0409-7.
  17. Edward F. Edinger, *The Mystery of The Coniunctio*, ISBN 0-919123-67-8.
  18. Wolfgang Giegerich, *The Soul's Logical Life*, ISBN 3-631-38225-1.
  19. James A Hall M.D., *Jungian Dream Interpretation*, ISBN 0-919123-12-0.
  20. James Hillman, "Healing Fiction", ISBN 0-88214-363-8.
  21. Montiel, Luis, "El rizoma oculto de la psicología profunda. Gustav Meyrink y Carl Gustav Jung", Frenia, 2012, ISBN 978-84-695-3540-0.
  22. Catherine M Nutting, *Concrete Insight: Art, the Unconscious, and Transformative Spontaneity*, UVic Thesis 2007 214.
  23. Andrew Samuels, *Critical Dictionary of Jungian Analysis*, ISBN 0-415-05910-0.
  24. June Singer, *Boundaries of the Soul*, ISBN 0-385-47529-2.
  25. Marion Woodman, *The Pregnant Virgin: A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SBN 0-919123-20-1.
  26. Simosko, Vladimir. *Jung, Music, and Music Therapy: Prepared for the Occasion of the C.G. "Jung and the Humanities" Colloquium, 1987*. Winnipeg, Man., The Author, 1987.

## 期末報告

隨著全球化功能的無遠弗屆，自由、民主及人權已成為當代普世化的價值。近幾年，許多第三世界傳統社會所爆發的婦女姦殺案件不斷浮出了檯面，如印度、中東及非洲許多國家；這些事件震驚了當代的文明社會，也衝擊著當前兩性平權的人道價值。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史，婦女透過女性主義的研究及女權運動的號召，尋求女性的自我解放以及女權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法律…等層面的重新定位。概括而言，這些作為都是針對既有的社會體制勉力想掙脫長久以來傳統對女性的束縛。表面上看起來，女權在當前的世界社會似乎得到了普遍的重視，然而，在實質上，女性的身份認知及女權的確立仍未能在男性支配或父權中心的有形及無形的世界中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其原委乃在於父權社會的後攝情境（meta-patriarchy）——厭女情結——未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關於宇宙的現象與萬物的存在，法國存在主義大師 沙特（Jean-Paul Sartre）指出：人們對任何存在現象的認知都是由特定對象的本質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與環境互動，得出的顯像。所以，本質就是顯像背後的存在，而存在的本質決定了顯像的顯露法則。譬如說，我們對法國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天才現象做存在認知，它既不是孤立被研究的作品，也不是產出作品的主觀能力，而是作為人的各種顯露的總和，包括所呈現的作品本身、作品的產出環境及作者的思想與能力。無論如何，在探討一個現象的存在時，不能只關注於現象本身，而是必須追溯超現象的基礎，找出存在的超現象性，建構一種使存在的現象與現象的存在統合的確定關係。（陳宣良 等譯，2007:1~27）

針對整個女性議題來看，長期受到父權宰制而形成的厭女現象主要可從三大層面或研究途徑加以分析和瞭解——文化層面、心理層面（包括社會心理）及社會體制層面。由於社會體制面的認知及感受最為直接，也是最為敏感的現象認知；所以，長期以來，女性主義的研究者及女權的社會運動家概都針對這個層面努力有加，從社會體制中的政治因素（兩性的社會權力結構）和經濟因素爭取解放，

並尋求以法律做明確保障。經歷多年的努力，女性的權益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公平及正義的對待，然而，存在於思想及精神的深層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厭女」仍然時常影響著兩性的個別行為及彼此的互動關係；如果從深層的實質面來看，也就是說，從存在的本質來看，女性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從社會層面來說，也沒有真正從父權中解脫。

上述的這一種背景及觀察促成了本研究計畫的研究動機，也型塑了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深入文化層面及社會心理層面探討「厭女情結」，試圖從現象存在的根本解放女性，並解脫父權根深蒂固的箝制。另外，從文化的層面來看，形成性別歧視或厭女情結的最原始的源頭，應該是人類最早的宇宙觀，隨後經過神話轉述，以及轉成宗教性的信仰或不當詮釋，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厭女顯像。思想和信仰雖然能夠決定行為，但要造就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終究需要經由文學的正當化及情境流傳，才使厭女的現象得以擴散。其次，性別的社會心理現象也是從兩性個別心理認知及彼此關係定位而形成，佛洛伊德以及榮格的心理學理論，都是有利的分析工具；當然，性別的心理情境也是由生理差異的特殊認知而來。本研究將重點放在神話—原型理論層面切入，探討厭女情結的深層因素與現象，並以俄羅俄羅斯文學為例，論證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顯像。

## 一、 相關理論

### 1. 神話—原型理論

#### 1.1 榮格的集體潛意識

“原型”（archetype），有時又可稱為“原始意象”，是瑞士精神分析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重要理論之一。此理論源自於他的老師佛洛伊德在解析人的夢境時，察覺了人具有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並發現個人潛意識與古老神話之間存在著相關性。依此，榮格進一步擴張了佛洛伊德關於個人潛意識的觀點：他在潛意識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理論，並將研究對象從個別的心理分析轉向神話、民間故事與文學，而創立了原型理論的學術典範。

榮格認為，在人的潛意識心理中不僅有個人自童年以來的經驗累積，另外還存在著許多原始的、祖先的經驗。因此，在人的潛意識當中，顯然有些是人類共通的心理機能與“種族記憶”，它們是先天遺傳的，這就是“集體潛意識”；它們潛藏著人類原始祖先記憶的儲存庫，並世代代遺傳下來，又常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行為的各種本能與模式。受到這種心靈深處層面的影響，人類諸多複雜行為的背後，往往是本能在發揮作用，但是人卻無法意識到。榮格進一步認為，原型作為人類共同心理反應的基礎是人的生理本能；這種本能是人類作為宇宙的一種生物類別，在適應周遭環境的過程中，不斷地累積千百萬年祖先的經驗而刻烙下來的。在累積的過程中，這些經驗會隨著人類的進化過程而成為一種自然的本性，逐漸成為文化的基因；在人面臨相同情景時，會不自覺地產生基本相同的體驗，並做出必然的本能反映。例如，人對於母親的認知是本能性的，普遍認為母親就是能包容一切、值得依靠的存在。這種包容萬物存在的概念一開始就深植於人心，無一人例外，這種存在就是原型。

榮格在其後半生竭盡精力從事於原型理論的研究，在其著述中歸納了許多人類的共同原型：大母神原型(great mother)、智慧老人原型(wise old man)、重生原型(rebirth)、精靈原型(spirit)、英雄原型(hero)、騙子或魔鬼原型(trickster or devil)等等。從個人的層次來看，每個人的人格中最具有意義的四種原型包括：本我(self)、陰影(shadow)、阿尼瑪(Anima)或阿尼姆斯(Animus)、人格面具(persona)。

另外，根據榮格的看法，一般人所認知的「自我」與他所提出的「本我」大不相同。「自我」是人處在意識認知下感覺存在的現實感，是理所當然的自己；而「本我」是人完整的內心世界，必須透過意識與潛意識的交互結合才能達到圓滿。所以，「本我」才是人心靈深處的珍寶，是人類生活的真正目的；它與宇宙本質緊密相連，因而具有神聖性。儘管榮格此觀點仍有待商榷，然而，他相信，人的一生終究期望人格達到完整本我的實現，亦即遠古以來先民神話中所要表達的內涵；這也是人類自古以來，東西方聖哲所要追求的共識性人格內涵。榮格追

溯古代神話，企圖探索人類集體文化的原型；他發現本我原型是神話產生的力量來源，而神話正是人的外在世俗生活與內心世界之間對話的重要媒介。本我原型雖然是人類共通的本能，但是在回應不同的時空情境時，它又會以不同的象徵方式，分別在不同種族的神話、圖騰、文學與藝術之中顯現出來。令人激勵的是，當它出現在個人夢境時，常以神明或偉人的姿態出現，讓人感到擁有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當出現在肉眼所見的形象時，常以圓形、四方形、曼朵拉(mandorla)、陰陽太極等圖像顯現，讓人內心感到安定、平靜與永恆。

## 1.2 佛萊的神話與原型理論

無獨有偶地，加拿大文藝理論學家佛萊(Northrop Frye)也致力於神話原型研究；他從文學作品的整體面貌進行研究，從當中尋找具體作品與人類文化母體相連接的臍帶。研究中發現：原型理論/神話/文學三者之間有著緊密的相互關係。進一步從理論的產生、發展及承續性上來看，原型理論追溯原始意象，而原始意象最初從神話中發掘出來，而神話又蘊含了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軌跡，也就是說，原型的內涵應該存在著所有民族與所有時代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文學則是表達人類深廣的精神世界，這也就使得文學與神話之間有了緊密的精神連接。根據榮格的說法，藝術作品之能夠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與旺盛的生命力，主要在於它表現了原型的風貌；由此看來，史詩與神話所表現出來的幻覺與夢想，其重點並不在於作品所選用的具體素材，而是文字意象背後所表達的隱喻或象徵。如果進一步從這樣的理論來推演，那麼最基本的文學原型顯然就是從神話而來，是一種形式模型的結構；也就是說，許多文學類型無不是神話的延續和演變。在遠古時代所表現的神話現象，能夠在之後的不同時代，無意識地提供藝術形象無盡的泉源。原型發端於遠古神話，也帶有揭示時代發展趨勢的預言性質；也因此，原型與神話或神秘的宗教密切關連，在形象的直覺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預示著未來，並指出每個人冥冥中的渴望。文藝作品的創作過程並不完全受作者自覺意識的控制，往往受到一種積澱在作者無意識的文化原型所影響，而文學的創作過程就是將這些意象從無意識的深淵中發掘出來，並把它呈現出來，激發集體潛意

識，以產生共鳴。

具體來說，榮格發現了神話原型深藏於文藝作品中，並將它運用於作家創作的心理分析；而佛萊則將它從具體作品中剝離出來，歸結出文章類型與敘述模式。儘管兩人的研究途徑不同，他們都得出相同的結論：神話原型的模式與意象，在潛意識中，提供了歷代文藝創作者的藝術創作泉源，而且在文學或藝術作品中以反覆出現的形象或結構模式表現出來，例如：神諭意象、魔怪意象等。

### 1.3 克萊麗莎·平寇拉·埃思戴絲的神話、故事與野女人原型研究

克萊麗莎·平寇拉·埃思戴絲(Clarissa Pinkola Estes)在其專書《與狼同奔的女人》(*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中以神話原型理論分析各國童話故事，歸結出女性的天生特性，如直覺、創造力、雙重性等特質。作者在書中以俄國童話故事〈美麗的瓦西麗莎〉(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為例，深究女性憑藉著天生的直覺，往往可以解決人生各個階段所遭遇的困境。

## 2. 有關「厭女情結」相關理論研究（以下以俄語撰寫）

### Основны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к изучению мизогинии

Термин «мизогини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х слов «misos» – «отвращение» и «gune» – женщина. Словарь «Википед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 это понятие как «ненависть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женщинам,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Характерный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мужчин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выражающийся в презрении и ненависти ко всему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sup>2</sup>. Женщины часто обвиняются в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ости, косност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духов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хитрости, коварстве, жадности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м.

Основн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понятие мизогинии нашло в психоанализе.

---

<sup>2</sup> <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C%D0%B8%D0%B7%D0%BE%D0%B3%D0%B8%D0%BD%D0%B8%D1%8F>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7.01.2013).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мизоги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сь как «негативный Эдипов комплекс, а именно, как проявление страха кастрации матерью».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олкования мизогинии. Для мужчины она трактовалась как реактив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ответ на нереализуемое желание самому быть женщиной.

Чаще всего мизогинию можно распознать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тенденциям: слова женщины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с показным вниманием, за которы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тоит лишь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что она говори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обвинения в адрес женщины. Чувство негодов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испытывает мужчина, когда женщина обращается за помощью к нему или к какому-то другому мужчи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женщинах, как о слабых, беспомощных создания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женщинах, как о глупых созданиях,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ны лишь на сплетни, походы по магазинам и клянченье денег. Уверенность, что женщины обязаны во всем служить мужчинам<sup>3</sup>. Постоянная критика своей жены в кругу семьи на фоне показного восхищения ею в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ил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 адрес своих жен, унижающие их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и т.д.

Эту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ую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не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ят к психическим заболеваниям. Каковы был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ричины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Конечно, причины этого могут быть сложными и разным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есть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

<sup>3</sup> Мужчины с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м, хотя и скрывающие свои убеждения,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кругах. Они прикрываются доктринами о подчинении жены мужу, вырывая стихи из контекста Писания и забывая, что всем верующим следует повиноваться друг другу (Еф. 5:21).



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чаще всего эти причины связаны с двумя основными побудительными мотивами. Во-первых, неправильное семей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когда мать (или отец), оберегая свое дитя от возможных неприятносте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женщиной, ориентирует его на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 вообщ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в психике ребенка вы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установка, формирующа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стереотип поведения. Во-вторых,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может быть связано 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гомосексуальн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когда ребенок-мальчик проявляет живой интерес к сверстникам или взрослым мужчинам, избегая общения с девочками.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индивид испытывает более сильное эротическое влечение 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ола и обычно, хотя и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 ними сексу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ультурн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аспектах многи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мизоги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прямым следствием царящих повсеместно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сти и мужского сексизма. Кроме того, явления мизогин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везде и всегда, начиная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даж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следующие подходы в изучении явления мизогинии:

-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 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 2.1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аждый народ веками создавал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ую традицию, в которой выражал сво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мироздани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культур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становлений. Мифы лежали в основе обрядов и ритуалов,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 обыгрывавших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южеты. А мифология – это форм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пособ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иродн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на ранних стадия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фология каждого народа помогает понима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В мифологии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базовые формы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мыслов, как предлагал уже Э. Кассирер, постулиру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з мифа всех форм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религии, науки, искусства, прав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 что, бесспорно, является несомненны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Для Э. Кассирера «миф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изначальной формой жизни»<sup>4</sup>, смысловым ядром, которое, создавая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культуры, не утрачивает своей роли при их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Для грамот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с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мволикой и образностью в попытках выявить ее роль для мыш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мифологию следует изуча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ип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Несмотря на мозаичные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народов всего мира, существуют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Это «архетипы»,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отражаются в мифологии, религии, искусстве,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т.д.

---

<sup>4</sup> Кассирер Э. *Философия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форм. Т.2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 М.; СП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книга, 2001. С. 19.

### 2.1.1 Архетипы мировой мифологии

Теория архетипов, иногда называемых «первообразом»,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теорией швейцарского психиатра Карла Густава Юнга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ервым, кто обратился к мифологи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лубинных подсознательных идей. Свою теорию Юнг создавал 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ного его учителем Зигмундом Фрейдом (Sigmund Freud, 1856-1939).

В процессе анализа сновидений Фрейд обнаружил «лич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personal unconscious) и заметил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ежду личны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ым и древней мифологие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Юнг обосновал концепцию Фрейда личног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Юнг создал теорию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collective unconscious) на основе «личног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объектом 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али мифология, легенды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мест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теория архетипов.

Юнг считал, что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м скопились опыты детства и хранятся первичные и праотцовские опыты. Поэтому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м существуют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и «расовая память»,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врожденными. Именно они образуют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В нем хранится база памяти предков, которая передается по наследству и влияет на наши инстинкт и поведение. Благодаря отражению в душе инстинкт руководствуется сложным поведением людей, которое люди не смогли осознать.

Основное отличи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о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о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им для разных людей, не зависит о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 и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индивид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кий единый «общий знаменатель» для разных люде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личной) формы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опыте не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а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лом. Юнг обозначил его как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й слой, чем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 за словом стоят не только прямые значения, но и более скрытые слои, смыслы, понятные на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состоит из архетипов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первообразов) и идей. Юнг еще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архетипы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ще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нстинкте. Данный инстинкт, как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д, передается на основе больших опыт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адаптации предков к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е. В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е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эти опыты стал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инстинктом по мер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и будут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геном культуры. Когда Люди в аналоги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они реагируют на него и имеют аналогичные чувства при одинаковом их состоянии<sup>5</sup>. Например,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матерью является инстинктивным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мать может прощать все ошибки 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тесной связи с детьми. Такая всеобъемлющ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лась в сердце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и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связи матери со своими детьм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архетипом.

---

<sup>5</sup> Carl G. Jung, *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 in *Man And His Symbols*, ed. Carl G. Jung, USA: Dell Publishing, 1968, pp. 1-94.

Как следует из вышеуказанного, Юнг был первым, кто обратился к мифологи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лубинных подсознательных идей, однако он описал лишь не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типических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южет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ифологии Юнгом выделены архетипы Анимы и Анимуса, Персоны и Тени и др. Юнг в сво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жизни актив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теории архетипов. В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писаны общие архетипы: «Великая мать» (great mother), «Мудрый старец» (wise old man), «Возрождение» (rebirth), «Дух» (spirit), «Герой» (hero), «Трикстер или Дьявол» (trickster or devil). Юнг считал, что глав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лич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четыре архетипа: Самость (self), Тень (shadow), Анима (Anima) или Анимус (Animus), Персона (persona).

Подчеркнем, ч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Юнга концепция «Самость»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быч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Личность». Под «Личностью» понимается осознаваемая чувствен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физический индивид «сам по себе»; под «Самостью» разумеется полны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индивида, который успешно достигается при сочетани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и 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Самость»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рагоценной сущностью в душе,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инной целью жизни. «Самость» обладает святостью благодаря связанности с сущностью космоса<sup>6</sup>.

Люди стремятся к реальности самости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понимание этого отражала мифология прежних эпох. Даже великие мудрецы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

<sup>6</sup> Ibid. (Carl G. Jung, *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 in *Man And His Symbols*, ed. Carl G. Jung, USA: Dell Publishing, 1968, pp. 1-94.)

стремятся к совокуп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Анализируя древнюю мифологию, Юнг прослеживал,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архетип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н заметил, что архетип «Самость»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очником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мифа, миф является же связью между внешней земной жизнью и внутренним миром. Архетип «Самость» содержит общи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инстинкт, но передает разные символы в ответ на различны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и временные состояния и отражает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 мифологии народов, тотемах,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архетип «Самос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Бога или вели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появляется во сне, что придает человеку непостижимую великую силу. Такой архетип изображается круглой формой, квадратной формой, в форме «мандорла» Буддизма, «Тайззи Инь-Ян» Даосизма, он приносит успокоение, спокойствие и вечност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Юнг обнаружил в мифологи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архетипы, он описал лишь не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типических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южетов, которы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четко определил: как образно-природные, так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алии, стоящие за ними, могут бы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личны<sup>7</sup>. Например, в единый архетип «Анимы» Юнг своди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женские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бразы: «и плодородия первозданных вод, и кормилицы-земли; и старухи-судьбы, и вечно юной зари; и помощницы при родах, и подземной мстительницы. Даже с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точки они отражают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смысловые функции, которые несомненно занимают разное место в структуре ценностей и психик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типология Юнга не отражает древнейшей мифологии и

---

<sup>7</sup> Щепановская Е.М.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архетипов миров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 *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 М., 2001. № 4. С. 124-132.  
<http://www.astrolingua.spb.ru/PHILOS/mythclassification.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13).

формируемой ею глуби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подсознания, хотя схватывает сказочную логику, и можно провести параллели между юнгианскими и некоторыми (не всеми)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архетипами»<sup>8</sup>.

Выделенные Юнгом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рхетипы вызвали разную критику со сторон мифологов, психологов, историков и т.д., однако значения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архетипов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троятся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Например, В.Я. Пропп показал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южета «убийства отца» из ритуалов инициации юноши в клане его невесты. Будущий зять должен был доказать с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перед тестем и тещей, выступающей в сказках в роли бабы-Яги, а пот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замещение отца мужем и зятем в ситуации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инии; но с наступлением патриархата псевдо-конфликт тестя с зятем спроецировался на конфликт и замещение отца сыном, что уже не выгляди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sup>9</sup>. А смена старого царя новым,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анная Дж. Фрэйзером<sup>10</sup>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имеет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й смысл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на должном уровне образа царя, как лучшего и наиболее достойного: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символизирует весь свой народ перед богами и людьми. И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южет замены прежнего лидера новым возникает лишь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витке развития мифологии,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образа идеального вожд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так, мудрый Один, приносящий себя в жертву, чтобы узнать судьбы будущего мира, замещае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

<sup>8</sup> Семира. Архетипы Юнга и астромифология // Юнг К.Г. *Алхимия снов.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переводу.* – СПб., 1997. С. 303-348.

<sup>9</sup> Пропп В.Я. Морфолог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 М., 1998. С. 385, 407-413.

<sup>10</sup> Джеймс Джордж Фрэйзер – британский религиовед, антрополог, этнолог, культуролог, фольклорист и историк религ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внёсший огромный вклад в изучение тотемизма, магии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царя-громовержца Тора)<sup>11</sup>.

### 2.1.2 Миф – Архетип –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оворя о проблемах, решаем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ей, мы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м обойти вопрос о мифе как одной из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собенно актуальным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особенным вниманием, которо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раз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нам обществе к мифу, его сути, сфере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Термину «миф», наряду с наиболе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его толкованием как древне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мире, придается 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других значений. К мифам относят стереотипы массов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лозунги,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ых апеллируют к эмоциям, а не к разуму. В ряде случаев слово «миф» обознач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жанровую форму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его синоним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легенды, предания, сказки) или тип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К одному из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пониманий мифа можно отнести и такое: это выраженное в словесной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суггестивной форме сакральное для все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знание о мире, е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коренных законах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о человеке, его со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окружающему и правилах е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меются в виду те создан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фантази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никли на ранней ступен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дошли до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качестве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

<sup>11</sup>Щепановская Е.М.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архетипов миров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 *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 М., 2001. № 4. С.124-132.  
<http://www.astrolingua.spb.ru/PHILOS/mythclassification.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13).



поведения, мироощущения и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здесь перед нами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новая проблема: архетип,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ое в мышлени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Имеются в виду т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оторые «через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ю дешифруются в различные образ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но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ы им». Так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архетипы С. Крымским, В. Парахонским и В. Мейзерским<sup>12</sup>. Друг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Ю. Доманск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ого явления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екс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мотив. Именно в нем, по мнению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актуализируется всегда,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итуации»<sup>13</sup>. Более широко,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ясь лишь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его моделью,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ое толкует А. Большакова. Для неё это ментальный прообраз, «матрица-константа», «общая дл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развития» и структурирующая процесс восприят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которое она включена<sup>14</sup>.

Кстати, канадский филолог Нортроп Фрай (Northrop Frye, 1912-1991) также занимал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архетипов в мифологии. Он исследовал общий обли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з них искал связь между конкретны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и материнским тело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тес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архетипом, мифологией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Архетипы проследовали за первообразом, последний обнаружился

---

<sup>12</sup> Мусий В.Б.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Садов господина Мичурина» А. Куркова //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а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 Симферополь: Тавриче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Вернадского, 2009. № 173. С.92-95.

<sup>13</sup> Доманский Ю.В. *Смыслообразующая роль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х значений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ексте: пособие по спецкурсу*. – Тверь: Твер. гос. ун-т, 1999. С.27.

<sup>14</sup> Большакова А.Ю. Теория архетипа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в.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гии*. 2003. № 1(13). С. 37-48.

в мифологии, которая содержит следы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т.е. сущность архетипов обладает общностью народов и веков.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отражается обширный духовный мир,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является тесный контакт между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мифологией.

На взгляд Юнг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меют вечно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баяние и жизненные силы благодаря тому, что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тражается облик архетипов. Отсюда видно, что мечта и галлюцинация, отражающиеся в эпосе и мифе,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не в подроб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а в метафоре или символизации, вытекающей из контексто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Далее из эт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выведем, что архетип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из мифа, как и структура модели; т.е. типы литературы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и эволюцией мифа.

Мифолог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оригина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бразов из века в век. Архетип рождается из древней мифологии и имеет функцию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еко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архетип и мифология или тайная религия тесно связывают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содержат высшую мудрость в интуиции, предсказывают будущее, и даже напоминают людя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желани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е совсем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и автора,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и автора, а творчество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является выражение этих мысл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из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бездны,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чтобы стимулирова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и его широкий

отклик.

Подробнее, Юнг заметил, что архетип мифологии прячетс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 проводил анал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ля их автора. Друг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отделяют автора от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сводят в тип текста и модель изложения. И хотя способ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азные, но вывод получается одинаковый: модель и мысл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архетипа в мифологии для создателе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есть источни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и, что находит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л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бога и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демона. «Архетип, – писал Юнг, – это, в сущност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изменяется, когда о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сознанным и воспринятым, и использует краск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котором о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sup>15</sup>.

Данн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подобное можно применить и 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оторых архетип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сновой всегда наполненных субъектив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образов и ситуаций. Именно так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в записях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ка Чарльза Лэма (Charles Lam, 1775-1834) «Ведьмы и другие ночные страхи» (1821), где автор оперирует понятием «архетип». Не принимая посылки о том, что вера в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обусловлена впечатлениями от суеверных рассказов нянюшек, он сообщает историю «милого маленького Т.Х.», которому никогда не говорили о домовых и привидениях. Однако ему все равно являлись в фантазиях

---

<sup>15</sup> Юнг К.Г. *Алхимия снов. Четыре архетипа: Мать – Дух – Трикстер* / пер. с англ. СЕМИРЫ. – СПб.: Тимошка, 1997. С. 174.

существа неведомого мира.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Лэм приходит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горгоны и гидры, и жуткие химеры» изначально пребывают в мозгу. Он называет эти страшные образы «отпечатками» и «типами». «Архетипы» же этих «отпечатков» «внутри нас, – пишет Лэм, – и вечны»<sup>16</sup>. Эти архетип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в «далеком прошлом», гораздо раньше тела, и не будь его, «были бы совершенно такими ж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арльз Лэм предлагает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и соотносит их с тем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м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ыми образам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никли на ранних ступеня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Образы эт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ы, непознаваемы, однак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отсутствия у них такой основы,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а.

### 2.1.3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е меньший интерес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вопрос о специфике мифологии каждого отдельного этноса и отражении этой специфики в раз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ах. Подобный путь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мифологией мы встречае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работе Джона Френсиса Бирлайна «Прараллельн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Особенно актуальным этот вопрос, как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был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чала XIX в. в связи 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в ней народ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в это время понималась как осмысление писателем специфи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 воплощение 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Вера праотцев, нрав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летописи, песни и сказания народные – лучшие, чистейшие, вернейш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для наше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писал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К. Кюхельбекер. – Станем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наконец наши

---

<sup>16</sup> Лэм, 2002. С. 314.

писатели ... захотят быть русскими»<sup>17</sup>.

Одним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усво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ыло воссоздание писателями народного быта, фольклора, мифологи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разных народов (разделе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 близки, поскольку подчинены одним и тем же законам, характерным для мифомышления в целом.

Далее мы обсудим 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описан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связь между мифологией, архетипом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В целом,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а делится на балтийскую славянскую мифологию,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ую, южнославянскую и западнославянскую мифологию. Русская, украинская и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территори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Из истории этих народов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древнеславян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поклонялись язычеству с века VI по век X. Эти народы боготворили природные силы,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предметы в природе имеют жизнь. В целом, иде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роистекала от признания жизненной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ифов вытекает не из «концепции системы» (a conception system), а из «системы жизни» (a life system).

Славянский народ базирует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на трех жизненных состояниях, таких, как охота, земледелие и домашнее хозяйство. Далее чудесные

---

<sup>17</sup> Кюхельбекер, 1989. С. 442.

силы делятся на 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добрый дух и злой дух, что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высшей и низшей мифологии. Выс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посвящена богу, а низ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 – демону.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мифологии древней Греции, Рима и друг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Мифология славян, в основном, перестала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пока не эволюционировала, не стала отд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системой – осталась мифологией в незрел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В 988 г. н.э. народ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принял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после чего многобожие стало считаться языческим, незаконным; система мифологии остановилась и перестала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Кроме того, славянские миф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в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а не как греческие мифы, которы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в письменном виде, в вид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екста.

В связи с серьезн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обладает своим особым свойством, которое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будучи подчинены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му, нездешнему убеждению, потустороннему миру, нечистой силе, низ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и демонология заняли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культуре славян.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 принял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каче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лигии, «крещение Рус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ую мифологию, которая не смогла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комплексную компактную систему. Если веров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тображением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то оно не так уж сильно подчиняется

давлению политики. Люди не смогли забыть предыдущие свои веро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ста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богов из новой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изменился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 верования, но сущность верова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изменялась. В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бразуется двоеверие, которое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лось у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Многобож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у этих народов даж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в XVI век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тало занимать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 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лоровский (1893-1979)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хотя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крещения,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язычество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в прошлом. Оно уже давно укрепилось в памят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его следы сохранялись в бытовой жизни людей<sup>18</sup>. Языче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вою тайную жизнь в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м людей.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к, то он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е, и создаются из мифологии, легенд и фольклора.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являются эпическим жанром письменного и уст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даются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и записываются. Поэтому прототип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сказк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ытекает из подобных редакций. Русский филолог-фольклорист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 (1895-1970)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являются носителями вымышленн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Они не имеют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функции и цели, в них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искренние народ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sup>19</sup>. Сюжет сказки не выражает прямого ее назначения, а с помощью метафоры позволяет людям наблюдать и размышля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

<sup>18</sup>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Ве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https://sites.google.com/site/lubitelkultury/Home-5-2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7.08.2013).

<sup>19</sup> Пропп В.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 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28.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содержат элементы мифологии и легенды, поэтому мы встречаемся в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с архетипом мифологии.

В работе В. Проппа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уделяется внимание структуре сказки, а не источнику и эволюции сказки. Пропп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се сказки подводятся под композицию, его взгляд совпадает с мнением Юнга и Фрая. Все сказки повторя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композицию, процесс действий героя в сказках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модель «покидать – идти на риск –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Пропп обобщал 31 категорию сказок и 7 типовы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из 100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к: вредитель или антагонист, даритель, чудесный помощник, похищенный герой или искомый предмет, отправитель, герой, ложный герой<sup>20</sup>.

В друг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Пропп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м в 1946 г., применяется теория анализа архетипа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рне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создателей. Пропп заметил, что типичный персонаж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сказках являетс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женским образом – старая ведьма, Баба-Яга, – чего многие женщины не могли бы понять. Факты д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в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почти все сказки о героях тесно связываются с Бабой-Ягой<sup>21</sup>.

Кто такая Баба Яга?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дно из древнейших воплощений смерти, хозяйку мира мертвых, черты которой отразились в более поздних сказочных образах.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сь в виде змееподобного существа, а затем предстает старухой волшебницей, у которой

---

<sup>20</sup> Там же. (Пропп В.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 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28.)

<sup>21</sup> Пропп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nguist/Propp\\_2/](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nguist/Propp_2/)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9.08.2013).



одна нога костя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или она одноногая, у нее большие глаза (иногда слепая). У южных славян распространён образ Бабы Яги, которая воюет с пастухами быков. Она скачет верхом во главе женского конного войска или летает в ступе. В северорусских сказках Баба Яга владычествует в своем подземном царстве. В сказках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славян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у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она живет в избушке на курьих ножках, находящейся в дремучем лесу или на его окраине. Она пожирает людей. Об эт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забор из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костей, а вместо запоров – руки, замок – рот с острыми зубами. В ряде сказок этот персонаж уподобляется ведьме, колдунье. Чаще всего эт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 персонаж, но иногда она выступает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мощницы героя. После испытаний путешествующего героя Баба Яг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его помощницей, она предвещает герою его будущее, указывает дорогу в неведомые страны, дарит богатырского коня или клубок, который ведет героя к его цели<sup>22</sup>.

Кроме того, в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также постоянно появляются негативные, злые ведьмы и колдуньи. Ведьма, колдунья является вещью женщиной, способной прорицать, исцелять болезни, привораживать. Но более всего ведьма известна своими вредонос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как и колдун, насылает порчу, вихри, град, похищает росу, дожди, небесные светила. Для исполнения своих намерений она оборачивает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уществ ил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видимой людя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зеленого прутика, палки или плети ведьма превращает людей в животных. То же она проделывает, набрасывая на человека звериную шкуру или подпоясывая его нашептанным поясом из

---

<sup>22</sup> Шуклин В. *Русский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1. С. 22-23.

мочалки. Человек получает прежний облик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пояс изотрется. Ведьма может оседлать человека и носиться на нем, пока тот не выдохнется и не упадет. Атрибуты ведьмы – летучие мыши, черные кошки и петухи, а также помело, кочерга, волшебные травы. Главные свои сборища ведьмы устраивают в период заклинания весны, в ночь весны, в ночь на Купалу, в зимние святки. Кроме того, люди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18 января у всех ведьм праздник, и поэтому принимали в полночь знахар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едьмы, чтобы заговорить трубы и насыпать на загнетку золу из семи печей. Для отвращения ведьмы забивали клинья под князек (гребень крыши). Подобные обереги устраивали у изгороди на краю села, чтобы ведьмы убралась совсем либо улетели в другое место. Во время шабашей ведьм люди старались охранять своих лошадей, чтобы ведьмы не захватили их и не измучили в быстрой езде.

Подобно колдунам, ведьма умирает в муках. Душа покидает тело, когда умирающая ведьма передаст свое тайное знание, и ее перенесут через огонь.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трясется земля, воют звери, нет отбоя от ворон и воронов. Воронье – воплощение нечистой силы – подхватывает душу ведьмы и со страшным криком уносит в свой мир. По поверьям, ведьма, как и колдун,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встает и бродит по ночам. Ее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можно приковать к месту, пробив ее тень гвоздем<sup>23</sup>.

Такие славянские мифы о Бабе-Яге или ведьме являю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архетипами славян, укрепляются в их сознани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коллективным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ы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даже отражаютс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казывая негативный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Мног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б

---

<sup>23</sup> Шуклин В. Указ. соч. С. 47-49.

уродливых старухах или злых женщинах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апоминают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Бабы-Яги или ведьмы.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такой образ женщины служит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злой жены», «мачехи», «тещи», «своенравной помещицы», «болтливой женщины» или «ведьмы».

Почти все писатели-мужчины XIX века писали о пожилых «злых женщинах». Например, в повести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А.С. Пушкина старая графиня крепколюбая, своенравная, эгоистичная,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ислуге язвительно и безжалостно. Поэма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В. Гоголя посвящена образу помещицы Коробочки, которую Гоголь относит к числу женщин мало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дубинноголовых, алчных, которые только заботятся о беспрестанном накопительстве, увеличении крепостных. Кроме того, в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В. Гоголя им изображались ведьмы и демоны,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в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В рома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описана старуха-процентщица Алёна Ивановна, которая считается злой «вошью». В повести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Муму» бессердечная и самовластная помещица счит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матери автора. В романе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помещица 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нега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злой матери. В романе Л.Н. Толстого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Анна предала своего мужа и детей, и, наконец, легла на рельсы, чтобы покончить жизнь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Кроме того, писатели-мужчины, но уже XX века, также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описывали разные негативные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многие русс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и ев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ученые также обращают внимание и н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вязывают его с православием, обобщая тем самым идеал Богини,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образ де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матери.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офессор Цзинь Яна считает, россияне идеально поклоняются девочкам и девушкам. Такое поклонение вытекает из верования в Богиню. Эта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ица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Об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браза девочки на взгляд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высказала мысль о том, что девочки не только обладают «женской юной красотой, но и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екрасными, невинными созданиями. Они святые, возвышенные и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е»<sup>24</sup>.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ученый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Barbara Heldt)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с конца XVIII в.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священ святой миссии: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сокровищем природы, но и надеждой семьи, а также России<sup>25</sup>.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матер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глазах все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 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траж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образ матери, который по-доброму относится ко всем, жертвуя собой, но посвящен и образам Отечества и Земли.

В третьей и четвертой главах этой книги мы, используя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попытаемся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имеры негативных жен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появляющихся у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XIX в., попробуем провест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и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ого же XIX в.

## **2.2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мизогинии**

---

<sup>24</sup> Цзинь Яна. Об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браза девочки на взгляд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 *Русское лингв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2007. С.15.

[http://210.46.96.20/download/wenzhangtuijian\\_2007.htm](http://210.46.96.20/download/wenzhangtuijian_2007.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10.2011).

<sup>25</sup> Heldt Barbara, *Terrible Perfecti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

Психологи и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возникает у мужчин вследствие некоег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ужчины, обладающие этим комплексом, обвиняют женщин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 от легкомыслия 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мозгов до хитрости и жадности.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иног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ичиной совершен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плоть до убийства.

Разуме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 и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и не могли обойти вниманием детство. А именн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выдвигают версии, будто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возникает у ребенка вследствие боязни своей кастрации,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его матерью. Как такое могло прийти в голову нормаль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 неизвестно. Также, по мнению все тех же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ов,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мож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юношестве, когда юноша из-за своей стеснительности или ощущ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сти (часто мнимой) н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на контакт с девушкой.

В следующем разделе будут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общи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в психиатрии 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е.

### 2.2.1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роявлений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в психиатрии 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е

Мыслен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и фантазии мужчин о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е формируются разумом 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приобретают разумную архитектуру. Давид Д. Гилмор (David D. Gilmore) в своем труде «Мизогинии: мужской

болезни»<sup>26</sup>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1943)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обще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Он отметил, что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 это не еди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а состоит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верований, страха и непонимания. И, очевидно, элементы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имеют свои об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sup>27</sup>.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ь комплекс нападок на женщин,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э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меет двойственную природу. Одним из таких типов (или форм)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телес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например, как меланезийский и амазонский его типы. Этот тип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ориентируется на физические области телесности: функции тел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тела, секс, а также чувства. Этот тип обращае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женские репродуктивные функции: менструальный и железистый цикл, молочную и половую форму. Кроме этого, есть духовной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тип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Такой тип не обращает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а уровень тела женщины, а ориентируется на то, что женщины намеренно разрушают волю Божию и развращают мальчиков и мужчин, чтобы они деградировали. Этот тип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Буддизмом, Исламом и вариантами западных 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Он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более изысканную, высокоразвитую форму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имея в своей основе ту же паранойю, но носители таких взглядов уделяют большее внимание психической (ил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ечистоте<sup>28</sup>.

---

<sup>26</sup>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sup>27</sup> Ibid., p. 136.

<sup>28</sup> Ibid., p. 137.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 137)

Между этими двумя типам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еще одно различие: он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масштабом и степенью мужской тревоги. Некоторые мужчины боятся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и духо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женщины на них. Другие боятся, что женщины калечат свою бессмертную душу. А у третьих паник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женщинам повышается до апокалипсического уровня, они боятся не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а общего загрязн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ученые репрезентируют сво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ифа о женских органах (особенно о менструальной крови). Например,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фрейд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ей «страха кастрации», менструальная кровь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тток жидкости из кастрированного полового члена. Этот аргумент имеет универсальную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менструальных табу во многих культурах, а также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я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Однак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антропологов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страх кастрации сам по себе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но не достаточным условием появления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В культурах многих отсталых народов на менструальную кровь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ъявлено табу, но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Запада это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 таким важны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ть основание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должны бы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другие переме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оторые игр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роль в менталитете страха мужчин к женщинам<sup>29</sup>. Конечно, эти различия могут исходить из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бела в знаниях науки,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не только у раз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о и у раз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лоев. Например, европейцы больше заботятся о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х дефектах у женщин, хотя эти женские недостатки они сами выдумали.

---

<sup>29</sup>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31.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вывод, что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страху кастрац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ещ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оторы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влияют на появление феномена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Эти факторы будут описаны ниже.

### **Чистота и загрязнение**

Менталитет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сфокусировано на половых органах или психологии, содержит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нятия чистоты и загрязнения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читают женщину существом загрязнения, которо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загниванию плоти и души мужчи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кеты боятся загрязниться от некоего токсин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мого женщинами, и поэтому женщины считаются возбудителями человек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женщина есть начало зла и хаоса, возникающего сред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основных вредителей брат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sup>30</sup>. Иногда мужчины опасаются загрязне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женщины намеревалис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и силы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злых деяниях, осквернить и принизить мужчин, вредить их потомкам, уничтожить их идеалы.

Женщина может употребить хитрые способы,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ведьмами, и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ю красоту, чтоб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злыми делами. Она также может заманивать чистых юношей и повреждать их души.

---

<sup>30</sup>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p. 138-139.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и думают, что женщины стремятся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законов, созданных мужчинами, и мир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общества. Вообще говоря, либидо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страшным грехом всех женщин, но это, конечн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зло, исходящее от женщины. Зло женщины содержит жадность, эгоизм,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ость и т.д.<sup>31</sup>.

### **Страх вторжения**

Есл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метафору женского токсина, приводящего к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у, 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йден конкретный объект мужского страха: женщиной вызвана грязь – это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понятие. Это понятие часто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ей иллюзией: токсичные вещества проникают в организ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они незаметно приводят к смертельной опасности. Источники токсина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зными, но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эти яды или вредные вещества проникают в тела мужчин, приводят к внутренним загрязнениям,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уничтожат мужчин. Инвазионные тела постепенно ухудшатся и начнут гнить изнутр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ужны самые сильные и мощные способы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такого загрязнения, такие, как повторяющиеся церемонии очистки, молитвы и чистилище.

Тема токсичес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в мужское тело часто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медицине, например, в трактате об испанской 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ой медицине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разносчиком и причиной чумы<sup>32</sup>, а колдовство так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

<sup>31</sup> Ibid., p. 138.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p. 138-139.)

<sup>32</sup> Michael Solomon, *The Literature of Misogyny in Medieval Spain: The Arcipreste de Talavera and*

отнесено к этому разряду. С помощью магии яд ведьмы проникает в тело жертвы и приводит к болезни и смерти.

Страх к вторжению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в западных науках,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ичина боязни сводится к тому, что для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мужчин женщина помещает что-то вредное в мужском теле. Эта фантазия постороннего вторжени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доказала отсутствие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мужчины в себе.

Обычно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в мужском теле уж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кое вещество, обладающее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Если его стимулирует женщина, то так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ещество будет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ться.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женщина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датчик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носит мужчине бедствие<sup>33</sup>. С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женщина сеть Иуда (Фрейд), она провоцирует животный инстинкт, сексуальное желание, деградацию и другие слабости мужчины. Общество, построенное мужчинами,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подавление эти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или негативных сил.

### **Падение и упадок**

Описание женского токсина, как кажется, всегда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страхом вторжения, одержимости и морального краха. Суть данного символа сводится к мощным и вредным силам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атак. После так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атак у мужчины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теря контроля и, как следствие,

---

*the Sp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33</sup>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p. 138-139.

распад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Этот феномен обычно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как утопление или отравление.

После морального падения отде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 или цел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падут в хаос, развал, деградацию, после чего снова наступает какое-то исход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Во мног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л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бразы утопления или други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водой ситуаций часто символизируют деградированные состоя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есть и образы пад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являются. Образы падения относя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к символу па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Библии, но и к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метафоре, используемой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страданий человека, например, когда он разваливается на куски,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и исчезает в темной воде. Здесь метафора воды, падения или растворения и духовой рецесси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вязана с фантазией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в матку женщины<sup>34</sup>.

Кроме этого, различные фантазии мужчин содержат и другие общие элементы: атаки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ослабление сил, откушенный зубами женского влагалища пенис. Мужчины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камень Горгоной Медузой; мужчин убивают или ранят женщины-дьяволы; ведьмы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магию и деформацию; дьяволы и ведьмы, владеющие оружием террора, имеют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илы, ломающ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онечности. Все это – выражение женских демонов, превращающих мужчин в бедных животных или

---

<sup>34</sup> Ibid., pp.140-141. (David D. Gil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pp. 140-141.)

уменьшающих мужс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 Эти страхи изображаются в вид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я или пронзенного тела<sup>35</sup>. За всеми этими фантазиями стоит изнурительный страх мужчины своей слабости.

## **Паранойя**

Есл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наблюдаются все вышеописанные метафоры, гнев, страх и фантазии мужчин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женщинам, то почти наверняка м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все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знаками паранойи (paranoid delusion). Дл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лиц или общего муж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антазия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уже является психическим симптомом болезни, заставляет их поверить, что изначально в теле женщины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элементы, несущие зло, и поэтому мужчине трудно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Эти злые элементы буду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 в его теле, их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Та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буду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арализовывать психику мужчины, он будет терять свой интеллект, его душа начнет гнить, он начнет терять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по форме очень похоже и на другие заблуждения и фоби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такие индивид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их враги совершают свои злые дела с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и намерениями. Это типич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аранойи, а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ет объекты страха в женщинах. Поэтому женщины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безжалостных и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ых врагов, которых мужчины боятся.

---

<sup>35</sup> Sigmund Freud, *Medusa's Head*, *Standard Edition* (1975), ed. James Strachey, vol.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0, p. 273.

Эксперты фрейдистской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фобия явля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явлением, что свое скрытое желание больной фобией проецирует на других. Эти опас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е просто проекцией своих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желаний, но являются поиском и нахождением козла отпущ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ой эмпатией, приводящей к внутреннему конфликту<sup>36</sup>.

## **Истощени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ая паранойя по поводу женщин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ызывает у мужчины тему мужского истощения (masculine depletion). В иде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признается, что хищная женщина вызывает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е бедствия, выжимает из мужчины сущность жизни. Тема мужского истощ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ей такого поняти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й женщина может уничтожить мужчину, это украсть его энергию.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и всегда фантазируют, что женщина, как будто чудовище, может высушить воду жизни из мужчины, а затем отбросит его в сторону<sup>37</sup>. Образ мужского иссушения остается постоянной темой в западном воображении. Женщина-паук (spider woman) или женщина-вампир (vampire woman)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м примером этой фантаз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ве формы силь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темы истощения: одна из этих форм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потерю спермы, другая – разорение.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женщина грабит деньги и имущество хрупких и печальных мужчин. Такие темы

---

<sup>36</sup> Melford Spiro, *Gender Ide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 Essay in Cultural Reprodu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5.

<sup>37</sup> Paula Brown, *Highland People of New Guine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50.

заполнены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женщин, а мужчины чувствуют себя беспомощными и разочарованными. Тем более, мужчины боятся потерять свою сперму и стать слабыми.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рах у мужчин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Этот страх существует у кажд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класса и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истем.

###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воды**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очен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ы,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дискуссий по тем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игра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и важную роль. Мужчин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боится, что женщина будет воровать свою жидкость и воду жизни (или деньги, так как деньги считаются текущим активом).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мужчина боится, что Русалки выпрыгивают из глубокой воды и тащат их на морское д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Русалки и Сирены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древним мореплавателям. Германская речная дева Лорелей и русская Русалка являются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ей эт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 **Кризис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женщи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абстрактный вред обществу и системе, созданной взрослым мужчиной. В некотор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мужчины видят женщину как «потрясение», ч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неясным и сходным тревогам. Мужчин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женщины приведут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к своему окончанию<sup>38</sup>.

---

<sup>38</sup> Howard R. Bloch, *Medieval Misogyny and the Invention of Romantic Lo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4.

Для защиты общества от потрясения и хаоса, вызванного женщинам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действенный способ для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 разруше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Мужчины пугаются вымереть в зыбкой среде; они сами возбуждают свои тревоги из-за женского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и создают стратегии своего спасения. А женщина, обладая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й натурой, опять же играет роль яда и разрушителя в обществе. Без контроля мужчин женщины могут поставить мужчин в исходное наив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Другим сход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м является злая или похотливая мачеха. Мужчин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мачехи разделяют муж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с помощью своего зл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Носители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х взглядов считают женщину посторонней, чужой, инородной природе мужчин; женщины могут нарушать выстроенный мужчинами порядок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В идеях многих религий также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сходные тревоги. Все велики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критикуют женщину за хаос и депрессию.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порталом демонов», что обозначает разнузданный и падший пол. В исламе женщина –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ереси; в буддизме женщина – блок, состоящий из зла и хитрости; в индуизме женщина – полный комплект беспорядка, конфликта, разрушения, разврата и мошенниче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в фантазиях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ов о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струкции женщин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ичиной мятежа и дегенерации.

Женщина соедин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с сексуальным слиянием, но и с мятежом.

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трицательную исходную сил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ужчина, как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защищает каким-то способом мир от хаоса, но женщина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его разруши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а символизирует беспорядок, падение, разрушение, отказ от поиска души.

Аналогич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озникает со страхом женщины, где вредное исх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освящено женщин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женщина задерживает развитие, пытается толкнуть мужчину к ранней стадии эволюции. Часто появляются ата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бвинения; женщина в первобыт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считается «близкой к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у состоянию»<sup>39</sup> и имеет контакт с ведьмой, н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волшебной силой. Так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находит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западн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ах.

Почти во всех культурах мужчина критикует женщину за отсутствие у нее ду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виняет женщину за регресси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рода, низкий уровень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женщина привлекает мужчину животным сексом, чтобы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м к духовном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sup>40</sup>.

### **Подозрение на размножение**

Други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м мизогинии, которое пугает мужчин,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мужчин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женщина имеет импульс антиразмножения.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выражается злым обли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ным против материнской

---

<sup>39</sup> Sherry B.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67-88.

<sup>40</sup> Bram Dij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40.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Библии и араб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писано, как женщина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священной миссии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нарушает приказ, отданный Богом на размножение, если она име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мужу и Богу.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так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женщины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д не 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что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ведет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к вымиранию. Например, в романе рус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Л. Толстого «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 четко выражены такие тревог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идей либерализма среди женщин уже дав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импульс антиразмножения, а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усиливает подозрение, тревоги 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мужчин.

### **Материнская фобия (matrophobia)**

Некоторы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и со страхом и гневом относятся к матерям или, подробнее, они пугаются образа матери, потому что м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кормит детей, но и наказывает их, если дети дурно себя ведут. Кроме антиразмножения, мужчины также боятся жадных и жестоких матерей.

Образ «злой матери» в запа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является адекватным примером такой мизогинии. Мизогиния с «материнскими фобиями» был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в США в период 1940-1950 гг., вероятно,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возникла реакция на поведение женщин, которые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активно уходили из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семей и поступали на работ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нские фобии» также стали важн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опулярн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 в тот же период. Например,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Филиппа Уайли (Philip Wylie) «Поколение гадюк» (*Generation of Vipers*) (1942 г.) автор активно обрушивает свою критику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матриархат. Уайли даже создал слово «мамизм» (*momism*), чтобы критико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страшных» матерей за мораль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наблюдаемые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ать является злой тиранкой, которая закабалила, сделала слабыми своего мужа и сына. Она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очень спесивым, 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м, вероломным материалистом<sup>41</sup>. Такая м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понижает уровень наро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о и грабит свою страну. Уайли критикует мать за то, что она приводит США к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му презренному, хулиганскому паден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ровня...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прессией,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потрясениями, ожесточенными сражениями».

Материнские фобии также отражаются в нападках на суррогатную мать, как и на злую мачеху и жестокую тещу (свекровь). Все эти образы можно легко найти в легендах, созданных мужчинами.

И, наконец, мизогини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ики. Мужчины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женщины являются низшими существами в обществе, носителями низк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таких мужчин не занимают женское зло или их грязные органы. Мы можем легко обнаружить мизогинию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ики у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фашистов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ах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х шовинист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века. Это явление получило

---

<sup>41</sup> Philip Wylie, *Generation of Viper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p. 190.

названи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аскулинизм» (ideological masculinism)<sup>42</sup>.

Шовинист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мужчины должны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вла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женщина по своему интеллекту (или духу) им уступает, 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исключена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аскулинизм мы находим у многих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адо также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с такими взглядами были согласны Платон (Plato) и Аристотель (Aristotle), Шопенгауэр (Schopenhauer) и Ницше (Nietzsche). Эти взгляды получили св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к концу XIX – началу XX вв. Их исповедовали криминолог Ломброзо (Lombroso),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оретики социал-дарвинизма Викторианской эпохи, такие, как Баховен (Bachoven), Мак-Клелланд (McClelland),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и социолог Дюркгейм (Durkheim), англи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Спенсер (Spencer).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мизогин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различными взглядами, фобиями, проявлениями, принимает различные свои формы, включая сексуальные и материнские фоб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мораль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индромы, описанные в психиатрии, которые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гораздо сильнее, чем вышесказанные виды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и верований.

Женский пол стал козлом отпущения, причиной страха для всего мужского пола (включая детей, юношей, взрослых и старших). Этот феномен поставил нас в тупик: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найти какую-либо теорию, которая бы

---

<sup>42</sup> Linda Coole,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Sussex: Wheatsheaf, 1988.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объясняла мужскую депрессию.

### 2.2.2 Отражение мизогинии в психологии поведения мужчин

В психологи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находит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ужчин к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 в грубом их поведении и различается по степени проявления. Мужчина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выражает св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чт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слож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ртиной е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В данном разделе будут описаны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тражения ненависти мужчин к женщине в их психологии поведения.

####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Дон Хуан в запа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ли Си Мэньчин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омане являются разнузданными людьми, которые погрязают в разврате. Основным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их повед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амовлюбленность, амбициозность,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макиавеллизм. Такие мужчины привлекают внимание женщины, выставляя себя романтичными, лирическими и приятными.

По мнению психологов, обращать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 женщиной и дразнить красавицу есть способ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жажды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мужчины,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мпенсацией Эдипова комплекса.

В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 ребенка к матери входит концепция «мать / женщин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только отцу, а не ребенку», ч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ребенк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матери, и заставляет ребенка принять концепцию «один блок из отца и матери»<sup>43</sup>.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явления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и к матери служит концепция «женщи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имущество мужчины»<sup>44</sup>.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в детстве, такие мужчины непрерывно ищут внимания женщин, скрывая самоунижение и обеспокоенность, даже незаметн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Недостаток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у них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в детстве приводит к тому, что эти мужчины жаждут женск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и заботы. Жажда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требностью этих мужчин, 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ни любят наказывать женщин. В последнем случае за этим скрываются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и недоверие к женщинам.

Мужчина, стремящийся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непрерывно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женщине, чтобы не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ебя одиноко и не ощуща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любви. После успешного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внимания женщины и насладившись любовью женщины, мужчина начинает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женщине как-то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 жестко и холод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выражает свою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се женщины тщеславны, ведут себя лицемерно, переменчиво; а потому не стоит им верить.

---

<sup>43</sup> Adam Jukes, *Why Men Hate Women*, Charlotte: Baker & Taylor Books, 1997.

<sup>44</sup> Gayle S.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New York, 1975.

Такой мужчина не разрешает женщине его понимать, стремится к увлечению другой, к новизне.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акие поведение означают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 и мужскую беспокойность. Мужчина, имеющий сильн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любит находиться среди женщин, видит в этом свое главное место,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уникальные 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ценности.

### **Подозрение**

Подозрительный мужчи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верит женщине и всегда беспокоится и тревожится, когда женщина исчезает из его поля видимости или он не знает, куда женщина идет. Он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о все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женщины,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женщине и подозревает женщину в ее негативн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

Подозрение приводит мужчину к сомнению и тревоге в возможном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 Постоянное и бесконечное сомнение вызывает у мужчины ненависть и отвращ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переходящее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компенсирует беспокойность и бессилие мужчины.

Если мужчина все-таки не смог бы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он попал бы в тупик или сошел с ума в своем стремлении все уничтожить.

### **Жажда владе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ужчин,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женщинами,

обычно в детстве страдают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и недостатком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заботы и внимания.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мужчину в беспокой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В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обычно считают, что мальчик жаждет заботы,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позорным. И поэтому такой ребенок как можно скрывает свою уязвимость. Когда же такой мальчик станет взрослым, он стремится к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ю жажды владен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утешение своему сердцу.

Мужчина, обладающий жадой владения,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владеть женщиной,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различ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область женской жизни, ее свободу, вмешивается в ее дела, даже разрывает ее контакты с внешним миром.

## **Ненависть**

Презр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не только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ненависти к женщине, но и част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мизогинии.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через ее презрение, постоянную критику женщины, злыми упреками в ее адрес, выраженными бессердечным тоном, даже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скому телу.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ответному чувству со стороны женщины и ее ответному поведению.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 критикует женщину без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ства, его критика содержит тревогу и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женщиной.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возникает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детства и матери, которая слишком строго воспитывала мальчик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 этом у такого мальчика, ставшего взрослым, вызывают ненависть, а не радость. Когда такой

мальчик станет взрослым, он будет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женщине с презрением и ненавистью, с иронией говорить с женщиной, понижающей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самооценку женщины.

Если мужчина не может выразить свое негодование и достигнуть своей цели господства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у него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Он даже отрицает ценность женщины, уничтожает женщину, если он не может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ней.

## **Шовинизм**

Мужчина, обладая всеми признаками шовинизма, особенно сильно притесняет женщину, пренебрегает ею и игнорирует уникальные жен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закрывает ей вся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ужской шовинизм имеет приоритетный, властный,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тражается мужск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Вовсе не случайно, что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шовинизме. Мужской шовинист имеет си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 воспекает мужской приоритет, намерен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и стремится к мужскому почету,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непогрешимым, выступает заносчивым и гордым, легче забывает про уважение друг друга при контакте мужского и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ов. Шовинист в субъективном смысле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ужчин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ее, чем женщина; женщин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вежественной и ненадежной, поэтому мужчина руководит ею и решает все за нее, а женщина только обязана подчиняться муж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Если женщина не подчиняется приказу мужчины,



предъявляет свои права или выражает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мужски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то шовинист смеется над ней, и даже ее уничтожает, если женщина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опасные стороны мужского уважения.

### **Насилие и жесток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илие и жесток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 женщинами является более критическим и сильны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мизогинии. Это явление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физическое и псих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Мужчина, обладающ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часто использует свое агресс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и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лова, чтобы заставить женщину бояться и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ть над ней. Обычной причиной та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мужчины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мужчина в детстве постоянно страдал от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наказания или устного выговора от матери. Строг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разжигает у него вражду к женщине. Вырастая, мальчик также относится к женщине.

Если бы мужчина не мог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вою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не мог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своим авторитетом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женщиной, то мужчина от обиды ударился бы в амбицию, стал жестоко обращаться с женщиной с помощью насилия и речи.

Физ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крайни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ненависти к женщине. Мужчина начина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гневаться из-з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реды или настроения. Без особого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он жестоко обращается с

женщиной, проявляя насилие с целью установки своего авторитета. Мужчина бьет женщину, чтобы излить на нее свой гнев. Такое насил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ыход мужчины из-под своего контроля, но и сильн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мужчины к женщине.

Псих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труднее, чем физ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но не легче по степени нанесения вреда. Мужчина ругает или оскорбляет женщину, даже жестоко обращается с женщиной, когда он разъяряется или поступает так, как вздум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сих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В мужском окрике и угрозе скрывается запугивание, хотя при этом женщина зачастую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ужчина имеет радост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когда она все это выслушивает, находясь в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м испуга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Женщина начинает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крывать свои чувства, теряет характер,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самоуважению и самоувереннос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ужчина достигает своей цели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 2.2.3 Выводы

Мужская мизогиния основан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различии полов,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ы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избежн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ой процесса роста для мужчины. Кроме того, мизогиния наиболее характерна именно для мужчины.

Структуру и слож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сихи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единой сущност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или теории анализа сновидений Зигмунда Фрейда и концепции архетипов Карла Густава

Юнга. Между мужским и женским полами безусловно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ия в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х структуре, но апостериор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скому и мужскому полам чет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как по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сихики расту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ак и в культуре общества.

Мизогиния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внешней среды, внутренних опытов и эмоций. Сам мужчина не чувствуе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 когда появляются таки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что скрывается в его душ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мужчины к женщин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женщине и ег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 действии, он поступает по-разному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тепен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изогинии. Мужчина либо презирает женщину, либо причиняет ей физ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или холод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 ребенком в детстве вызывает у мальчика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и жажду владения; сомнение ил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зывают подозрение; строг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или материнская беспомощность – ненависть и шовинизм; упрек или физическое насилие вызывают ответное жесток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Мать влияет на растущего мужчину, в материнское чувство заложен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потом у мужчины к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

Мизогиния скрывает тревогу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мужским и женским полами. Мужчина жаждет внимания женщины, 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боится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тайнства. Два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усилия запутываются.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акого сложного чувства мужчин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женщин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с любовью, и с ненавистью, что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и господство мужчины над женщиной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ревышают инстинкт к размножению, и женщин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падает под иго мужчины при условии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развитии культуры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 **2.3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раздел психологии, изучающи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ения,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ще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людей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в группах,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семье, в школе, в коллективах. Такие зн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 дл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и коллектива.

#### **2.3.1 Влия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на социализацию личности**

В обыденной жизни мы часто отождествляем такие понятия, как «человек», «индивид», «личность». Но в социологии данные понятия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ак синонимы 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етко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при всей их близости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нять, что такое лично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ровести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этих понятий.

Понятие «человек»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дл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сеобщих, присущих всем людям качеств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тогда, когда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лица к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роду. А когд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бо всем человечестве, а об отдельно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онкретном носителе все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черт

человека (разума, воли, интересов,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 т.д.), то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понятие «индивид».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понятие «индивид» означает «конкретный человек».

Понятие «личнос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Социология личности» (1967)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олог И.С. Кон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о обозначает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индивида (лицо) как субъект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единстве ег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свойств (единичное) и его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 (общее).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личность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е свойство индивида, как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ых в нем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черт, образовавших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ямого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анного лица с другими людьми и делающих ег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убъектом труда, познания и общения. Этот второй аспект понятия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ен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и, которую отде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интересуется не сам по себе, а как член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ласс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группы, воплощающий в себе некоторые социально типичные черты»<sup>45</sup>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анное понятие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в двух смыслах. В первом случае под личностью поним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как субъект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е. лицо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а во втором – устойчи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черт и качест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х индивида как чле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ли общности.

Лич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члена обществ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фере влия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благ.

---

<sup>45</sup> Кон И.С.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Воронеж: МОДЭК, 1999. С. 7.

Личность находится также в сфере действ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деология как система идей об обществе оказывает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личность, во многом формирует содержание ее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На психологию личност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влияют и отношения людей в группе, в которую она входит. В процесс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общения люди взаимно воздействуют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вследствие чего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общность во взгляда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становках и других видах отношений к обществу, труду, людя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качества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группе личность завоевыв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авторитет, заним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гр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роли.

Личность – не только объек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и их субъект, т.е. активное звено. Вступая в отношения с людьми, личности творят историю, но творят ее не по произволу, а п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объектив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ей. Однак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ни 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личности, ни е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в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перед общество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ичность – это конкретный человек, являющий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бщества и групп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этниче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оловозрастной и т.д.), осознающий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окружающим его людя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ключенный во вс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дней и занимающийся своеобразным видо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аделенный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Важнейш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выступают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не общества, вн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группы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личностью, у него не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облик: т.е. созд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рода, а формирует – общество.

Психология под личностью чаще всег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мотивационной сфере, изучает личнос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устойчив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глав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анализа личности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выявлении того,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бщество влияет на личность, какую роль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играет микро- и макросреда.

Микросреда, т.е. группа, микрогруппа, семья и т.д.,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детерминанто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Именно в микросреде закладываются важнейш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 мор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а с другой –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или тран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Макросреда, т.е. общество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всех его проявлений,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человек, выросший в тоталита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как правило, развит и воспитан иначе, че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циология,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других наук,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личности выделяет социально-типичное. Ключевым вопросом социоло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выясн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ли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личностью или нет? И если да, то что из этого следует для него самого и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личности интересует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е ее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 неразрывной связи 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 и развитием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учени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й связи личности и общества, личности и группы, регуляция и саморегуля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являются общими для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поэтому граница между ним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условн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всех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ыступает проблема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лич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е внимания социолога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ходится слож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общества и лич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Как указывал К. Маркс, человек есть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все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sup>46</sup>. Обще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рех главных систем: политик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 А социология как раз и выясняе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еловек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их важных сфера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Хот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играет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при объясн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лом, того, как и почему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ме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формаций, но она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бъяснить, к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не только экономика влияет на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

<sup>46</sup> Маркс К. Тезисы о Фейербах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а 1-39. Т.3.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1974.



Социологи обращают внимание и на процесс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на то, как проходит его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Ведь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ребенка во взрослог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благодаря воздействию на него дву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семьи и систем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ребенка в личность происходит благодаря процессу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 это процесс приобщения индивида к социуму, включен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жизнь, обучения поведению в коллективах, утверждению себя и выполнению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sup>47</sup>.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социализацией называется процесс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ее обучения, воспитания и усво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орм, ценностей, установок, образцов поведения, присущих дан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sup>48</sup>.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черт у человека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момента рождения и вступления его в общение с другими людьми. Социолог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не как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рганизм, а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е явление – социальную сущ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 это процесс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ущности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Главным формиру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яв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ый фактор, фактор включен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 социальн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личность – продукт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который активно формирует св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окружающему миру. И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личностью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ее жизни.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своей жизни личность испытывает влия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

<sup>47</sup> Руднев А.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индивида: сущность, формы и этапы*.  
[http://socupr.blogspot.tw/2009/10/blog-post\\_786.html](http://socupr.blogspot.tw/2009/10/blog-post_786.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09.3013).

<sup>48</sup> Там же.

социализирующих (формирующих личность) фактор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его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человек сначала усваивает средства общения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учиться говорить), потом у него вы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навыки различ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т умения держать ложку до осво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й). Он усваивает набор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знаний и норм поведения, также общепринятую в его социальной общности систему ценностей. Но даж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человек стал взрослым, связь его с обществом не обрывается. На уже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уюся лич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ают оказывать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системы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первых,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а во-вторых, в семье.

На начальных этапах своей жизни главными социализирующ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лич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родители, семья, детские дошкольные учреждения, соседи и др. Затем – коллективы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где обуч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друзья, группы сверстников, знакомые. Далее – трудовой коллектив,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группы,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общностями.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жизни формирует и изменяет с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оциализируется, приобретая все нов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качества, развиваясь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уясь. В аспекте процесса личной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выделяют следующие этапы: социальную адаптацию и 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ю. Социальная адаптац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индивида к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реде, а 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 – процесс вхождения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ценностей,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авил, законов, норм. Люд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жизни включены в бесчис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групп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я, испытывают их социализиру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и социализиру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лом.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ичность активно влияет на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риродную среды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активно преобразуя их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своим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Поэтому м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личность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дукт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но и активным ее субъектом.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 процесс усвоения личностью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орм, правил, законов, образцов поведения, ценностей (в широ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 культуры) общества, в котором личн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свою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юдям, осваивая культуру общества, свободно общаться через освоение ролей. В процессе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щностях личность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множеств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х свойств и качеств,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этих общностей.

Социология не изучает вс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качеств личности, 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личность с позиц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 ней обобщенных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качест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х е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ключенност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конкретные группы и общности. Эти характерные, типи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личност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в понятии «социальный тип лич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ый тип личности не охватывает все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свойств личности, а фиксирует те качества и свойства лич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 е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конкрет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где люди занимаю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и видам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ичность наряду с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и чертами имеет типичные, характерные черты,

свойственны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общностям, слоям и группам.

Обычно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выполняет в общество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и:

- интегрирует индивида в общество, а также в различные типы социальных общностей через усвоение им элементов культуры, норм и ценностей;
-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людей вследствие принятия им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
- сохраняет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ит и передает культуру поколений через убеждения и показ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образцов поведения.

К тому же, личность проходит следующие стадии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 имитацию – копирование детьми поведения взрослых;
- игровую – детск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полнение роли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 групповые игры – роль как ожидаемое от нее п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оцессе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различают ее первичные и вторичные формы<sup>49</sup>.

Первичная (внешня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означает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индивида к ролевым функциям и социальным нормам, складывающим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ах общества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Происходит это через соци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ю – т.е. осознание свое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дан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Агентами здесь выступают семья, школа, сверстники либо субкультуры и компенсаторы, ведущие к

---

<sup>49</sup> *Понятие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как процесс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Этапы, вид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http://shpargalum.ru/psixologiya-lichnosti/voprosyi-k-ekzamenu/ponyatie-soczializaczii-kak-proczessa-formirovaniya-lichnosti.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09.3013).

де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Вторична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 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 что означает процесс включ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система внутренних регуляторов поведе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либ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поведения индивида заданным со сторон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цам и установкам. Такие регулятор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жизненный опы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оценке норм, тогда как на уровне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они в основном лишь усваивались.

Важнейш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личности выступает феномен нахождения индивида в группе и самореализации через нее, а также вхождение индивида в более слож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общества.

Основными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на внеличностном (групповом) уровне выступают поня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и: статус, роль, престиж, должность и т.д.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межличностном (внутригрупповом), уровне важнейш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являют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характер деловых и личностны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ленами группы;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членов группы на основе общ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 личностном уровне проявляютс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члена группы как личности через его самооценку, анализ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самоутверждении. На данном уровне определяющ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нижающими риск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обществе, являются лич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осознание себя членом группы, лич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действий.

### 2.3.2 Гендерна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в системе общества

Помим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тличий между женщинами и мужчинами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деление 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 фор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зличия в поведении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х. Антропологи, этнографы и историки давно установил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типично мужском» или «типично женском»: то, что в одном обществе считается мужским занятием (поведением, чертой характера), в другом может определяться как женское. Например, полов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отражаю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му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касаю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антропометриче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женщины,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мужчинами, ниже ростом, имеют меньшую сил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о также мнение, что женщины выносливее мужчин и т.д. К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 дифференцирующим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мужчин от женщин, относятся агрессивность, доминантность,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себ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мелость, грубость, активность и логичность мышления мужчин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ротость, боязливость,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суеверность, эмпатичность, тревожность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женщин.

Отмечающееся в мире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женщин и мужчин 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е тождеств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людей позволяют сделать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л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ъяснением различий 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олей,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в раз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озникло понятие «гендер», означающее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норм, которы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дям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и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ла. Н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л, 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нормы определяют,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модели поведения, вид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фессии женщин и мужчин. Быть в обществе мужчиной или женщиной означ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обладать теми или иными анатомиче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выполнять те или иные предписанные нам гендерные роли.

Гендер конструируется обществом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женщин и мужчин, определяющая их положение и роль в обществе и его институтах (семь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экономике, культуре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и др.). Гендерные системы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в раз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однако в каждом обществе эти системы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 мужчины и все «мужское/маскулинное» (черты характера, модели пове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и и прочее) считаются первичными, значимыми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ими, а женщины и все «женское/фемининно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как вторичное,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с социаль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подчиненное. Сущностью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гендера является полярность 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Гендерная система как таковая отражает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оценки и ожидания, адресуемые людям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их пола. С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момента времени почти в каждом обществе, где социально предписа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меют два гендерных типа (ярлыка), одному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полу предписываются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оли, которые считаются культурно вторичными. Н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я, какие это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оли: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зличными в раз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но то, что приписывается и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ся женщинам,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как вторичное (второсортно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ормы меняютс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однако гендерная

асимметрия остает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гендерная система – это социально с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равенства по полу. Гендер,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пособо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такими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как рас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класс, возраст организует систему социальной иерархии.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генде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играет сознание людей.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генде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ндивидо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норм и предписаний, за нарушение которых обществ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людей (например, ярлыки «мужеподобная женщина» или «мужик, а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баба» весьма болезненно переживаются людьми и могут вызы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стрессы, и различные виды психических расстройств). С момента своего рож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бъектом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генде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родильные обряды, различающиес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ого пола родился ребенок; цвет одежды, набор игрушек новорожденного во многих обществах также определены его полом.

В процессе воспитания семья (в лице родителей 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сис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лице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иц дет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учи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а в целом (через книги 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недряют в сознание детей гендерные нормы, формиру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поведения и создаю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том, кто есть «настоящий мужчина» и какой должна быть «настоящая женщин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эти гендерные нор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различных (например, право)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например, стереотипы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оплощая в сво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ожидания, связанные с их гендерным статусом, индивиды на микроуров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конструируют) гендер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на их основе системы господства и властвования.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в ход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енде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ндивида – роли, нормы, ценности, черты характера – общество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женщинам и мужчинам через системы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труда, культур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и символы выстрои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гендерн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и иерархию власти.

### 2.3.3 Генезис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в России XIX века

В XV-XVII вв. в России в жизни различных сословий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й уклад: хозяину дома подчиняются жена, дети и слуги. Женщины сидят в тереме,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боярского дома, 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дела мужчин. В XVI в. появляется книга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х жизненных правил – «Домострой». Начиная с XVI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ю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определял «Домострой» – свод житейских правил и наста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й защищал принципы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го быта и абсолютную власть главы семьи – мужчины, отца семейства.

Сейчас слово «Домострой»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самими русскими в ироническом ключе –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емейству, где властный муж диктует порядок жизни для всех членов семьи. В своей крайней форме такие порядки уходят в прошлое, хотя и не исчез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Иронизировать можно сколько угодно, но кажд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не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господство идеологии «Домостроя» в течение 400 лет не могло исчезнуть бесследно.

Со времен «Домостроя» главное и уважаемое мест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женщины находится дома. Она рождаетс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тать матерью и во имя любви к своему мужу и детям постоянно жертвовать собою: сном, досугом, здоровьем, карьерой и т.д. Она отвечает за свою семью. К тому ж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женщина должна адаптироваться к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у укладу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где ведущая роль в материальном обеспечении семьи отводится не ей, а мужчине. Это ведет к тому, что права женщин регулярно нарушаются, начиная с самого детства.

Например, мальчик может вести себя как угодно: озорничать, дурачиться, дерзить старшим, и эт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эмоций. А вот девочка с детства обязана быть тихой, послушной, скромной, она во всем должна уступать –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своим сверстникам – мальчикам, обяза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роли жены и матери, и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это – хорошая девочка.

Как считает Сергеева, в России девочек мало готовят к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Им говорят: «Ну что тебе надо? Главное – выйти замуж». Жизненный выбор для женщин сужается до пределов замуже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даже страшно думать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остаться одинокой, незамужней: «Не найдешь паренька – выйдешь и за пенька». К незамужней женщине в обществе часто выказывается сострадание: вот, мол, жизнь у нее н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она одинока, в старости стакан воды никто не подаст и т.п.<sup>50</sup>. Удел быть незамужней женщиной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многими как ситуация ненормальная, которую нужно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исправить любым способом. Та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у

---

<sup>50</sup> Сергеева А.В. *Рус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поведения традици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2008. С. 114.

русской женщины крайне заниженная самооценка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западной женщиной.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гордятся своей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ью. Но мало кто откровенно призн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заканчивае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ли институт только с одной целью – выйти замуж, найти себе достойного жениха<sup>51</sup>. Конечно положение и статус женщины меняютс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и у каждого есть свой учет, поэтому труд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по тому же стандарту.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 началом XIX в. переменилось.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XVIII в. не прошла даром для женщин наступившего века. Борьба просветителей за равенство имела прям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хотя многие мужчины по-прежнему были далеки от мысли об истинном равенстве с женщиной, на которую смотрели как на существо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е, пустое.

Изучен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в России берет начал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обширны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сдвиг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зарождались новые фор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а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были вызваны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ть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ызревший уже давно и который после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е явственно обнажилс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следовавшая после да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реакция власти обусловил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склады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различных движений, условно разделенных на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е, либеральные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

<sup>51</sup> Там же.

Новые реалии и тенден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уславливали появление в фокусе вним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роли женщин в обществе и заставляли по-новому взглянуть на нее и переосмыслить. Личность женщины как объект изучения находит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ейся к 60-м гг. XIX в. в сред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о равноправии женщин».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а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лоя в разные годы актив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 публике свои статьи по ряду женских проблем –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 проблеме раскрепощ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и избавления ее от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го гнета. Среди авторов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фамилии Герцена А.И., Огарева Н.П., Добролюбова Н.А., Писарева Д.И. и др. В среде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широко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ю пользовалась книга Джона Стюарта Милля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ь женщины»,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л подчин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мужчине сильнейшим тормозом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Одним из первых, кто всерьез подошел к изучению же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стал видный поэт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ятель М.Л. Михайлов, издавший такие статьи, как «Женщины, их воспитание и значение в семье и обществе» (1860), «Женщины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1861), «Об эмансипации женщин» (1862), оказавшие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знание люде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сознание женщин. Он выступал 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женщин, их личную и духовную свободу. Стоит также упомянуть Н.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ей роман «Что делать?» открыл женщинам путь достижения личной свободы через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артели и ассоциации.

В э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активное включение женщин в обозначенный выше дискурс,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ицы дворянского сословия.

Среди них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Марию Трубникову, Надежду Стасову, Анну Философову, Марию Цебрикову. Названные женщины занималис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опросами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равами женщин в данной сфере. В 70-х гг. XIX столетия они выступили за создание одного из первых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для девушек – Бестужевских курсов (1878-1918). Также под их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оздавались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и артели, среди них – «Общество дешевых квартир и других пособий нуждающимся жителя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ставившее целью оказание помощи нуждающимся семьям,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диноким женщинам с детьми. При этом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необходим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 больницы, школы, мастерские и т.п. В 1862 г. М.В. Трубникова выступила инициатором созда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кой артели» женщин-переводчиц, в основ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оторой входило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женщин работой и поддержк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же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 через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жен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актив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ервых русских феминисток XIX в.

Однако стоит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ачавшийся в России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столетия процесс рефлексии над вышеизложенн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ой имел перед собой идейную основу, пришедшую из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де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 Велик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789 г. Начиная с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женщины начали активно заявлять о себе как о членах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щих равные с мужчинам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ава. И хотя в те годы они не достигли своей основной цели, тенденция была заложена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вела к становлению феминизма,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женщин за равные прав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

обществе, так и теории, исследующей причины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мужчин над женщинами и предлагающей пути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данной формы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и человека.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отметить огромный вклад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прослойки в изучение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и широк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первых русских феминисто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указанных лиц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развитию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для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 идеи – идеи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женщин и их участ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Данная идея оста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й для русских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 достаточно 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ученых, исследующих генде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центров, семинаров и конференций – тому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 **2.4 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о же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 (же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е)**

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исходит из признания особ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бытия в мире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ему женских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Основная цель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 переоценка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анона «больш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текстов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женского авторства, женского чтения,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женских стилей письма. Вслед за Элизабет Гросс, следуя логике эссенциализма, феминист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ные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1) же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акцентируется пол автора; 2) женское чтение – акцент ставится на восприятие читателя; 3) женское письмо – акцентируется стиль текста; 4) женска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акцент на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этим Гросс различает также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а текстов: женские тексты – написанные авторами-женщинами; фемининные тексты – написанные в стиле, культурно означенном как «женский»; феминистские тексты –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бросающие вызов методам, целям и задачам доминантн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анона.

#### 2.4.1 Понятия пола и рода и их различение

В 1968 г.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 Роберт Столлер (Robert Stoller, 1925-1991) в своей книге «Пол и род» (Sex And Gender, 1968), опираясь на физиологию полов и понятие рода человека, попытался понять смыслы указанных терминов.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эти два понятия имеют разные смыслы и поэтому раскрывают нам раз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озже, в 1972 г., психологи и сексологи Джон Мони (John Money) и Анке Ерхард (Anke Ehrhardt) написали нов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Они рассмотрели понятие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на мужской и женский пол как природ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сех живых существ; 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на роды отнесли к влиянию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торов общества. Понятие рода появилос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обществе, на его появление повлиял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культуры общ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и дал признаки делимости женского и мужского рода. Пользуясь общими понятиями в культурах разных народов, люди снова и снова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 нов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деляющие мужской и женский род. Поэтому эти понятия о родовом разделении часто могут изменятьс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в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и, в раз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транах видят смыслы этих понятий по-разному.

Так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в признаках рода дает нам понять, что сначала их не было, это более позднее явление.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оказала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ведение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 и определила их роль в этой жизн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у многих социологов, психологов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ов появился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к изучению внутри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амооценки человека и ее законам вне системы общества.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был, как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вития научаются быть мужчинами и женщинами, и как они понимают свои признаки рода. Психолог Зигмунд Фрейд высказал так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как наличие «страха кастрации» (castration anxiety) и «зависти к пенису» (penis envy), которые и формируют понятие разделения на роды.

Другой ученый, Дж. Лакан (J. Lacan, 1901-1981), выдвинул еще одну идею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детстве все проходят «стадию зеркала» (mirror stage) и «Эдипов комплекс» (Oedipus complex),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ым и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понятие о разделении. Согласно теории Лакана о «зеркале»,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имеет свое нек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лияния которого человек постепенно уверяется в свое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тому или иному роду, и укрепляется в своем личн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у ребенка со временем накапливаются некие отрывоч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оторые и помогают ему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ся. Здесь глав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в воображимом» (reconnaissance imaginary), а также какие-то нов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Та основ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зеркалом»,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осприняла и воспроизвела влияние «иного я»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го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ой же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Предметом сознания «иного» тоже чаще всего является сам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воображает себя «иным», не таким, каков он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а каким бы ему хотелось быть.

К примеру,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сихологи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именно разные по половому признаку люди формируют родовые различия, сами люд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ичино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таких понятий. Эти различия наделяют мужчин и женщин разными правами,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и, характером поведения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развитием. Со временем,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начинает понимать свой род и родовые признаки, то сразу же и «принимает эту роль». Из этого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появление рода во многом зависит от влия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Другими словами, одна из функций общества и есть разделение на роды; но самой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данной функ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личная персонализация». Точнее говоря,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человек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звероподоб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человека социального – неважно, мужчины или женщины,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подвержено окультуриванию и стремлению созда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этому изучение пола и род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чинать с изучения физиологии,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то есть только в изучении своего рода сете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ами и женщинами можно добраться до истины.

#### 2.4.2 Феномен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В рамках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феномен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собый интерес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теории феминизма в целом, так как именно внутри данн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поля в 70-е гг. XX в. бы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основные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и, т.е.

вопросы о структуре женск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и ее специфик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мужской,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ж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мышления,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женской сексуальности и жен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о жен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ях. Внутри данной предметной области также бы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феминизма, связанные с крити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же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 смысле, с феминистски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критицизмом как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ью теории феминизма связаны как наибольшие надежды на создани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й» (женск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так и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зация, отражающая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проект в целом.

Феномен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получил больш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и США в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дан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была переоценк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анона «больш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текст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женского авторства и женского чтения. В целом,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может быть философск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 по-разному, но одно остается общим для всех его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 признание особого способа женского бытия в мире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ему женских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Поэтому теория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текстовые практики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уж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вших женский опыт бытия вторичным, не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а значит, подавляемым и болезненным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проти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языка, который конституирован такими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философскими понятиями, как «сознание»,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порядок», «общество» и т.д. Отсюда – основное требование теории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пересмотр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взглядов на литературу и практики письма, а также тезис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же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sup>52</sup>.

К наиболее известным работам «перв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феминист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критицизме (1970-1980-е гг.) относятся работы Мэри Эллманн (Mary Ellmann, *Думать о женщине (Thinking About Women)*, 1968); Эллен Моерс (Ellen Moers,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женщина (Literary Women)*, 1976); Сандры Гилберт и Сюзан Губар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Безумная на чердаке: женщина-писательниц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воображаемое в XIX веке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9); Рейчел Дю Плесси (Rachel DuPlessis, *Письмо и несть ему конца: нарра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в же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X века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Writers)*, 1985); Элейн Шоуолтер (Elaine Showalter, *Их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ританские женщины-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от Бронте до Лессинг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1977); сборники «Новый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критицизм. Эссе о женщинах,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теории»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85), *Эт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женщины;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эссе 20-х годов (These Modern Women: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from the Twenties)*, 1978) и *Дочери декаданса. Женщины-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Daughters of Decadence: Women Writers of The Fin-De-Siecle)*, 1984)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Элейн Шоуолтер.

---

<sup>52</sup> Жеребкина Ирина.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как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теории женск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 «Прочти мое желание...». – М.: ИДЕЯ-ПРЕСС, 2000. С. 135-163.

Ко «второму периоду»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80-е – конец 90-х гг. XX в.) относятся работы Алис Жарден (Alice Jardine, *Gynesis: 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женщин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 1985); Сары Кофман (Sarah Kofman, *Загадка женщины: женщина в текстах Фрейда (The Enigma of Woman: Women in Freud's Writings)*, 1980); Мэри Якобус (Mary Jacobus, *Читающая женщина. Эссе о феминистском критицизме (Reading Woman: 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 1986), а также книга под ее редакцией «Женское письмо и письмо о женщинах» (*Women Writing And Writing About Women*), 1979); Торил Мой (Toril Moi, *Сексуальная/тексту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 книг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энси Миллер (Nancy Miller, *Поэтика гендера (The Poetics of Gender)*, 1986); Алисии Острайкер (Alicia Ostriker, *Воровать язы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ен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Америке (Stealing the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oetry in America)*, 1987); Шошаны Фельман (Shoshana Felman, *Чего хочет женщина? Чтение и сексуальное различие (What Does a Woman Want? Read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 1993), а также работы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теоретиков Юлии Кристевой, Люси Иригарэ и Элен Сиксу<sup>53</sup>.

Вслед за Элизабет Гросс феминист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ные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sup>54</sup>.

- 1) же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акцент ставится на пол автора;
- 2) женское чтение – акцент ставится на восприятие читателя;

---

<sup>53</sup> Указ. соч. С. 137-138. (Жеребкина Ирина.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как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теории женск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 «Прочти мое желание...». – М.: ИДЕЯ-ПРЕСС, 2000. С. 137-138.)

<sup>54</sup> Elizabeth Grosz,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9-24.

- 3) женское письмо – акцент ставится на стиль текста;
- 4) женска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акцент ставится на содержании текст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этим Гросс различает также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а текстов:

- 1) «женские тексты» – написанные женщинами-авторами;
- 2) «феминные тексты» – написанные в стиле, культурно означенном как «женский»;
- 3) «феминистские тексты» –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бросающие вызов методам, целям и задачам доминантного фаллоцентристского / патриархат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анона.

Сложность феминист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ритицизм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феминизме в каком-то одном смысле<sup>55</sup>. Феминизм – и как теория, и как практика –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множество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и зачастую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х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ходов. Предлагаемые в рамках феминизма теории опираются на методологию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пост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марксизм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и дру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точкой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всех феминис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емление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место женщины, отведенное ей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странению или,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изменению этих структур»<sup>56</sup>.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области жен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

<sup>55</sup> См.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сборник: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ed., *Feminist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56</sup> Шорэ Элизабет, Хайдер Каролин. «Вступ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совместном русско-немецком научном проекте» // *Пол, гендер, культура*. Сб. под ред. Элизабет Шорэ, Каролин Хайдер. – Москва: РГГУ, 1999. С. 9-23.

же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0-х гг. в западных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бурно появлялись 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о сих пор кафедры жен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women's studies), на котор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место занимают научные темы и курсы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посвященные женском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авторству и женскому творчеству. Сегодня почти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крупног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де не было бы курсов по гендер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ритике. В целом мо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как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длагает одну абстрактную теорию (женскую) против другой (мужской), но на уровне текстового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е. создан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х кафедр жен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ытается легитимирова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женский способ бытия в мире, доказать равнозначность и полноправ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 нем множ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актик<sup>57</sup>.

#### 2.4.3 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с позиций феминизма появилась на Западе в 1970-е гг.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трудов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считается книга Барбары Хельдт (Barbara Heldt) «Ужас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 (*Terrible Perfection, 1987*)<sup>58</sup>. Хельдт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то, чт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муж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sup>59</sup>, и что поэтому героини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лужат цели, которая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не имеет ничего общего с женщинами: эти героини повсемест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в дискурсе

---

<sup>57</sup> Жеребкина Ирина.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как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теории женск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 «Прочти мое желание...». – М.: ИДЕЯ-ПРЕСС, 2000. С. 163.

<sup>58</sup> Barbara Heldt,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59</sup> *Ibid.*, p. 1.

мужского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sup>60</sup>. Более тог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которая такж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только мужчинами», занималась в основном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ей мужск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женские персонажи не получали 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освещения<sup>61</sup>.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е на замалчивание же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е 19-го века, Хельдт,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замалчивае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именно мужчины, писатели, критики, ученые и деятели культуры, принимали самое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и, по сути, начали движение за эмансипацию женщин в 19-м веке», например, огромн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же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ыграли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 и Н.И. Пирогов<sup>62</sup>. Более того, начиная с 1840-х гг., крупнейш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кроме всего прочего, были также ответом н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Следует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уже из изложенног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ледует, что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т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лся от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например, в Европе. Отсюда – и разница в ег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в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в России и на Западе.

Хотя во взглядах западных феминис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имеются свои недостатки,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доказывают некоторую реальность.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Хельдт намеревается доказать в своей книге «женскую пассивность» в русской

---

<sup>60</sup> Ibid., p. 2.

<sup>61</sup> Ibid.

<sup>62</sup> Барабан Елена. Заметки на полях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Журнал «Генде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9. <http://www.kcgs.org.ua/gurnal-009.s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13.07.03).

литературе<sup>63</sup>. Монография Джо Эндрю (Joe Andrew) «Женщины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780-1863» (*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 1780-1863*) (1988)<sup>64</sup> посвящена разоблачению «суб-порнографичного» взгляда мужчины-рассказчика в русских романах<sup>65</sup>. Сборник «Пол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1996)<sup>66</sup>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Розалинд Марш ставит своей целью обличить «глубокое жена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sup>67</sup>. В частности, Хельдт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екрасов, кроме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были женаненавистниками,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вшими покорность и подчинение женщин,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на руку мужчинам»<sup>68</sup>.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Джо Эндрю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Гоголь и Лермонто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глубоко негатив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женщине<sup>69</sup>, что пушкинская Татьяна – «ребенок»,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стушка», чей образ напоминает жен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ы эпохи 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а<sup>70</sup>, а тургеневские героини остаются «на уровне проекции мужской фантазии, чистым экраном, на который можно спроецировать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sup>71</sup>. Но Елена Стахова, героиня романа Тургенева «Накануне», никак не укладывается в схему избра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Автор изображает тип новой женщины, которая проходит путь от безотчетных порывов и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и привычным укладом жизни до

---

<sup>63</sup> Barbara Heldt,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

<sup>64</sup> Joe Andrew, *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sup>65</sup> *Ibid.*, p. 45.

<sup>66</sup> Rosalind Marsh, ed.,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67</sup> *Ibid.*, p. 23.

<sup>68</sup> Barbara Heldt,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

<sup>69</sup> Joe Andrew, *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p. 74, 93.

<sup>70</sup> *Ibid.*, pp. 50-52.

<sup>71</sup> *Ibid.*, p. 122.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выбора своей судьбы, до самопожертвования во имя родины ее мужа, Дмитрия Инсарова, борц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Болгарии. Эндрю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Елена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м общее правило, и что в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других характеров такого толка<sup>72</sup>. По мнению Эндрю,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женский персонаж, который был изображен как «личность» – это 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 из романа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то делать?»<sup>73</sup>. Книга строится как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ее жизни и духов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с ее судьбой соединяются или пересекаются судьбы других героев. Испытывая отвращение к атмосфере лжи и насилия, царящей в семье, сопротивляясь попыткам матери выдать ее замуж за «дрянного» моло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 вступает в брак (сначала фиктивный) со студентом-медиком Лопуховым, сторонник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й жизни они вырабатывают целый ряд нововведений, призванных сохранить в семье любовь, взаимное уважение и пол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каждой из сторон. 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 организует швейную мастерскую, котора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зародышем коммуны по образцу фурьеристских фаланстеров. Взаимная любовь Веры Павловны и друга ее мужа, Кирсанова,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союзом.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знаний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западные авторы вышесказанных работ очень плохо знают и рус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и рус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ы. Например, фиктивные браки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женщинами своей учебы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носили, если не массовый, то повсемест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Тогдашний министр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даже

---

<sup>72</sup> Ibid., p. 152.

<sup>73</sup> Ibid., p. 165.

обратился к царю с просьбой, разрешить женщинам обучени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Но получил отказ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 была не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а типи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свое эпохи. Те же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и т.д., наоборот, романтизировали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Только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авторы забыли, что Лермонтов погиб на дуэли очень молодым. И, будучи боевым офицером,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богатого личного опыта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больш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А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из «Геро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писаны,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с натуры: он их видел на курорте в Кисловодске (Кавказ). Но на курорты, как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широкая публика не ездила.

Обратите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у Тургенева нет опис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зимы. Это тоже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его биографией.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 вступил в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брак с Полиной Виардо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певица), Тургенев стал приезжать в Россию лишь лето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 описывал только свое женское окру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И принадлежа к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 социальному слою, других жен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ов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л.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XIX 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до сих пор остается не понятным в сво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женщинами, это был Гоголь. О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оялся женщин, если не сказать большего. Да и мистиком он был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 Теперь высказывается много версий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Многие сходя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это – результат жен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я. И первым, кто обратил внимание на эту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характера Гоголя, был критик Белинский.

Еще один известный в Америке славист, Нина Пеликан Страус (Nina Pelikan Straus), автор монографи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Dostoevsky*

*and the Woman Question: Reading in the End of a Century*) (1994)<sup>74</sup> пишет, что в конце дв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женщина, читающа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ожет полно оправданно «поддержать вывод Барбары Хельдт о том, чт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является выразителем шови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и стереотипизирования женщин»<sup>75</sup>. Страус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реакци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на роман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то делать?» и его поддержка позиции славофилов,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царя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антифеминист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писателя»<sup>76</sup>. Однако, по мнению многих рус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наоборот,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часто выражал веру в русских женщин, полагая, что женщины-славянк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характером, чем славянские мужчины, более трудолюбивы и выносливы.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своей дочер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настанет время, когда женщины будут полностью свободны и будут играть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роль в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sup>77</sup>.

По мнению Розалинд Марш, 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зображались либо как ангелы (Фенечка в «*Отцах и детях*», Долли и Китти в «*Анне Карениной*», Соня 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и наказании*»), либо как дьяволы (тургеневские Ася и Зинаида, Настасья Филипповна в «*Идиоте*»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героин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упомянутых выш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ов, Марш не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о подвергает переоценке критику, которая превозносит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за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жен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на ставит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понятие о «сильном женском характере», ставше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мотиво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стереотипом в

---

<sup>74</sup> Nina Pelikan Straus, *Dostoevsky and the Woman Question: Reading in the End of a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4.

<sup>75</sup> Ibid., p. 2.

<sup>76</sup> Ibid., p. 2.

<sup>77</sup> Сараскина Л. *Возлюбленна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поллинария Сулова: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исьмах, материалах*. – М.: Согласие, 1994. С. 351.

России.

В сил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отива «сильной женщины», многие русские критики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том, что русская новеллист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 принижает женщину, но, напротив, возводит ее на пьедестал. Однако, ... такую идеализацию можно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просто как форму сексизма, поскольку о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героинь ожидает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тому, что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назвала «ужасны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м»<sup>78</sup>.

Конечно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знаний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е мнения у западных феминист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критиков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часто вызывают сомнения и большие дискуссия.

### 3. 原型/神話、民間故事/文學之間的關聯性：以斯拉夫神話為例

整體而言，斯拉夫神話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地域的影響，概可分為波羅的海斯拉夫神話、東斯拉夫神話、南斯拉夫神話與西斯拉夫神話，而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地區屬於東斯拉夫神話的範疇。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多神教是古斯拉夫人從六世紀至十世紀末所信奉的宗教，他們崇拜自然力，相信自然界萬物有靈，都具有生命。一般而言，人類的理念源自於生活的需求認知，神話大部分並非來自「理念的體系」(a conception system)，而是來自於「生活的體系」(a life system)。基於此，斯拉夫人將環境周遭世界主要集中於狩獵、農耕和家務三個生活現象上，進一步又將神靈分為神、善靈與惡靈，分屬上層神話(выс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與下層神話(низ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上層神話以神明為主，

---

<sup>78</sup>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ed., Rosalind Marsh,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13.

下層神話以魔鬼為主。

斯拉夫神話不同於古希臘、羅馬等世界其他地區的神話體系；基本上，它本身的發展尚未進化便停止了，於是在還未成熟的狀態下，很難形成獨特的文學/神話體系。早在西元 988 年，古羅斯人便接受了基督教，此後，多神教即被視為違法；它的傳統神話體系也因而受阻，難以繼續發展。另外，斯拉夫神話多以口耳相傳，未能如希臘神話，以文字、文學的形式保留下來。

由於受到生存環境的嚴厲挑戰，斯拉夫神話有一特色，即以下層神話，魔鬼學(демонология)為主，隸屬負面的(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非此界的(нездешний)、冥界的(потусторонний мир)不潔之力(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的信仰。自從基輔大公佛拉基米爾接受了基督教，並將之定為國教後，東斯拉夫神話就受到「羅斯受洗」(крещение Рус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而無法繼續發展成為健全的神話體系。然而，信仰如果是集體潛意識的表象，它就不容易受到政治的壓力而完全斷裂，人們對舊的信仰仍無法忘懷，因而也逐漸形成另一種變通方式：即在新的神明身上找到神話中對應的神社。事實上，改變的只是信仰的形式，本質並沒改變。如此的表裡交錯，漸漸形成了雙重信仰(двоеверие)，尤其在民間特別根深蒂固。這種發展就算到了十六世紀東正教已開始在人民意識中逐漸佔據主流的地位，多神教的信仰仍然繼續存在俄羅斯的民俗中。俄國宗教思想家格奧爾基·弗洛羅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就認為俄羅斯文化雖始於羅斯受洗，這並不表示多神教過去沒有存在過，它已長久流存在俄羅斯人民的記憶中，在其生活領域中無時無刻不保留著痕跡；人民的潛意識裡多神教仍持續地過著隱密的生活，也就是榮格與佛萊所謂的神話原型。

其次是關於民間(包括童話)故事，它是屬於民俗學的範疇，可以將之視為神話、民間傳說與民俗文學集合而成的變體。它的演進是從古代民間口傳文學開始，代代相傳，接著由後人記錄下來，成為故事；因此，通常同一個故事原型可能擁有許多類似的不同版本。俄國民俗研究學者普洛普(Владимир Пропп)就指出：民間故事是虛構的敘事載體，它沒有任何特定的功能與目的，它只是保存了

民間質樸的特色。通常故事情節並不直接給予明白的指涉，而是以隱喻的模式，讓人自己觀察與思考。由於它包含了許多神話與傳說元素，因此，在民間故事中我們又可與神話原型相遇。

### 3.1 普洛普《民間故事型態學》(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在普洛普最重要的著作《民間故事型態學》(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中，他將民間故事(包括童話故事)的重點放在故事結構，而非故事的起源和演變。他認為所有的故事都能歸納為幾種類型的組合(композиция)，這個觀點剛好也與榮格和佛萊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所有的民間故事都在反覆這些組合的搭配，其中主角的故事歷程幾乎都包括了出走—冒險—返回三部曲。普洛普曾在 100 個魔法民間故事中歸納出 31 種故事類型及 7 種典型的角色：反角(вредитель, антагонист)、施主(даритель)、神奇的幫手(чудесный помощник)、被綁架的主角或要尋找的東西(похищенный герой или искомый предмет)、派遣者(отправитель)、英雄(герой)、假英雄(ложный герой)。1946 年，普洛普又發表了另一份著作《魔法童話故事的歷史根源》(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也同樣是採用了原型分析的理論，探討創作者心理行為的啟發根源。他發現斯拉夫民間故事的典型角色是以女性為代表的反面角色：老巫婆(старая ведьма)與雅加婆婆(Баба-Яга)，這一點讓許多女性無法理解。事實上證明，在俄羅斯的民間故事中，幾乎所有的英雄故事都與雅加老巫婆發生密切的關係。<sup>79</sup>

若以童話故事中的女巫為例，她們通常是女主角對立的人物，並對主角造成苦難。然後就演繹出英雄人物受難—死亡—再生的「受難原型」主題。女巫通常以女主角的「陰影」出現，並將她推向苦難深淵，然後等待英雄拯救。這種「陰影」在人類深層心理具有象徵意義，它代表超越自我、達成目標所必經的困難與

<sup>79</sup>資料來源：[online]. 2011/10/08.

[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F%D1%80%D0%BE%D0%BF%D0%BF\\_%D0%92%D0%BB%D0%B0%D0%B4%D0%B8%D0%BC%D0%B8%D1%80\\_%D0%AF%D0%BA%D0%BE%D0%B2%D0%BB%D0%B5%D0%B2%D0%B8%D1%87](http://ru.wikipedia.org/wiki/%D0%9F%D1%80%D0%BE%D0%BF%D0%BF_%D0%92%D0%BB%D0%B0%D0%B4%D0%B8%D0%BC%D0%B8%D1%80_%D0%AF%D0%BA%D0%BE%D0%B2%D0%BB%D0%B5%D0%B2%D0%B8%D1%87)

阻礙。女巫雖然讓女主角飽受煎熬，但她也是讓女主角碰到拯救者的推動力。她們雖然以否定、破壞、作惡的形象出現，但又具有從反面推動的力量。

#### 4. 文學中角色的原型

在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中，角色的形象議題一直是重要探索的文學主題，無論他們是善良或邪惡，單純或複雜，都代表了作者主觀的思想或創作意圖。這些思想或意圖往往並非憑空臆造，而是潛藏在各民族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始意象」，以一種「象徵」的方式，呈現在特定文化的心靈地圖中。這種原始意象就是榮格所謂的「原型」。原型具有普遍性，不會因為時空，文化有所改變；而象徵則是經由文化傳承下來，所以會因文化不同而相異，它具有特殊性。以許多神話與傳說故事中的女巫原型為例，早期的“巫”是指“超越神界與人類現實界的中介溝通者”，而且以女性為主，稱為女巫或巫婆。在更早的母系社會時代，無論是神話或史詩中，女神形象居多。她們是女神和仙女，女妖和女巫；其中有善靈，也有惡靈。榮格將這些女性神靈統稱為“大母神”。然而，隨著人類進入父系社會，女性漸漸處於從屬地位，一些女神被貶到從屬地位，變成女巫或被取代。從大母神—神巫並行—女巫，神話或民間故事的女巫形象，一方面可以書裡出女巫原型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女性地位的變化。

女巫原型的共同特徵：會魔法、狠毒、殘酷。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發展出不同的象徵形象，例如：蘇格蘭的綠魔女(Green Lady)、斯拉夫民族的雅加婆婆(Баба-Яга)。之後，她們化身為惡毒的繼母、惡妻或女巫，並不斷地在文學作品中變身為負面女性形象。

這些關於女巫或雅加婆婆的斯拉夫民族神話，就是斯拉夫人的心理原型，深入於他們的心中，成為集體的潛意識，並以各種變體的姿態呈現在文學作品中，呈現著女性負面角色的形象。許多描寫醜陋老婦人或惡女的作品，其實都在反映雅加婆婆或女巫的邪惡特質；這些女人經常以「惡妻」、「繼母」、「岳母」、「專橫的女地主」、「喋喋不休的女人」或「女巫」的形象呈現。檢視所有十九世紀男作

家的文學作品，他們的筆下幾乎都描寫過這類「惡婦」。例如普希金小說《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 中的老伯爵夫人，專橫霸道、個性乖張，極端自我，對待下人刻薄、無情。果戈里小說《死靈魂》(Мёртвые души) 中，女地主柯羅博奇卡(Коробочка)，孤陋寡聞，淺薄愚昧，貪婪自私，拼命積聚財產，增加農奴的數量，並極盡所能壓榨他們的勞力。另外，果戈里在其早年的小說創作中，也描寫了許多女巫與魔鬼的角色，收錄在《狄康卡近鄉夜話》(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一書中。杜斯妥也夫斯基長篇小說《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中的阿廖娜·伊凡諾夫娜(Алёна Ивановна) 是個狠毒放高利貸的「虱子」。屠格涅夫小說〈木木〉(Муму) 中冷酷專權的女地主，被一般人認為是作者母親的化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Салтыков-щедлин) 的長篇小說《戈洛夫寥夫老爺一家》(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ёвы) 中的女地主阿琳娜·彼得洛夫娜(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是邪惡母親負面形象的代表。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中的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背叛丈夫與孩子，終究慘死於火車輪下。另外，二十世紀的男作家與女作家也如出一轍，描寫了無數的負面女性形象的角色。

## 5. 斯拉夫神話、民間故事與童話故事中女性不潔之力的形態、象徵與功能

5.1 莫蘭娜(Морана) — 斯拉夫女神，與季節性的農耕儀式有關，代表自然的死亡和重生。她是死亡和冬天，經常被描述為死亡的女神。

在人類祖先的觀念中，所有世界存在的現象都有相對的兩面：白色—黑色、冷—熱、夏天—冬天、生命—死亡、善良—邪惡、光明—黑暗；同樣地，人對於神的觀念也有兩面，喜愛 Жива 女神對人的慈愛，痛恨 Морана 女神的兇惡。探究原因應該源自於先民對大寒的恐怖記憶。儘管白色如羽毛般柔軟的雪花，但覆蓋了枯死的樹木、草叢和田野，因此，塞爾維亞人稱冬天為黑色的。斯拉夫一些國家仍在慶祝冬天的結束時，常常將稻草結成莫蘭娜的雛像，並將之點火燃燒後，在三月的第一個春天投擲在河流裡，讓河水將祂帶走。

冬天雖然離開，然而祂無數的僕人瑪拉(Мара)仍留在人間。他們是邪惡的疾



病之神，常在夜晚徘徊在人們的窗戶下，用低沉的聲音呼喚全家老小的名字，只要回應她，即將遭致死亡。他們亦能穿越房子，坐在沉睡者的身上，將之勒死。保加利亞人認為 Мары 是未受洗而去世的嬰靈，因此他們被埋在遠離房子的地方、路邊或墓園圍牆之外，這種 Мары 被稱為基基莫拉(Кикимора)。

5.2 雅加老巫婆(Баба Яга)－俄羅斯神話中最古老的死亡化身之一，主宰陰間。

雅加老巫婆最初是以類似蛇的形象出現，後來轉變為擁有魔法的老巫婆。傳說中，她的其中一隻腳只有骨頭(另有他說：其中一隻腳是鐵腳，或只有一隻腳)，眼睛不好(或是瞎眼)，似乎是象徵著陰暗面的醜陋。在南方的斯拉夫民族裡，Баба Яга 的形象是展現在她與牧人的公牛進行戰鬥；她帶著母馬隊一路急馳，或是乘著白而飛翔。另外在北俄羅斯的故事裡，Баба Яга 統治著地下王國；她住在長了雞腳的小木屋中，屋子則深藏於茂密的森林中，(或是森林的邊緣)它的籬笆是人骨做成的，圍繞在小木屋的四周，而籬笆上有顛骨，以人的手腳骨代替門栓，鎖則是以帶著尖利牙齒的嘴巴做成，這些都可證明她會嗜人。故事中也常搭配另一種情節，一旦旅行的英雄能夠通過 Баба Яга 的考驗，就可以獲得幫助；她會預告英雄的未來、為英雄指出通往神秘國家的道路、並致贈馬和線團。<sup>80</sup>Баба Яга 的角色在民間故事中具有強烈的矛盾性，同時具有神性與魔性：她能夠駕著馬環繞太陽，有如太陽神一般，能夠扮演適時給予援助的「危機解除者」或「魔法禮物贈與者」的角色；但她也呈現出外表的可怕，居住環境駭人，又會把人吃掉，甚至是殘酷的嗜人者，凡此種種形象正是死神的象徵。

5.3 莫科什(Мокошь)－斯拉夫人眼中家庭的母親女神。雖非不潔之力，但因掌握人的命運，並帶較嚴厲的天性，因此受人敬畏。

莫科什教導婦女如何從事家務，照顧家小。祂的威力強大，掌控收成、人、畜。祂可以支配落水鬼盧薩爾卡(Русалка)與大氣精靈波露得尼采(Полудница)。太陽和風是祂的跑腿，許多神、精靈與鬼聽命於祂。莫科什握有命運的神線，用命運之線紡紗，若線斷，人或神就會死去；若祂在線上打結，代表給人嚴厲的考

---

<sup>80</sup> 線團是當作路標，為防止迷路。

驗。祂亦有自己的喜好，她幫助堅強的人，但絕不放過酒鬼或打老婆和孩子的男人。

5.4 盧薩爾卡(Русалка)－又名落水鬼，通常是因愛情不順遂而投水自盡的女人，有時是被情人殺害的女子，因為死在湖邊或湖中，所以會在湖邊陰魂不散。

人們常見的盧薩爾卡是美麗的女子，有著魚一般的尾巴。夜晚爬出水面，成群坐在湖邊、河邊的石頭上或樹上，邊梳著頭髮，邊唱著歌；有時會和其他落水鬼在田野圍成一圈跳舞，當中會有一個女王。

盧薩爾卡喜歡誘惑男人，她們藉著歌聲迷惑男人，然後將他們淹死。盧薩爾卡可以和人類結婚，但通常是不幸福的婚姻。

5.5 女巫(Ведьма)，巫婆(Колдунья)

女巫(Ведьма)，巫婆(Колдунья)是未卜先知的女人，能夠預言、治癒疾病、並以邪術迷惑人。Ведьма 也是非常負面的角色，她能像巫師(Колдун)一樣，使人中邪、降下冰雹、偷走露水、雨、甚至光明；為了達成目的，她會變成各種不同的生物或隱形人，甚至能藉由綠色小樹枝、棍子或鞭子把人變成動物。除此之外，Ведьма 會把人蓋上野獸的外皮，或是在人的身上綁上唸過咒語的腰帶，只有在腰帶被磨破後，人才能恢復原貌；她還能騎在人上飛馳，直到那個人力氣用盡，不支倒下為止。概括 Вѣдьма 的特殊象徵包括蝙蝠、黑貓、公雞、擲子、火鉤、魔法藥草等。通常 Вѣдьма 會在初春伊凡·庫帕拉節(Купала)的前夜或聖誕節日舉行聚會，而到了 1 月 18 日就是女巫的節日。一般認為，為了防止女巫的搗亂，人們會在半夜招待 Вѣдьма 的敵人——巫醫，讓他施咒，以防止 Вѣдьма 的侵害。另外，在村子盡頭的籬笆上也會有準備好類似的「保護裝置」。這樣一來，當 Вѣдьма 在飛近籬笆時，會因為誤觸而受到傷害，要不就得飛往別處。跟人類一樣，Вѣдьма 也會死亡，而且是在痛苦中死亡。當靈魂離開身體時，死亡的 Вѣдьма 能夠將自己神秘的魔法透過火傳遞給靈魂，此時大地為之震動，野獸嚎叫，成群的鴉群出現。俄羅斯人跟中國人一樣，都把烏鴉認定是不淨之力的象徵，當它們發出可怕的叫聲時，將會帶走 Вѣдьма 的靈魂到冥界。根據民間的信仰，Вѣдьма

也像巫師一樣，死後每到半夜會起來遊蕩；這個時候，人們需要用釘子把她的影子釘住，就可以把她困在原來的地方。

## 6. 以涉及女性不潔之力的民間故事為例，分析這些角色在故事中扮演的功能及特色(以 Баба Яга 的兩個故事為例)

### 6.1 « Пёрышко Финиста - ясна сокола» 雄鷹——菲尼斯羽毛

故事梗概：

故事從小女孩的不平凡願望開始：「爸爸，買給我雄鷹菲尼斯的羽毛！」這根神奇的羽毛召喚來了一隻老鷹，牠飛進窗戶，化身成一名俊美的少年。

滿懷嫉妒心的姐姐們聽到了雄鷹菲尼斯與妹妹的對話，於是她們把鋒利的刀子插進窗框，不讓老鷹飛進房間。菲尼斯飛不進窗戶，離去之前他留下了如何尋找到他的方法（必須穿破三雙鐵鞋，吃完三片有如石頭般堅硬的聖餅，折斷三根生鐵製的長杖）。

女孩與父親告別之後就上路。這段旅程十分遙遠（這段旅程在有些故事版本中長達五到七年）。最後在她穿破第一雙鞋、吃完第一片餅、折斷第一根長杖之後，她走進一座可怕的森林，裡頭有一間雞腳小屋。

女孩走進雞腳屋，看見了 Баба-Яга。Баба-Яга 問了女孩的遭遇，然後送了她一份禮物，這份禮物對於她未來的旅程有所用途，Баба-Яга 又建議女孩到另外一個 Баба-Яга 家中。女孩總共與三個 Баба-Яга 見面，得到三份禮物與三則忠告，Баба-Яга 餽贈的禮物與建言讓女孩得以向邪惡皇后買到三個夜晚。

惡皇后讓菲尼斯飲用了迷魂藥水，每個晚上菲尼斯都陷入熟睡之中。第三夜，最後一晚，女孩哭了起來，她的眼淚溫熱了菲尼斯的肩膀：他醒了過來，看清楚了惡皇后的真面目，最後他與女孩結婚。

## ⇒ Баба-Яга 角色分析

### 1. 外貌：

可怕 (страшная)、黑 (черная)、肥胖(гипертрофированный)

### 2. 居住地：

可怕森林裡的雞腳小屋 (страшный лес. избушка на курьих ножках)

### 3. 功能：

提供禮物與建議（屬於普羅普歸類的「贈與者」(даритель) 與「危機解除者」(избавитель)。Баба-Яга 的可怕外表與她的助人行為顯得衝突矛盾。

### 4. 其他：

Баба-Яга 不是一個老太婆的化身，她還有其他姐妹，外貌同為又黑又可怕。這些姐妹也同樣身為「贈與者」與「危機解除者」。

### 6.2 « Царевна - лягушка» 青蛙公主

故事梗概：

國王命令自己的三個兒子利用射箭的方式找老婆：哪個女孩撿到箭，王子就娶她。小王子伊凡的箭被一隻青蛙撿到，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小王子與青蛙結婚了。

青蛙在每個晚上都會變成名為瓦希莉莎的女人。這則童話故事的劇情高潮：有一回，瓦希莉莎的美貌在宮廷晚宴上艷驚四座，伊凡王子看到之後，立刻跑回家，找出瓦希莉莎的青蛙皮並把它燒掉。從晚宴回到家之後，瓦希莉莎發現自己的青蛙皮被燒盡，她遂化身為一隻鳥，飛走了。

難過的伊凡受到指引到雞腳屋找 Баба-Яга 幫忙。Баба-Яга 給伊凡很好的建議，使他戰勝囚禁瓦希莉莎的邪惡老人。最後伊凡與瓦希莉莎再次相見。

## ⇒ Баба-Яга 角色分析

在這個故事中 Баба-Яга 與第一則故事一樣仍是扮演著「贈與者」(даритель) 與「危機解除者」(избавитель) 角色。她幫助王子再一次與瓦希莉莎見面。Баба-Яга 的建議，有兩個版本可以參考。

(來自童話 « Лягушка и богатырь» 〈青蛙與勇士〉)

一、

「瓦希莉莎每天都會飛到我這裡休息。當她過來的時候，你就盡全力抓住她的頭，當你抓住她，她就會變成青蛙、蛤蟆、蛇以及其他的兩棲生物，最後她會變成一把箭。你必須將箭折成兩段，她就會永遠跟你在一起。」

二、

「對付邪惡老人並不輕鬆。針的尖端是對付他的致命武器，那根針在蛋裡，蛋在鴨子裡，鴨子在兔子的身體裡，兔子在箱子裡，箱子放在大橡樹上，而邪惡老人則牢牢地看著這棵大橡樹。」

## 7. 俄羅斯古典文學中的負面女性形象 (以俄文撰寫)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мужчины изображают русских женщин, разделяя их на два типа. Один из них – Богоматерь как воплощ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идеалом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фундаментом семьи, но и надеждой будущей России<sup>81</sup>. Такой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Татьяна Ларина, героиня романа А.С. Пушкина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Таковы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и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Наталья Ласунская в романе

<sup>81</sup> Barbara Heldt, *The Russian Heroine: Where to Find Her and Where Not to //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

«Рудин», Лиза Калитина в романе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Ирина Осинина в романе «Дым» и т.д.

Другой женский тип – это Ева, которую соблазняют, женщина непостоянная, доминирует над мужчиной с помощью голоса и мимики,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ужчину. К этому же женскому относятс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женщине, как о глупой женщине, ведьме, злой бабе и т.д. Этот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можно легко найти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романе М.Ю. Лермонтова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едьмы и глупые женщин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В. Гоголя, Анна Одинцова в романе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Отцы и дети», героиня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в романе Л.Н. Толстого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супруга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в романе Л.Н. Толстого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серые, невыразительные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рассказах и пьесах А.П. Чехова.

Кстати, одна из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при патриархате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 описании пожилых женщин и старух в гротескной и сатирической форме. Отметим, что нередко в мифологии, легендах, сказках ил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бразы пожилых женщин служат в качестве «злой жены», «мачехи», «тещи», «своенравной помещицы», «болтливой женщины» или «ведьмы».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XIX века пишут о пожилых «злых женщинах». Так, в повести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1833) А.С. Пушкина главный герой Герман разглядывает старую графиню, которая снимает косметику, одежду, что усиливает лишь отвращение и презрение к такой старухе. Она крепколобая, своенравная, эгоистичная,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ислуге язвительно и безжалостно, что лишь усиливает ненависть к ней. В поэме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1842) Н.В. Гоголя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образ помещицы Коробочки,

которую Гоголь относит к числу женщин мало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дубинноголовых, алчных, и которая только заботится о беспрестанном накопительстве, увеличении крепостных. В рома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866)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описана старуха-процентщица Алена Ивановна, которая считается злой «вошью». В романе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есть Арина, чей образ,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выше изложенным, в глаз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ьниц Елены А. Ган (1814-1842), Марии С. Жуковой (1805-1855) кажется реальным, благодушным и добрым.

На самом же дел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выражает мужской страх перед своими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Мужчины боятся оказаться «глупой бабой» при соблазнении женщины либо не могут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сексуального влечения 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послушными в руках женщины. Такой страх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е, котора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ужчины, относится к женскому греху. Например, Гоголь в своем романе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писал: «Это опасно, что вскрыть внутреннее сердце женщины»<sup>82</sup>. Печорин в романе Лермонтова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скитание по белому свету вступлению в брак. Герой романа И.А. Гончарова «Обломов», которого сытно кормит ключница, свою душу отдает ключнице, через желудок предпочитая ее постель. Даже поэт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А.А. Блок, который постоянно восхваляет женщину, в своем сборнике «Стихов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 описал непостоянную женщину, барышню с изменяющимся обликом, отбросил прежнюю мечту о Незнакомке, и написал:

---

<sup>82</sup>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5.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С. 171.

«Весь горизонт в огне, и близко появленье,  
Но страшно мне: изменишь облик Ты,

И дерзкое возбудишь подозренье,  
Сменив в конце привычные черты.

О, как паду – и горестно, и низко,  
Не одолев смертельные мечты!»<sup>83</sup>

Любовь между поэтом и дамой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азрывом,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В конце сборника Блок написал: «Ты свята, но я Тебе не верю», «Мне страшно с Тобой встречаться»<sup>84</sup>. Как отмечает китай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наконец ушла последняя любовь<sup>85</sup>.

Мног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выражают надежду встретить женщину, котора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идеальной и чистой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им обликом, но и душой.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ее бросали в 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ад<sup>86</sup>. Мужской взгляд, мужск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 сути, есть взгляд сторонне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подглядывающего исподтишка. В поэме М. Горького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и одна»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мужчин заперты в сыром подвале и месили тесто, делая крендели и сушки. Им там было душно и тесно. Они изо дня в день ожидали золотошвейку – шестнадцатилетнюю горничную Таню, живущую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которая обращалась к ним за кренделечками. Таня была святой

---

<sup>83</sup> Блок А. 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 <http://slova.org.ru/blok/div3/>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7.07.2012).

<sup>84</sup> Там же.

<sup>85</sup> Чжен Тиву. Творчество А.А. Блока //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модернизма*. – Шанхай: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б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1999. С. 157-158.

<sup>86</sup> «Бросать в 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ад» я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говоркой.

для них, была их идеалом, являлась основанием духа. Но однажды Таня и солдат-пекарь вступили в сексу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чего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мужчин не смогли перенести спокойно. Все сразу же выскочили из подвала, окружили Таню, ревели, рычали, злорадно ругали похаб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говорили ей бесстыдные вещи. Это пример того, что мужчины не переносят нарушения идеаль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у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имеется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который оказывает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в борьбе с мужчиной. Такой образ часто включается в трагедию. Героиня роман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диот» Настасья Филипповна защищает св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на праздновании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она насмеялась над Тоцким, генералом Епанчиным, даже бросила в печь сто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уплаченных за нее, приняла решение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власти мужчины над собой.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такой образ редк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когда автор позволяет героине смело выражать свои чувства. Н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се же избрал трагический для героине конец, все же она сломилась и выбрала смерть.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ее убил Рогожин.

Мизогиния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всюду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В данной главе исследуются образы женщин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Эти образ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такими персонажами, как «злая жена», «мачеха», «пустая женщина», «жестокая мать», «помещица», «неверная жена», «ведьма» и т.д.

## **7.1 «Злая жена», «Мачеха» и «Ленивая баба» в «Народных русских сказках»**



##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sup>87</sup>**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собранные А.Н. Афанасьевым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известным и полным сборником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к. Сборник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здан в 1855-1863 гг.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издания «Народных русских сказок», Афанасьев собирался отпечатать облегченный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е детские сказки» для семейного чтения. Однако цензура ставила всяческие препоны этому начинанию и сборник увидел свет лишь в 1870 году.

Афанасьев издал все известные ему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от детских до очень взрослых. Его сборники читали и любители народ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ученые, и родители, и писатели: многие из записанных им сказочных сюжетов пере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А.Н. Островским, А.М. Ремизовым, А.Н. Толстым. Перерабатывал сказки и Афанасьев, но не с тем,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свое,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а чтобы «очистить» и «исправить» фольклорный текст. Он был ученым, а не писателем, между тем огромный свод народных русских сказок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казками Афанасьева» и стоит в одном ряду со сказками Пушкина или Даля. Итак, этот труд является хороши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характеров персонаже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волшебных сказок. Одно из ведущих мест в типологи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занимают женские негативные образы – «злая жена» и «мачеха».

---

<sup>87</sup>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 Изд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Л. Г. Бараг и Н. В. Новиков. – М.: Наука, 1984.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знак этих негативных женщин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нешнего облика и их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ачества – их характера. Они обычно являются пожилыми некрасивы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изображаются непокорными, неблагодарными, распоряжающимися всем, дерзкими, упрямыми, подлыми, болтливými, глупыми и т.д.

#### 7.1.1 «Злая жена»

##### *«Головиха»*

**«Одна баба бойка была; пришел муж с совету, она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его:**

- Чего вы там судили?**
- Чего судили-то! Голову выбирали.**
- А кого выбрали?**
- Никого еще.**
- Выберите меня, – бает баба.**

**Дак что муж пошел на совет (она зла была, ему хотелось ее проучить), сказал это старикам; те тотчас бабу выбрали в головы. Живет баба, судит и рядит, и вино с мужиков пьет, и взятки берет.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подушно собирать. Голова не успел, не мог собрать вовремя; приехал казак, стал спрашивать голову, а баба прятаться: узнала, что приехал казак, бежит скорей домой.**

**- Да куда же я, да куда же я спрятаюсь? – говорит мужу. – Завяжи-ка меня, батюшка-муженек, в мешок да поставь вон к мешкам с хлебом-то.**

**Тут стояло с ярицей мешков пять. Муж завязал голову, поставил**

**в середку мешков. Казак пришел да говорит:**

**- Э, голова-то спрятался!**

**Давай-ка по мешку-то плетью хлестать. Баба во все горло заревела:**

**- Ой, батюшка, не пойду в головы, не пойду в головы!**

**Казак отхлестал, ушел, баба полно головить и стала после того мужа слушать»<sup>88</sup>.**

Как видим, активный женский жизненный сценарий «угнетается» или «подавляется» в сказках. «Головиха» тому пример. Здесь героиня «бойка была» и попросила деревенских мужиков выбрать ее Головой. Чего в сказке не случается – те тотчас выбрали ее в Головы. Истори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еревенским миром почти обойдена сказкой и сведена к строчке: «Живет баба, судит и рядит, и вино с мужиков пьет, и взятки берет». Зато истории ее жизнен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сказка уделяет куда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Головиха» пугается, что власть в лице приехавшего казака обнаружит недоимки, прячется в мешок, казак тот мешок охаживает плетью – и в итоге несчастная женщина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довольно ей головить, и стала после того мужа слушать...».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опуляр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 и в прошлом и в настоящем –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ем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ли» сильного, доминирующего мужчину и слабую, зависимую, пассивную женщину, то ес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и сейчас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ю патриархат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угнетая»

---

<sup>88</sup> Бараг А.Г., Новиков Н.В., Головиха //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3-х т. Т. III.* – М.: Наука, 1985. С. 176.

женскую активность.

### *«Сказка о злой жене»*

Злая жена худо с мужем жила, ничего мужа не слушала. Велит муж ране встать, так она трои сутки спит; велит муж спать, а она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спит. Велит муж блины печи, а она говорит: «Не стоишь, вор, блинов!» Муж говорит: «Не пеки, жена, блинов, коли не стою»; она выпечет кринку в два ведра и говорит: «Ешь, вор, чтоб съедено было!» – «Ну, – говорит, – жена, не стряпай и на сенокос не ходи; мне тебя жаль!» А она говорит: «Нет, вор, я пойду, и ты ступай за мною»<sup>89</sup>!

А вот другой пример злой жены. Муж злой жены терпеть не мог. Однажды он один пошел с горя в лес по ягоды, и нашел куст смородины и увидел в этом кусту бездонную яму. Муж смекнул: «Что я живу со злой женой, маются? Не могу ли я ее в эту яму засадить, не могу ли я ее проучить?» Один чертенок ему помогал, и этот мужик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поженился на дочери боярина, а злая непокорная жена теперь в яме сидит в тартарары.

### *«Смирный мужик и драчливая жена»*

Некий мужичок жил с своею женою в великой скудости. Он был так смирен, как теленок, а жена его так зла, как змея лютая; она мужа своего всегда ругала и била за самую малую безделицу. В некое время злая жена выпросила у соседа на

---

<sup>89</sup> Там же. С. 164. (Бараг А.Г., Новиков Н.В., Головиха //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3-х т. Т. III.*)

один хлебец ржи и послала своего мужа, чтобы пошел он к мельнику смолоть рожь. Мельник пустил его, ради бедности, на свою мельницу и дал ему смолоть рожь. Смолотивши, пошел мужик домой. Вдруг сделался такой сильный ветер, что в одну минуту сдунул всю муку из чашки, в которой нес ее мужик. Пришел мужик домой и сказал о том своей жене; а жена, услышав то, начала его бранить и бить немилосердно, и била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уда устала, а потом стала посылать его к Ветру, который развеял у него муку, чтобы взять с Ветра за муку деньги или столько же муки, сколько в чашке было. Мужик, претерпев от жены своей толикие побои, пошел, заплакавши, из своего дома и шел не зная куда...<sup>90</sup>

Мужик зашел в дремучий лес и встретил старуху – мать ветра. Один из ее сыновей – Полуденный Ветер отдал мужику коробочку; в ней все есть, что только вздумаешь. И когда ему что захочется: «Денег ли, хлеба ли, кушанья ли, питья ли какого, скота ли или что тебе вздумается – то скажи только: «Коробочка, дай мне вот то и то-то!» Она тотчас тебе и даст». Мужик вернулся домой, отдал коробочку своей жене и рассказал ей все. Жадная жена попросила у коробочки кое-что, а коробочка все ей давала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мимо мужиковой избы проехал помещик. Увидев его, жена мужика тотчас приказала мужику позвать помещика к себе в гости. Мужик, боясь побоев от жены своей, пошел звать дворянина к себе на пир. Удивившись такому зову, дворянин послал своим людям к мужику в гости, и узнать всю подробность. Посланные люди удивились, что хотя мужик и жена бедные, у них еды было много. Когда они узнали о чудесной коробочке, они заменили свою

---

<sup>90</sup> Там же. С. 248-252. (Бараг А.Г., Новиков Н.В., Головиха //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3-х т. Т. III.*)

обычную коробочку, которая ничего жене не дает.

Злая жена приказала мужу опять пойти к Ветру, чтобы отдать свою муку. Бедный мужик пошел к Ветру и старухе. Ветер дал мужику бочку, из которой пятеро человек могут проучить злую жену. Конечно в конце сказки злая жена получила хороший урок и стала помирнее.

Кроме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к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аналогичные сказки про злою жену также можно найти в сказках А.С. Пушкина и други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аким примером служит «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А.С. Пушкина. Сюжет сказки берется из немецких сказок братьев Гримм, а 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место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тиля, –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 В сказке братьев Гримм старуха хочет стать «Папой Римским», а в сказке А.С. Пушкина старуха хочет быть вольною царицей, даже быть владычицей морскою, чтоб служила ей рыбка золотая. Старуха в сказке была ненасытной злой женой, безостановочно проклинает своего мужа, переполнена неистощимой жадной наживы, требует с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корыта», далее «избу», затем хочет «быть столбовою дворянкой», «быть вольною царицей», «быть владычицей морскою». Такая жена сначала стремится завладеть нов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далее властью. Она, игнорируя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невежество,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власти. Чем выше статус злой жены, тем ниже статус старика, из «мужа» он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дурачину», «простофилю», стал «старым мужиком», «невежей на конюшне»,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было велено его «с очей прогнать».

В одной из рус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 говорится, что муж не должен подчиняться жене, а жена – муж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 муж в мужах, если над ним жена властву».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если «хорошая жена как лекарство, а плохая как гниль в костях». В Библии можно найти много примеров добрых и злых жен. Более того, там много сказано о девушке, девочке из которой должна вырасти благочестивая помощница муж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истинно послушной и смиренной. Послушание и смирение мужу являются самыми важными критериями хорошей и доброй жены.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ме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корпус поучительных сочинений («слов», «бесед», поучений, притч, аф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изречений) о «добрых» и «злых женах»<sup>91</sup>. Мотивы,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образы «доброй» и «злой жены» в архаичных текстах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набор антиномичных определений.

«Добрая жена» – богобоязненная, хорошая, верная, кроткая (покорная, тихая, смиренная, послушная), добронравная, правдивая, трудолюбивая, бережливая, щедрая (бескорыстная, милосердная), мудрая (умная), молчаливая, чадолубивая, устроительница (помощница), целительница и т.п. А «злая жена» – обавница (чародеица, колдунья, еретица), плохая (худая), блудная (похотливая, бесстыдная, любодеица, прелестница), гордая (властолюбивая, непокорная, буйная, гневливая), злонравная, завистливая, лживая (притворная, лукавая, лстивая), ленивая, растратчица, жадная, глупая (злоумная, безрассудная), злоязычная (шумливая, сварливая, сердитая), ехидна (ненавидящая своих детей), змея, (василиска, скорпия, змея, жаба, львица,

---

<sup>91</sup> См., например: Каган-Тарковская М.Д. Слово о женах добрых и злых в сборнике Ефросина //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 М., 1976. С. 383-384; Титова Л.В. *Беседа отца с сыном о женской злоб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текстов*.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

медведица), щеголиха, крадливая, у пьянчивая и т.п.<sup>92</sup>.

Тема «доброй жены» пронизана мотивами радости, беспечалия,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будущем, «злой» – скуки, печали, уныния,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м и ожиданием беды, несчастья в судьбе. «Злая жена» – кара Господня мужу (и всякому, соединившему с нею свою судьбу). Она воплощает судьбу-горе, недолгу. Она разорительница и погубительница дома (семьи), пути ее лежат в «бездну», за ней закреплены мотивы гибели, «злой смерти». «Добрая жена» – устроительница дома, она награда и спасение мужу. С ее образом связаны мотив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Мотивы судьбы, гибели ли воскресения – это уже движение, воплощенное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 сюжетном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и. Алгоритмом сюжет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героиней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злая жена», будет движение к гибельному финалу, «злой смерти». Всякий раз эт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том, как законы зла реализуются в жизни. Сюжет о «доброй жене» несет в себе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ую семантику.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воплощение образа и сюжета о «доброй» – святой жене являют женские жития. Всегда «злой женой» будет блудница, соблазняющая мужчину, в том числе «чужая», замужняя, изменяющая мужу<sup>93</sup>.

---

<sup>92</sup> «Уже из данного перечисления видно, что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зла»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над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добра». Зло обладает большей энергией, оно вездесуще. Добро же в столкновении со злом часто как бы неподвижно: кротко, смиренно, связано с идеей не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 этом нельзя усматривать слабость добра. Наоборот, в этом его сила – в систем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что оно утверждено на вечных, святых, заповеданных Богом началах. Зло же не побеждает еще и потому, что основным законом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уничтожение.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на это направлена его энергия». Васильев В.К.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й сюжет о «добрых» и «злых женах» и его реализаци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Сюжетная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X веков (Архетип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Красноярск: ИПК СФУ, 2009. С. 178.

<sup>93</sup> Там же. С. 179.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е образы и сюжеты носят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х очевид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вязано с библейскими текстами. Данные персонажи в окристаллизованном виде воплощают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б идеальном образе женщины и его антиподе. В них – и тысячелетний опыт жизни мужчины рядом с женщиной. Но его нельзя с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к взгляду на женщину с муж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то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позиция, она разделяется и женщиной-христианкой. В сфере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данные сюжеты являются коррелятами сюжета-архетипа о Христе и Антихристе. Эт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позиция и мышление уже глубоко упрочены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7.1.2 «Мачеха»

Еще более бессердечной и злой женщиной в сказках всего мира является «мачеха», а вот образ злого отчима появляется редко. «Мачеха» есть воплощение зла. В книге *«Древние мачехи: мифология, мизогин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Ancient Stepmothers: Myth, Misogyny, and Reality*)<sup>94</sup>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атриции Уотсон (Patricia Watson) указано, что такой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как «мачеха», входит в число демон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которые в глазах мужчин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везде и всюду. Злая мачеха постоянн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всего мира: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сказки «Белоснежка», «Золушка», «Гёنزель и Грётель», «Зача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ечной любви» и т.д.

#### **«Морозко»**

---

<sup>94</sup> Patricia A. Watson, *Ancient Stepmothers: Myth, Misogyny, and Reality*, Leiden: E.J. Brill, 1995.

В русской сказке «Морозко» злая мачеха заставляла старшую дочь Марфушу работать с утра до ночи, чтобы та «скотину поила-кормила, дрова и воду в избу носила, печь топила, избу мела». Но мачехе все было мало, она отдала Марфушу замуж и отправила ее замерзать в зимний лес<sup>95</sup>.

### *«Сказка о ме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о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

«Сказка о ме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 – сказка А.С. Пушкина. Была написана осенью 1883 г. в Болдине. Сюжет сказки весьма схож с сюжетом «Белоснежки» братьев Гримм. Одинаковый сюжет убийства царевны отражает ревность мачехи к падчериц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мачеха в сказках предстает как антагонист (вредитель) главной героини. Многие сказковеды отмечали: в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включая их талантливые авторские стилизации (выполненные А.С. Пушкиным, С.К. Аксаковым, Л.Н. Толстым), как, впрочем, и в сказках других народов, героиня чаще, чем геро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положении «жертвы вредителя». Героиня очень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объектом спасени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спомнить такие известные и любимые детьми сказки как «Морозко», «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 «Крошечка-Хаврошечка»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Главная героиня тех сказок, где действуют персонажи воплощенной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с дет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наполовину сиротой и живет поначалу с отцом. Матери-одиночки в русской сказоч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

<sup>95</sup> Бараг А.Г., Новиков Н.В. Морозко //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3-х т. Т. I.* – М.: Наука, 1985. С. 113-117.

не известны. Поэтому в русской сказке девочка обычно остается именно с отцом и теряет мать,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при жизни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Сказка повествует о том, как отец находит себе новую жену, надеется, что она станет хорошей матерью для его дочери. Но увы! – обманы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ожиданиях. Мачех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злой, ненавидит падчерицу, всячески притесняет ее, мучает разной работой и т.д.

А где же отец героини? Он, как правило, «добытчик»,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семью. Очень часто он — купец, как в сказках «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 или «Аленький цветочек», либо, например, царь – как Пушкинской «Сказке о ме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ясно: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он проводит вне дома, 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домашних делах, не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оспитанием дете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дочери.

В сказках обыч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тема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лабого мужчины от сильной женщины, причем мачеха в сказочном тексте предстает истинным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зла. Мужчины же – это подкаблучники, сплошь и рядом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свое бессилие: когда мачеха посылает падчерицу в морозный лес, ее отец – как сказано в сказке – лишь «тужит и плачет», но отнюдь не пытается задержать дочку дома или отменить решение своей злой и вредной супруг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присутствию в жен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ах таких качеств,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епокорность, стремление командовать – а они в сказках приписаны,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хотя и не всегда), мачехам – усиливается сказочником за счет того, что им – если вчитаться в текст сказки – непременно

сопутствуют такие негативные черты характера, как мстительность, зависть, коварство, гордыня, капризность, лживость. Нет ни одной русской сказки, гд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мачеха, воспитывающая и своих детей, и дочь мужа от первого брака, была б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или хотя бы нейтральной героиней. Мачеха – всегда злока, всегда мучительница. На самом же деле в реальном мире отчим всегда более опасен, чем мачеха, мужской пол считают обладающим более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ми и оскорбительны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чем женский.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редубеждение против мачехи входит в широк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Выше упомянутая П. Уотсон (Watson) считает, что эта тем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в сказках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ого, чт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мачех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таким же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в глазах предков, как и ревнос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самообладания, неверность. Потому-то мачеха, несомнен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гати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 7.1.3 «Ленивая баба»

В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ках существует еще од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когда речь заходит о лени: молодцы могут быть ленивыми (лентяями), а женщинам лентяйками быть не разрешают. Ни в одной фолькло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мира нет так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образов нетрудолюбивых мужичков, которые бы в финале бывали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ы именно за свою неактивность и за без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риходит на память, конечно, Емеля, но и Иванушка-Дурачок из сказки о Сивке-Бурке – тоже ему под стать («Ничего он не делал, на печи сидел, в потолок плевал»). Но – вот уж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казка так сказка! – лень в

русской фолькло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приписана именно тем героям, которых отличают великодушие, бескорыстие, доброта 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нестяжательств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почему это т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лень выступает в жизненных стратегиях сказочны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как форм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любому диктату. И такой форм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 согласно сказке – буквально «положено» быть удачной! Если не торопиться, не «поспешать»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лово «успех»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озвучно глаголу «успевать»!) – то удача будет несомненной («Резвый сам набежит, а на тихого Бог нанесет...» – говорит русская поговорк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аш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 неожиданно являет читателю и воспитателю женский вариант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 неявный, не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ый, не афиширующий, а ... тихий<sup>96</sup>.

Молодцы-лентяи и «дурачки»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выполнять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людей с более высоким социальным положением – и потому уже заслуживают уважения и внимания, так как в их отказе звучит заявление своего права име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жизнен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и не совпадать с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и. (Емеля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царю, что не пойдет к нему по его вызову, объясняя свой отказ наивно-простодушно: «Я ленюсь, да и ты мне не нравишься...»). Сказка учит не только конформности, но и утверждению своего «я» через невинную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оговорку о лени. Правда, 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

---

<sup>96</sup> Пушкарева Н.Л. Читаем сказки «сквозь гендерные очки». <http://rulit.org/read/57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никогда не дает девушкам и женщинам в волю и в охотку полениться наравне с мужчинами,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заявить о себе и своих «правах». Добрая лень – если судить по сказкам – это всегда привилегия «добрых молодцев», которую уравнивают весьма важные качества отнюдь не ленивых женск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 *«Ленивая Арина»*

**«Жил-был мужик Иван да жена Арина. Послал он ее в поле рожь жать. Вот Арина пришла на полосу, выжала такое местечко, чтоб можно было одной улечься; улеглась, выпалась хорошононько и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домой, будто и впрямь потрудилась-поработала.**

**- Что, жена, – спрашивает муж, – много ли сегодня выжала?**

**- Слава тебе господи, одно местечко выжала.**

**«Ну, это хорошо! – думает мужик. – Одна полоса, значит, покончена».**

**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опять пошла Арина в поле, выжала местечко и проспала до вечера; и на третий день – то же самое, и на четвертый – то же самое; так всю неделю и проволочила...**

**Пора, думает мужик, за снопами в поле ехать.**

**Приезжает – а рожь стоит вся нежатая; кое-где выжато местечками, да и то такими, что т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у улечься.**

**Стал жену искать и видит: лежит она на одном местечке да так-то храпит!**

**Мужик сейчас домой, захватил ножницы, воротился на жниву,**

остриг свою бабу наголо; сделал все это и воротился на деревню.

Вот Арина спала, спала, да, наконец, и проснулась; хватилась рукой за голову и говорит сама себе:

- Что-то попритчилось! Кажись, я – Арина, а голова не моя!

Пойду домой: коли собака залает, так я, значит, – не Арина.

Пришла на деревню прямо к своей избе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под окошком:

- Что, ваша Арина дома?

Муж смекнул и говорит ей:

- Дома!

Тут вылезла из-под ворот собака, не признала хозяйки и бросилась на нее словно на чужую; так за полы и хватает. Арина бегом да бегом, как бы только живой от своего дома уйти!

И пошла она бродить по полю. Мужик сжалился, простил ее, и с той поры стала Арина жать бесхитростно»<sup>97</sup>.

#### *«Беззаботная женщина»*

«Жили-были муж с женой. Жена была баба ленивая и беззаботная, да к тому же еще и большая лакомка: все проела на орешках да на пряничках, так что наконец осталась в одной рубахе, и то в худой – изорванной.

---

<sup>97</sup> Ленивая Арина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казка. <http://hyaenidae.narod.ru/story4/264.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Вот подходит большой праздник, а у бабы нечего и надеть, кроме этой рубахи. И говорит она мужу:

- Сходи-ка, муж, на рынок да купи мне к празднику рубаху.

Муж пошел на рынок, увидел, что продают гуся, и купил его вместо рубахи.

Приходит домой, жена его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 Купил мне рубаху?

- Купил, – отвечает муж, – да только гуська.

А жена не послушала и говорит:

- Ну и узка, да изношу!

Сняла с себя изорванную рубаху и бросила в печку. А потом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 Где же рубаха? Дай я надену.

- Да ведь я сказал, что купил гуська, а не рубаху. Так и осталась баба без рубахи, нагишом»<sup>98</sup>.

Итак, какие же качества женск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описаны в сказках о лентяях?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женская красота. Тут и «руки белые, и уста сахарные», и вообще у женской героини «красота писаная». Где на свет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Лентяям полагаются в жены редкостные красавицы!

Во-вторых, это женские таланты. При ленивом молодце Иване найденная им Царевна-лягушка умеет и ковер соткать, и хлеб испечь, и рубашку сшить.

---

<sup>98</sup> Беззаботная женщина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казка. <http://hyaenidae.narod.ru/story2/066.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В-третьих, женские персонажи в таких сказках обладают волшебными умениями (та же Царевна-лягушка способна так сплясать и спеть, что при каждом взмахе ее рукава что-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 то озеро образуется, то белые лебеди по нему выплывают).

Наконец, в-четвертых, ленивым молодцам «полагаются» в сказках очень смышленные, умненькие-разумненькие героини, которые сами могут загадать 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ку, наказать лже-героя, выбрать жениха, снабдить его волшеб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Причем ум-разум такой героини может быть оценен столь высоко, что сам же рассказчик как бы обрывает себя в восхищении: «Василиса Прекрасная хитрей-мудреней своего отца уродилась. За то осерчал отец на нее и велел ей три года быть лягушкой». Девушке быть смышленной отца – это уж слишком! – решает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сказки. А мы,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можем добавить: ни в одной из сказок мира не сыскать просто даже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чтобы дочь оказалась умнее отца, и он на нее за это обиделся).

Красивые, талантливые, умелые, смышленные –таковы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хотя это еще не полный перечень), которыми обладают невесты тихих и кротких молодцев-лентяев в русских сказках.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и наоборот, если девушки или женщины ленивые, он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некрасивыми, неталантливыми, неумелыми и глупыми, и им трудно найти себе женихов.

## **7.2 «Пошлая женщ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 «пустой сосуд»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М.Ю. Лермонтова и А.П. Чехов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 одного века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ах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 доминировали мужчины. Женщина на западе многие века вынуждена была выходить замуж по расчету, за более богатых мужчин, которые смогли 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ее и ее будущих детей, то ес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женщины определялась 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е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ю,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й обязанностью рожать, воспитывать детей и вести хозяйство.

Выше речь идет, в основном, о положении женщины на Западе. В России вплоть до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женщина вынуждена была выходить замуж за того, за кого просватают ее родители. Именно так вышла замуж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Отсюда – ее трагедия. В дворянских семьях это был брак по расчету, в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семьях на женщину смотрели как н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пару рабочих рук в семье или как на лишний рот, который нужно прокормить.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лишней обузы можно было, только выдав женщину замуж в другую семью, где были нужны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чие руки. Но брак по расчету, особенно в XIX веке, был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 и среди мужчин: мужчины искали выгодной партии, чтобы за счет приданного жены поправить свои денежные дела. Об этом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исал в своих пьесах А.Н. Островский. Самая известная его пьеса на эту тему – «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борьбы женщин за свои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права, например,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то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опережает Запад примерно на 50 лет. Уже в середине XIX века 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активно боролись за свое право иметь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о им не разрешало эт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оэтому был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 фиктивный брак, когда женщина и мужчина вступали официально в брак, но не жили как муж и жена. Зато фиктивный брак позволял

женщине получать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пример, за границей. Если на Западе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не более десятка имен женщин (а то и того меньше), живущих так, как они считают нужным (например,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писательница Жорж Санд), то в середине XIX века в разночинной среде России это было массовым явлением. Среди первых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половина были женщины. Первая женщина – профессор математики была русская Софья Ковалевская (по мужу).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ы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 началом XIX в. изменилось.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XVIII в. не прошла даром для женщин наступившего века. Многие мужчины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мотрели на женщину как на существо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е, пустое. В бытовых повестях XIX в. слово «женщина», что по сегодняшним меркам равнозначно слову «баба», часто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вздорная, пошлая, глупая, нахальная...».

Жизнь с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чала века был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модным поветрием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 в то время романтизм. Жен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помимо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емье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домашн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и за счет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ветскую женщину пушкинской поры создали книги. Романы были некими самоучителями тогдашней женщины, они формировали новый женский идеальный образ, которому, как моде на новые наряды, следовали и столичные, и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е дворянские барышни. На смену женскому идеалу XVIII в. – пышущей здоровьем, дородной, полной красавицы – приходит бледная, мечтательная, грустная женщина эпохи романтизма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книжкой в руках, с печальной думою в очах». Ради того, чтобы выглядеть модной девицы

томили себя голодом, месяцами не выходили на солнце. В моде были слезы и обмороки. Реальная жизнь, как и здоровье, деторождение, материнство, казалась «вульгарной», «недостойной» истинно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девицы<sup>99</sup>.

В Росси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относят к переломному момен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поражения в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е. Оформление же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тран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к следствие дискуссий о «же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 порожденных появившейся в 1857 г. статьи Н.И. Пирогова «Вопросы жизни», ставившей вопрос о нов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женщин.

К этому же времени относится крылатая фраза Д.И. Писарева «Женщина ни в чем не виновата».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 «Женские типы в романах и повестях Писемского, Тургенева и Гончарова» Писарев отмечал, что «мужчина гнетет женщину и клеветает на нее... постоянно обвиняет ее в умственной неразвитости,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тех или других высоки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в склонностях к тем или иным преступным слабостям...»<sup>100</sup>. Он взял пример из журнала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 где речь идет о резкой критике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атерям и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ицам на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оворила безо всяких обиняков: “Вы воспитываете скверно, вы сами пусты, вы живете нарядами и выездами, вы не думаете о страш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лежит на вас перед обществом, перед родиною, перед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овестью. Покайтесь и обратитесь на путь истины”. Обращаясь к воспитанница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ша даже их умела

---

<sup>99</sup>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 - Imperatorskaya Rossiya.html](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_-_Imperatorskaya_Rossiya.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30.04.2014).

<sup>100</sup> Писарев Д.И. Женские типы в романах и повестях Писемского, Тургенева и Гончарова // *Сочинения в 4-х т. Т. 1.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859-1862.* –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 [http://az.lib.ru/p/pisarew\\_d/text\\_0080.shtml](http://az.lib.ru/p/pisarew_d/text_0080.s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1.05.2014).

обвинить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с самых малых лет сквер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что они не любят науки, равнодушны к интересам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ожают своих учителей, начинают кокетничать чуть не с пеленок и, достигши шестнадцатилет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 норовят выйти замуж за кого попало»<sup>101</sup>.

Выше мы уже приводили примеры того, как литераторы XIX в. ругали женщин за их ветреность, за их пустоту, котора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складом вс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И. Писарев думал, что в так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женщины виноваты русские мужчины. Далее он пишет: «Наши русские матери плохо воспитывают, <...> Наши матери занимаются устройством своих куафюр или маринованием грибов, <...> Да что же им делать, когда они ничего лучшего не знают? А не знают они потому, что с ними никто 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 не говорил. Виноваты же в этом одни мужчи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ужчины дирижируют оркестр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беждений и являются запевалами. <...> Наши девушки кокетничаю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кто не умеет шевельнуть как следует их ума; молодые силы ищут себе исхода и, не находя себе разумного приложения, обращаются на пустяки и тратятся на нелепости; девушка старается выйти замуж – это очень похвально и благоразумно; желая этого, она повину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у голосу физ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в себ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свежих сил,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любви и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он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выходя замуж, о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вободнее, чем была прежде, находясь в родительском доме; если она ищет для себя личной свободы, значит, она инстинктивно или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онимает ее цену....»<sup>102</sup>.

---

<sup>101</sup> Там же.

<sup>102</sup> Там же.

Вот почему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запа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думают, чт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был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ами. В сборнике «Пол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6) Розалинд Марш ставит своей целью обличить «глубок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sup>103</sup>. Правда, в 1990-х гг. запад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ицы феминизма часто приходят к легко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м вывода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думает, что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екрасов –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 были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ками, «идеализировавшими покорность и подчинение женщин,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на руку мужчинам»<sup>104</sup>.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Джо Эндрю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Гоголь и Лермонто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глубоко негатив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женщине<sup>105</sup>, что пушкинская Татьяна – «ребенок»,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стушка», чей образ напоминает жен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ы эпохи 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а<sup>106</sup>, а тургеневские героини остаются «на уровне проекции мужской фантазии, чистым экраном, на который можно спроецировать все, что угодно»<sup>107</sup>. Поскольку Елена Стахова, героиня романа Тургенева «Накануне», никак не укладывается в схему избра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Эндрю делает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Елена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м общее правило, и что в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

<sup>103</sup> Rosalind Marsh, "Introduction", pp. 1-37, in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d. Rosalind Mar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

<sup>104</sup> Barbara Heldt,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

<sup>105</sup> Joe Andrew, *Narrative and Desire in Russian Literature, 1822-184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 74, 93.

<sup>106</sup> *Ibid.*, pp. 50-52.

<sup>107</sup> *Ibid.*, p. 122.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других характеров такого толка<sup>108</sup>. По мнению Эндрю,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женский персонаж, который изображается как «личность» – это 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 из романа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то делать?»<sup>109</sup>. Данн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по всей видимости,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что не-феминистки «личностями» быть не могут.

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хотя вышеизложен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запад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контекс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очень легко приходят к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м выводам, все-таки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отразилось сильное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о.

#### 7.2.1 Специфика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в романе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Ю. Лермонтова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романе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грают 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в раскрытии характера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 Печорина. Ведь тонкие грани его души, его недостатки 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стороны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когда герой общается с женщинами, в которых влюблен сам или которые влюблены в него.

Любовь Печорина ни к одной женщине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счастливо. Он сам приходит к мысли,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то он умеет в жизни, это разрушать чужие надежды. Печорин, как огня, боится женитьбы. Этот герой также

---

<sup>108</sup> Ibid., p. 152.

<sup>109</sup> Ibid., p. 165.

отмечает, что любит женщин только ради себя, рад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с жадностью поглощая чужие чувства, ничем не жертвуя ради любимой женщины. Он хочет быть любимым сам, и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насытиться в этом желании.

В романе М.Ю. Лермонтова (1814-1841)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четыре женских образа: две кавказские девушки и две русские девушки. Важность этих жен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в книге уступает важности образа самого Печорина, который обрисован в романе как бездельник,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ый, распущенный, обольстительный тип. Отношение Печорина к двум девушкам из романа –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ке из повести «Тамань» и горянке Бэле из повести «Бэла» – сравнимо с русски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подчиняющим себе новую колониальну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В «Тамани» контрабандистка осталась жива после борьбы с Печориным. Но в «Бэле» он увез Бэлу из отчего дома, приручил к себе, пытался соблазнить, она полюбила Печорина, но тот ее бросил,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Бэла была убита горцем Казбичем.

Самый яркий женский персонаж «Героя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это Бэла. Она прекрасная дочь горского князя, похищенная влюбленным Печориным. Бэла – дикарка, необразованн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а. Однако она –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гордости и чувст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Бэла – настоящая женщина в своих любовных чувствах. Ее любв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страхом, подарками, красивыми словами. Бэла не знает хитрости, она открыта и не скрывает своих чувств.

Сердце Бэлы отдано Печорину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 говорит ей, что хочет



уехать на войну, чтобы оставить там голову. Этот эпизод показывает читателю милосердие и добрую душу девушки.

В любви к Печорину раскрываются лучшие стороны Бэлы. Она веселая, озорная, талантливая: поет и танцует так, что куда там светским дамам на балах. Завоевать Бэлу было не просто, но в любви она оказалась настоящим кладом: страстная, верная, преданная, внимательная, чуткая. Пылкая любовь Бэлы – одна на всю жизнь.

Когда неглубокие чувства искателя приключений Печорина к ней начинают угасать, любящая девушка чувствует это сразу и сама угасает на глазах. Скрыть свое охлаждение Печорин не может, Бэла чувствует это сердцем. Но и в страданиях она сохраняет гордость, не упрекает любимого, не пытается ограничить его свободу или хитростью насильно привязать его к себе. Без любви для нее нет жизни, поэтому, выйдя за пределы крепости, Бэла каким-то образом сама приближает свою раннюю смерть.

Даже умирая от раны, нанесенной Казбичем, Бэла хочет только видеть Печорина и переживает, что из-за различия религий не встретится с ним на небе. При этом менять веру она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 в этой родилась, в этой и умрет. Чтобы любимый помнил ее – вот последнее желание любящего сердца этой девушки.

Печорин видит в Бэле свой трофей, он и относится к ней, как трофею: дурачит ее, веселит, пугает, привлекает подарком, но влюбляет в себя до страсти, после чего отступает, ему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кучно, и он освобождает себя от нее. Печорин говорит Максиму Максимычу:

*«У меня несчаст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оспитание ли меня сделало таким, бог ли так меня создал, не знаю; знаю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если я причиною несчастья других, то и сам не менее несчастлив;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 им плохое утешение – только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это так. В первой моей молодости, с той минуты, когда я вышел из опеки родных, я стал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бешено всеми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ми,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достать за деньги,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эти мне опротивели. Потом пустился я в большой свет, и скоро общество мне также надоело; влюблялся в светских красавиц и был любим, – но их любовь только раздражала м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и самолюбие, а сердце осталось пусто... Я стал читать, учиться – науки также надоели; я видел, что ни слава, ни счастье от них не зависят ниск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самые счастливые люди – невежды, а слава – удача, и чтоб добиться ее, надо только быть ловким. Тогда мне стало скучно... Вскоре перевели меня на Кавказ: это самое счастливое время моей жизни. Я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скука не живет под чеченскими пулями – напрасно: через месяц я так привык к их жуужжанию и к близости смерти, что, право, обращал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комаров – и мне стало скучнее прежн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потерял почти последнюю надежду. Когда я увидел Бэлу в своем доме, когда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держа ее на коленях, целовал ее черные локоны, я, глупец, подумал, что она ангел, посланный мне сострадательной судьбою... Я опять ошибся: любовь дикарки немногим лучше любви знатной барыни; невежество и простосердечие одной так же надоедают, как и кокетство другой.*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я ее еще люблю, я ей благодарен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довольно сладких, я за нее отдам жизнь, – только мне с нею скучно... Глупец я или злодей, не знаю; но то верно, что я также очень достоин сожален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больше, нежели она: во мне душа испорчена светом,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беспокойное, сердце ненасытное; мне все мало: к печали я так же легко привыкаю, как к наслаждению, и жизнь мо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пустее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мне осталось одно средство: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sup>110</sup>.*

Презрение Печорина к женщине и любви отражается и в повести «Княжна Мери». Печорин соблазнял княжну Мери, которую он не люб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сво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о дворянке перед юнкером Грушницким. Потом Печорин заставил юнкера завидовать и умереть на дуэли. Он даже разрушил брак Веры, в которую был влюблен.

Княжна Мери – юная невинная девушка. Мери красива и богата, она – завидная невеста. Мери обладает острым умом, хорошо образованна: «...читала Байрона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и знает алгебру: в Москве, видно, барышни пустились в ученость, и хорошо делают, право! Наши мужчины так не любезны вообще, что с ними кокетничать, должно быть, для умной женщины несносно...»<sup>111</sup>.

Мери окружена поклонниками. Она держится гордо, даже высокомерно, остра на язык, умеет вести разговор. Часто она весьма колка и умеет высмеять неудачливого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Княжна, кажется, из тех женщин,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

<sup>110</sup>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 4.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С. 315-316.

<sup>111</sup> Указ. соч. С. 372.

чтоб их забавляли; если две минуты сряду ей будет возле тебя скучно, ты погиб невооруженно: твое молчание должно возбуждать ее любопытство, твой разговор – никогда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ть ее вполне; ты должен ее тревожить ежеминутно...»<sup>112</sup> – говорит опытный Печорин Грушницкому о Мер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ери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жалость к больному Грушницкому, когда тот был в солдатской шинели, подает ему стакан с водой. На нее больш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производит поступок Печорина, защитившего ее. В душе Мери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ивным, пугливым ребенком – она почти падает в обморок от страха, когда к ней цепляется пьяный хулиган на балу. Неопытная в жизни Мери – легкая добыча умелого оболъстителя Печорина.

Доброе сердце девушки склоняется к Печорину, который сумел показать себя непонятым и неоцененным в обществе: «Княжна сидела против меня и слушала мой вздор с таким глубоким, напряженным, даже нежным вниманием, что м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стно. Куда девалась ее живость, ее кокетство, ее капризы, ее дерзкая мина, презрительная улыбка, рассеянный взгляд?...»<sup>113</sup>.

От своей первой любви Мери получает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ый удар: она была лишь игрой своего избранника. Задета гордость девушки, и вся сила ее нежного чувства обращается в ненависть. «Я вас ненавижу» – вот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княжны Печорину. Сможет ли она теперь доверять еще кому-нибудь? Сможет ли любить?

---

<sup>112</sup> Указ. соч. С. 378.

<sup>113</sup> Указ. соч. С. 408.

«А ведь есть необъятное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в обладании молодой, едва распустившейся души! Она как цветок, которого лучший аромат испаряется навстречу первому лучу солнца; его надо сорвать в эту минуту и, подышав им досыта, бросить на дороге: авось кто-нибудь поднимет!»<sup>114</sup>

Печорин презри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женщине, любви, браку. Это мнение тем больше сидит в его мозгу, чем больше он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вой ум всем мужчинам. Так, он сказал Грушницкому «Женщины любят только тех, которых не знают»<sup>115</sup>, Печори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е надо радуш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женщинам. Он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Грушницкого:

*«Русские барышни большею частью питаются только платонической любовью, не примешивая к ней мысли о замужестве; а платоническая любовь самая беспокойная. Княжна, кажется, из тех женщин,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чтоб их забавляли; если две минуты сряду ей будет возле тебя скучно, ты погиб невооруженно: твое молчание должно возбуждать ее любопытство, твой разговор – никогда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ять его вполне; ты должен ее тревожить ежеминутно; она десять раз публично для тебя пренебрежет мнением и назовет это жертвой и, чтоб вознаградить себя за это, станет тебя мучить – а потом просто скажет, что она тебя терпеть не может. Если ты над нею не приобретешь власти, то даже ее первый поцелуй не даст тебе права на второй; она с тобою накокетничается вдоволь, а года через два выйдет замуж за уroda,*

---

<sup>114</sup> Указ. соч. С. 401.

<sup>115</sup> Указ. соч. С. 377.

*из покорности к маменьке, и станет себя уверять, что она несчастна, что она одного т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а и любила, то есть тебя...»<sup>116</sup>.*

Печорин также сознавал свое презр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понимал, что он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е, но он старался сорвать мистическую маску с женщины и пытался понимать женское сердце. Вот почему он так нравился женщинам в книге.

Лермонтов заставляет Печорина вредить женщинам, но автор романа не выражает своего сочувствия к женщинам. Трагедии в книге возникают также по вине женщин, которые равнодушны, глупы, ненадежны, обладают низменными чувствами и являются реалистками.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автор разделяет мысли и чувства Печорина. Недаром Печорин говорит:

«Одно мне всегда было странно: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делался рабом любимой женщины; напротив я всегда приобретал над их волей и сердцем непобедимую власть, вовсе об этом не стараясь. Отчего это? – оттого ли что я никогда ничем очень не дорожу и что они ежеминутно боялись выпустить меня из рук? или это – магнет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сильного организма? или мне просто не удавалось встретить женщину с упорны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Надо признаться, что я точно не люблю женщин с характером: их ли это дело!»<sup>117</sup>.

Кто же виноват?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все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 причин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Женского рода? Либо личности Печорина? Или те и

---

<sup>116</sup> Указ. соч. С. 377-378.

<sup>117</sup> Указ. соч. С. 381-382.

другие причины? Автор позволяет Печорина вести сюжетную линию. Зачем Печорин ухаживает за княжной Мери? Из ревности? Либо из тщеславия? Он спрашивает самого себя:

*«Я часто себя спрашиваю, зачем я так упорно добиваюсь любви молоденькой девочки, которую обольстить я не хочу и на которой никогда не женюсь? К чему это женское кокетство? Вера меня любит больше, чем княжна Мери будет любить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если б она мне казалась непобедимой красавицей, 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я бы завлекся трудностью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о ничуть не бывало!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это не та беспокойна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нас мучит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молодости, бросает нас от одной женщины к другой, пока мы найдем такую, которая нас терпеть не может: тут начинается наше постоянство – истинная бесконечная страсть, которую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 можно выразить линией, падающей из точк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екрет этой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 только в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то есть конца»<sup>118</sup>.*

Печорин никакую женщину не любит, надеется на власть из-за своего тщеславия, подчиняет все своей воле, вызывает любовь окружающих, верность и благоговейный трепет перед ним. Это есть признак и победа над мужской властью. Что такое счастье? Счасть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он сам лучше и сильнее, чем живущие в мире; такж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любить каждого в себя. Поэтому Печорину нравится соперник:

---

<sup>118</sup> Указ. соч. С. 400.

*«Очень рад; я люблю врагов, хотя не по-христиански. Они меня забавляют, волнуют мне кровь. Быть всегда настороже, ловить каждый взгляд, значение каждого слова, угадывать намерения, разрушать заговоры, притворяться обманутым, и вдруг одним толчком опрокинуть все огромное и многотрудное здание их хитростей и замыслов, – вот что я называю жизнью»<sup>119</sup>.*

Печорин ничему не верит, ведет себя так,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сам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себя. В последнем разделе «Фаталиста» он борется с судьбой и смертью, но все-таки остался победителем. Сам по себе Печорин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персонаж, Лермонтов хочет познакомить читателей с Печориным: он был скептиком, ничему не верит, остается сиротой в обществе. Поведение Печорина только доказывает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повторных поисках и рисках любв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его постулаты: во-первых, ничего неважно в жизн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женщина, жизнь); во-вторых, я сам участвую в любви и иду на риск дл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своего безверия. Это дает право Печорину уйти в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он записал:

*«Я иногда себя презираю... не оттого ли я презираю и других?.. Я стал не способен к благородным порывам; я боюсь показаться смешным самому себе. Другой бы на моем месте предложил княжне son coeur et sa fortune; но надо мною слово жениться имеет какую-то волшебную власть: как бы страстно я ни любил женщину, если она мне даст только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что я должен*

---

<sup>119</sup> Указ. соч. С. 414.



*на ней жениться, – прости любовь! мое сердце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камень, и ничто его не разогреет снова. Я готов на все жертвы, кроме этой; двадцать раз жизнь свою, даже честь поставлю на карту... но свободы моей не продам. Отчего я так дорожу ею? что мне в ней?.. куда я себя готовлю? чего я жду от будущего?.. Право, ровно ничего. Это какой-то врожденный страх, неизъяснимое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Ведь ест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безотчетно боятся пауков, тараканов, мышей... Признаться ли?.. Когда я был еще ребенком, одна старуха гадала про меня моей матери; она мне предсказала мне смерть от злой жены; это меня тогда глубоко поразило; в душе моей родилось непреодолимое отвращение к женитьбе... Между тем что-то мне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е сбудется;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буду стараться, чтоб оно сбылось как можно позже»<sup>120</sup>.*

Причины, по которым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здал у Печорина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ам и страх перед свадьбой, стоит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исследовать специально. Из-за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в любви? В биографии Лермонтова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в ранней юности он пережил трагедию в любви.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ушла любовь? Из-за скучного брака? Либо из-за семейных мелочей? Печорин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тдельный пример или отражает типич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в мужских душах? Печорин в дневнике писал:

*«Я, как матрос, рожденный и выросший на палубе разбойничьего брига: его душа сжилась с бурями и битвами, и, выброшенный на*

---

<sup>120</sup> Указ. соч. С. 427-428.

*берег, он скучает и томится, как ни мани его тенистая роща, как ни свети ему мирное солнце...»<sup>121</sup>.*

Данный абзац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ип Ван Винкль»<sup>122</sup> (1819) XIX века: Рип жил в уединении в горах в течение двадцати с лишним лет, он хочет спрятаться от женщин. Мужчины возложили вину за это на его болтливую жену.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Рип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свобождается о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т сексу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брака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а женщина стала козлом отпущения: болтливая, глупая, равнодушна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повести о Рипе либо в романе о Печорине нами обнаружены следы мизогин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писанной писателями-мужчинами.

#### 7.2.2 Образ «серой женщины» в рассказах А.П. Чехова

К концу XIX в.,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А.П. Чехов создавал сво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женская тема» стала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ых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Женская тема являлась и органичным порождением собственн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оторое стремилось к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ю во все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между обществом и человеком, все более сложны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явления.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П. Чехова (1860-1904)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

<sup>121</sup> Указ. соч. С. 461.

<sup>122</sup> «Рип Ван Винкль» – новелла (1819) и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персонаж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Вашингтона Ирвинга. Написана им под псевдонимом Дитриха Никербокера. Рип Ван Винкль – житель деревушки близ Нью-Йорка, проспавший 20 лет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горах и спустившийся оттуда, когда все его знакомые умерли. Персонаж стал символом человека, полностью отставшего от времени и даром пропустившего свою жизнь.

особенным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 объектом», не растворенным в общей «концепции человека»,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дход писателей к изображению женских и мужск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а также, отметим отдельно, детей), во многом различен. Эт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чеховского мировосприятия отмечалась в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ах, но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стала основой для целост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опрос о специфик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Чехов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писанным в контекст общей чеховской характерологии персонажей, со свойственными ей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и способами сюжетных ходов и портрет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ряд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связанных как с традицией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сложившейс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 концу XIX в., так и со своеобразием чехов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 к «женской теме».

Женщин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Чехова – это не тургеневские героини,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воплощение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не толстовские героини, которые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моральному испытанию.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Чехов изображает мужчину и женщину по единому стандарту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чтобы читатели сами думали и рассуждали. Чехов в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икогда не советовал читателям, что надо делать, как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ы женщин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им не были найдены решения по жен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Хотя Чехов и изображает мужчину и женщину в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 одному и тому же стандарту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о он не мог избежать реаль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ой и женщиной. В своем письме от 17-18

апреля 1883 г. он упоминал разницу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ой и женщиной и считал, что женщи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ассив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истории<sup>123</sup>. 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П. Чехова женский род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ерые группы».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них, будучи без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ыслей и духовно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придаток мужчины и общества, женщины у Чехова бездельницы, глупые, повторяют мнение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исчерпывают до конца все силы своего ума, делают вид, что чем-то занимаются, занимаяс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елочами. Такие образы женщин в глазах мужчины и общества нашли также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и в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тогдашних пособиях для молодежи. Вот выдержка из одного такого пособ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дам получает менее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чем мужчины, они более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 менее серьезны и легче утомляются; прекрасный пол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оживленный обмен мыслей и не любит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в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предмет; веселая, шутливая болтовня приятнее женщинам сухих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рассуждений. <...> Мужчина, который вздумает нравиться дамам, толкуя с ними о чисто женских делах, например, о кухне и туалетах, ничего не выиграет этим, а поэтому покажется неинтересным кавалером.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ужчин без того склонны считать женщин ограниченными в умств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пустыми, аффективными, мелочными, <...>В разговоре с мужчинами молодым девушкам следует избегать рассуждений о чувствах, о любви и любо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sup>124</sup>.

---

<sup>123</sup> Barbara Heldt, *Woman Is Everywhere Passive: Chekhov and the Century's End //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9-62.

<sup>124</sup>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_-\\_Imperatorskaya\\_Rossiya.html](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_-_Imperatorskaya_Rossiya.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30.04.2014).

Такой серый образ женщины состои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типов.

### *Женщина – «пустой сосуд»*

Первым типом описанных выше женщин является женщина без цели в жизни, без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она не нашла себе места, во всем подчиняясь и полагаясь на мужчину.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убеждений ее характер, мысли, чувства, созна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 изменяются, не остаются постоянными. Такова, например, Анюта в новелле «Анюта», которая сожительствовала в дешевом номерке со студентами различ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ей в течение 6-7 лет. Она была их возлюбленной, служанкой, медицинским чучелом, моделью, кормилицей. Но она стареет, а каждый ее мужчина, окончи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легко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к вершинам служебной лестницы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жентльменом. Но ни один из них не станет жениться на ней, потому что со временем «Анюта тоже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сь некрасивой, неряшливой, жалкой...»<sup>125</sup>. «И он решил расстаться с ней, немедля,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sup>126</sup>.

В этой новелле А.П. Чехов описывает образ Анют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вух мужчин (студента-медика и художника). Она была некрасивой, неаккуратной, мелкой, не умела одеваться. Она даже не желала убираться в комнате. «Коридорные часы сипло пробили два пополудни, а в номерке еще не было убрано. Скомканное одеяло, разбросанные подушки, книги, платье, большой грязный таз, наполненный мыльными помоями, в которых плавали окурки, сор на полу – все, казалось, было свалено в одну кучу, нарочно перемешано,

---

<sup>125</sup> Чехов А.П. Анюта // *Сочинения. Т. 4.* – М.: Наука, 1984. С. 343.

<sup>126</sup> Там же.

скомкано...»<sup>127</sup>.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Анюта также знала, что каждый ее мужчина от нее уйдет, однако так она проживала каждый свой день. «Анюта сняла шубу, молча, потихоньку, потом высморкалась, тоже потихоньку, вздохнула и бесшумно направилась к своей постоянной позиции – к табурету у окна»<sup>128</sup>.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 она блудница или покорная раба?<sup>129</sup>

Еще один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В новелле «Душечка», написанной в 1898 г., героиня Оленька-душечка, по сути,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на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Она влюблялась в каждого из своих мужей, и каждому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его тенью: хоть театралкой, хоть купчихой, хоть ветеринаром.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 она была пустым сосудом, который заполнялся не ею самой, а мужчиной, который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аходился рядом. Она принимает мнение своего влюбленного и женатого на ней мужчины за свое мнение. Будет она влюблена в директора театра, она считает, чт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и нужное на свете – это театр; будет влюблена в торговца лесом, она переключает св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рговлю лесом; будет влюблена в ветеринарного врача, она заботится о здоровье домашних животных... Наконец, в ней пробудилось новое материнское чувство к сыну ветеринарного врача Саше. Олень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апрочь лишена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она – как чистый холст, как натянутое на пальцы полотно, как едва вышедшая из печи ваза. У нее есть знания о мире, она да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образованна – или иметь самое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

---

<sup>127</sup> Там же. С. 340.

<sup>128</sup> Там же. С. 343-344.

<sup>129</sup> Сахаров В. Героиня, блудница или покорная раба? Чехов и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http://ostrovok.de/old/prose/saharov/essay005.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5.2014).

интеллекту это имеет весьма опосредован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Тут вся суть в том,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ю – эти женщины как сырая глина, готовы быть какой угодно формы<sup>130</sup>.

Если обратиться все к той же новелле Чехова, то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первые два мужа Оленьки умерли рано, а третий ее «супруг», ветеринар, очень скоро начал раздражаться от нее, пока не бросил, уехав к своей реальной жене. Если помните, Чехов писал о своей героине, что у нее не было вообще никаких мнений, когда рядом с ней не было мужчины.

Эта новелла написана в 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и комической манере. Оленька повторяет одинаковую модель любви, о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бывает бывшую свою любовь при нахождении новой любви.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ечали только при потере любви, чем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вызвать сочувствие у читателей. Чехов описал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любовь» женщины с помощью юмора и иронии, об этом сто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он выражает абсурдность чувств и поведения женщин, которые живут только одной любовью, не имея личн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Теперь уже она был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одна. <...> очевидно, лучшие годы уже прошли, остались позади, и теперь начина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новая жизнь,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о которой лучше не думать. По вечерам Оленька сидела на крылечке, и ей слышно было, как в «Тиволи» играла музыка и лопались ракеты, но это уже не вызывало никаких*

---

<sup>130</sup>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женщин – ума холодн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сердца горестные заметка: Вид четвертый: пустой сосуд. <http://adamsnotes.net/?p=819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7.05.2014).

*мыслей. Глядела она безучастно на свой пустой двор, ни о чем не думала, ничего не хотела,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наступала ночь, шла спать и видела во сне свой пустой двор. Ела и пила она точно поневоле.*

*А главное, что хуже всего, у нее уже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мнений. Она видела кругом себя предметы и понимала все,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кругом, но ни о чем не могла составить мнения и не знала, о чем ей говорить. А как это ужасно не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Видишь, например, как стоит бутылка, или идет дождь, или едет мужик на телеге, но для чего эта бутылка, или дождь, или мужик, какой в них смысл, сказать не можешь и даже за тысячу рублей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л бы. При Кукине и Пустовалове и потом при ветеринаре Оленька могла объяснить все и сказала бы свое мнение о чем угодно, теперь же и среди мыслей и в сердце у нее была такая же пустота, как на дворе. И так жутко и так горько, как будто объелась полыни»<sup>131</sup>.*

### *Тщеславная женщина*

Вторым типом является женщина тщеславная. Она стремится хорошо выглядеть в глазах окружающих,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и своего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иногда стремится услышать лесть о себе от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Например,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Рассказ госпожи NN» рассказчица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 молодая госпожа Наталья, она свободна, здорова, знатна, богата, горда тем, что ее любят. Когда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етре, который полюбил ее, то Чехов сообщает, что

---

<sup>131</sup>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 10. С. 109-110.



он беден, он не дворянин даже, сын дьякона, исправляющий должность судебного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и только. Между ними стоит стена – высокая и толстая. Наталья знает, что Петр ее любит, однако ей совсем не нужно истинного чувства, она живет бурной жизнью, не понимает себя, не знает чего ожидать, что получить из жизни. Так незаметно проходит время. В рассказе об этом написано:

*«Проходили мимо меня люди со своей любовью, мелькали ясные дни и теплые ночи, пели соловьи, пахло сеном – и все это, милое, изумительное п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у меня, как у всех, проходило быстро, бесследно, не ценилось и исчезало, как туман... Где все?»<sup>132</sup>.*

Герой и героиня постарели, они больше не относятся к жизни страстно, жизнь стала изнуренной. Героиня ожидает потерянной любви, чтоб герой так вел себя, но отчаялась. Жизнь, как искры в печ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гаснет.

В рассказе «Попрыгунья» героиня рассказа Ольга помешалась на талантах и знаменитостях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 артис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е, которые ей нужны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своего изящного темперамента. Она сходится со знаменитыми людьми и «прыгает» от одного к другому.

*«Старые уходили и забывались, приходили на смену им новые, но и к этим она скоро привыкала или разочаровывалась в них и начинала жадно искать новых и новых великих людей, находила и опять*

---

<sup>132</sup>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 6. С. 452.

*искала. Для чего»<sup>133</sup>?*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а, не устала, даже свою 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чистоту о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своего изысканн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вкуса. В конц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ее муж скончался, она наконец-то поняла, что потеряла большое счастье, но уже поздно.

В рассказе «Попрыгунья» Чехов описал судьбу реальной женщины.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творил один из выдающихся рус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пейзажистов Исаак Левитан. Самая известная его картина – «Золотая осень». Под именем Ольга Чехов описал любимую женщину Левитана.

### *Нерешительная женщина*

Третьим чеховским типом является женщина нерешительная. У нее есть идеальная мечта, но в суровых жизн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труд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ю мечту. Такая женщина остается на месте, никуда не едет,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 делать. Рассказ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меет именно такой сюжет.

На отдыхе в Ялте женатый мужчина 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уров и замужняя женщина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случайно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и полюби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Они считали, что такая любовь вне брака мелькнула и только. Возвратившис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 Москву 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ни, однако не смогли забы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Они оба ежемесячно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либо в Москве, либо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своей проблемы тоже не могут. Они

---

<sup>133</sup> Чехов А.П. Попрыгунья. <http://ilibrary.ru/text/706/p.2/index.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5.2014).

не в силах освободиться от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и жить вместе. Поэтому у них осталась только одно мучение. Чехов пишет об этом так:

*«И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еще немного – и решение будет найдено, и тогда начнется новая, прекрасная жизнь; и обоим было ясно, что до конца еще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 и что самое сложное и трудное только еще начинается»<sup>134</sup>.*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 нерешительной женщины у Чехова. В пьесе «Дяде Ваня» Соф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уехать из имения; а в пьесе «Три сестры» Ольга, Маша и Ирина всю жизнь мечтают о городской жизни в Москве, но никак не могут избавляться от мрачной жизни в деревне.

#### *Мелкая, пошлая женщина*

Четвертым женским типом у А.П. Чехова является женщина мелкая, пошлая, глупая. В рассказе «Любовь» «моя» невеста Саша красивая, но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имает, даже пишет письмо с ошибками.

*«Если бы я вздумал спросить ее, какие у нее мысли, убеждения, цели, она, наверное,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подняла бы брови, подумала и сказала: “разные”...»<sup>135</sup>.*

---

<sup>134</sup> Чехов А.П.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С. 29.

<sup>135</sup>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 5. С. 89.

«Невеста» хлопочет по мелочам. Когда оба героя были вместе, ее душа 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их разговоре, она не слушает проектов и планов жениха. Ее сильно интересовал вопрос, где будет ее комната, какие обои будут в этой комнате, или она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штучки на его столе, нюхала флаконы. Чехов в конце рассказа пишет:

*«“Ты бы почитала что-нибудь, Саша...” – говорю я. Она берет книгу, садится против меня и принимается шевелить губами... Я гляжу на ее маленький лобик, шевелящиеся губы и задумываюсь. “Ей двадцатый год... – думаю я. – Если взять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го мальчика таких же лет и сравнить, то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У мальчика и знания, и убеждения, и умишко”»<sup>136</sup>.*

### *Диссимильативная женщина*

Пятым типом является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теряет добрый характер и остается диссимильативной женщиной, злой бабой.

В рассказе «Анна на шее» восемнадцатилетняя Аня вышла замуж за чиновника 52-х л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ее отец задолжал. 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муж принес много хлопот, был скупым и безжизненным. Муж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жену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для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для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большими офицерами. Анна вначале гнушалась его поведением, но потом заметила, что сама стала вести себя изворотливо. На балу за ней гоняются господа, даже князь.

---

<sup>136</sup> Там же. С. 91.

Анна сразу заметила изменение своего статуса.

*«Когда Аня, идя вверх по лестнице под руку с мужем, услышала музыку и увидала в громадном зеркале всю себя, освещенную множеством огней, то в душе ее проснулась радость и то самое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счастья, какое испытала она в лунный вечер на полустанке. Она шла гордая, самоуверенная, в первый раз чувствуя себя не девочкой, а дамой, и невольно походкою и манерами подражая своей покойной матери. И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в жизни она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себя богатой и свободной»<sup>137</sup>.*

После этого у Ани не было уже ни одного свободного дня, так как она принимала участие то в пикнике, то в прогулке, то в спектакле. Возвращалась она домой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д утро. Денег нужно бы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о она только посылала мужу счета или записки: «немедленно уплатить 100 р.» Она поняла, «что она создана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для этой шумной, блестящей, смеющейся жизни с музыкой, танцами, поклонниками, ....»<sup>138</sup>.

Раньше Анна боялась своего мужа, а сейчас никого она уже не боялась. Она кричит на мужа с заискивающим, сладким, холопски-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Подите прочь, болван!»<sup>139</sup>. Она уже забыла своего бедного отца и младшего брата.

---

<sup>137</sup> Чехов А.П. Анна на шее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С. 139.

<sup>138</sup> Там же. С. 139.

<sup>139</sup> Там же. С. 141.

*«А Аня все каталась на тройках, ездила с Артыновым на охоту, играла в одноактных пьесах, ужинала, и все реже и реже бывала у своих. Они обедали уже одни. Петр Леонтьич запивал сильнее прежнего, денег не было, и фисгармонию давно уже продали за долг. Мальчики теперь не отпускали его одного на улицу и все следили за ним,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пал; и когда во время катанья на Старо-Киевской им встречалась Аня на паре с пристяжной на отлете и с Артыновым на козлах вместо кучера, Петр Леонтьич снимал цилиндр и собирался что-то крикнуть, а Петя и Андрюша брали его под руки и говорили умоляюще: - Не надо, папочка... Будет, папочка...»<sup>140</sup>.*

В друг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А.П. Чехова, в повести «В овраге» говорится, что в селе Уклееве есть два «порядочных дома»; в одном живет Григо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Цыбукин, мещанин. Для вида держит бакалейную лавку, а зарабатывает на торговле водкой, скотом, зерном, крадеными вещами и «чем придется». Скупает лес, дает деньги в рост, «вообще старик... оборотистый». У него два сына: старший Анисим служит в городе в сыскном отделении; младший Степан помогает отцу, но помощи от него немного – он слаб здоровьем и глух. Помощь идет от его жены Аксиньи – красивой и стройной женщины, поспевающей везде и во всем: «старик Цыбукин глядел на нее весело, глаза у него загорались, и в это время он жалел, что на ней женат не старший сын, а младший, глухой, который, очевидно, мало смыслит в женской красоте».

Цыбукин вдов, «но через год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сына не выдержал и сам

---

<sup>140</sup> Там же. С. 142.

женился». С невестой по имени 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ему повезло. Она видная, красивая и очень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женщина. Помогает нищим, богомольцам.

Старший сын Анисим бывает дома редко, но часто присылает гостинцы и письма. Потом Анисима решают женить. Невесту зовут Липа. Она очень бедная девушка. Анисим делал фальшивые монеты с приятелем Самороовым и должен уехать под суд.

В доме всем начинает заправлять Аксинья. Она ненавидит Липу и рожденного ею ребенка, понимая, что в будущем глав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достанется им. На глазах у Липы она обваривает младенца кипятком, и тот, недолго помучившись, умирает. Липа уходит к матери. Аксинь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главной в доме, хотя формально хозяином считается старик. Она входит в долю с братьями-купцами Хрымиными – вместе они открывают трактир на станции, проворачивают махинации, гуляют, веселятся. Старик Цыбукин опускается настолько, что не помнит о еде, ничего не ест целыми днями, когда его забывают покормить. В конце повести Аксинья обладает полной властью. Чехов пишет:

*«В селе говорят про Аксинью, что она забрала большую силу; и правда, когда она утром едет к себе на завод, с наивной улыбкой, красивая, счастливая, и когда потом распоряжается на заводе, то чувствуется в ней большая сила. Ее все боятся и дома, и в селе, и на заводе»<sup>141</sup>.*

---

<sup>141</sup>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 10. С. 178.

Кроме выше указанных «серых», неодушевленные образы женщин, Чехов также изобразил ряд портретов «новой женщины». Такая женщина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мужчину, зовет его к высо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пасает, готова идти с ним на край света и т.д.; либо героиня все время меняется и может далеко отойти от образа женщин, созданных Чернышевским, и их возвышенных идеалов. И Чехов-художник во многих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ложную эволюцию «новой женщины». Все его портреты «новых женщин» связаны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Тема «новой женщины» Чехова сложная, и здесь трудно подробно ее изложить. Такой анализ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елать специально, посвятить этому другие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татьи.

И хотя Чехов описывает мужчину и женщину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одним и тем же стандартом, не дава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оценок, мы с трудом находим ак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женщины в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е уходя от решения же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Чехов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еодушевленные» женщины зависят от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общества. Вероятно, он, как и другие тогдаш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женщин в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и получи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последнем из разобранных нам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Невеста» Чехов дает свой ответ на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женщина должна получи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ассказе «Невеста» главная героиня – Надя, вскоре должна выйти замуж. Ей 23 года, и лет с 16-ти она мечтала о замужестве. Она готовится к свадьбе. Ей нравится ее жених,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но незадолго до свадьбы девушка начинает переживать и сомневаться в будущем замужестве.



В это же время из Москвы приезжает Саша,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дальний родственник бабушки Нади. Саша в разговоре с Надей упрекает ее в праздной жизни и бездействии, он пытается объяснить девушке, какой будет ее жизнь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похожей на жизнь ее матери и бабушки. Невеста начинает все сильнее сомневаться в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своего решения.

Саша советует Наде бросить бессмысленную жизнь в деревне у родителей и уехать в город учиться.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ехали учиться! – говорил он. – Только просвещенные и святые люди интересны, только они и нужны. Ведь чем больше будет таких людей, тем скорее настанет царствие божие на земле...»<sup>142</sup>.*

Когда Саше приходит время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в Москву, Надя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дет проводить его, но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садится на поезд и уезжает в Петербург учиться. По прошествии некотор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дя снова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Москве с Сашей, а позже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к матери и бабушке: они уже давно простили сбежавшую невест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на собственном опыте могут понять, как тяжела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ая и праздная жизнь.

Рассказ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тем, что девушка узнает о том, что ее друг Саша умер в Саратове от чахотки. Надя снова покидает родные места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рощается с прошлой жизнью. «Она уехала навстречу новой жизни, думая что

---

<sup>142</sup>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 10. С. 99.

никогда уже не приедет сюда».

А.П. Чехов в конце долгого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пути изображал активный женский образ. После си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конце XIX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женщин уже не будет сводиться только к требованию для женщины стать хорошей женой и матерью. Ненасытная жажда знаний у женщин,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женщин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их мышления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тогдашне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езде.

Однако отношение Чехова к образованной женщине иногд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женщин в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и получи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чтобы женщина 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от паразитарной и бездеятельной жизн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н не свободен о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страха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ой, его беспокоит 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как свободная дикая лошадь,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муж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Например, в повести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созданной в 1985 г., героиня Лида – молоденькая, 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обладающая мужски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кормит семью своим трудом, также занимается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среди крестьян, просит деньги для крестьян-погорельцев,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мощь больным. Она принимает внимание и на семью (ухаживает за матерью и сестрой), и на земство и школу. Лида обладает мужск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Но рассказчик повести изображает Лиду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без особого восхваления, даже с ужасом. Ее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руша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брак сестры. Наконец Лиде удалось сплотить возле себя людей, в тексте об этом написано так:

*«Лиды, <...> мало-помалу ей удалось собрать около себя кружок симпатичных ей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авили из себя сильную партию и на последних зем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прокатили” Балагина, державшего до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своих руках весь уезд»<sup>143</sup>.*

Женщина 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может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окатить» мужчину, чего все мужч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Чехов, никогда не хотят видеть. Поэтому мужчина симпатизирует покорной сестре Лиды – Мисюси.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стремится к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своего мнения, как и сильная женщин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нравится мужчинам, такая женщина – это кошмарно.

### **7.3 Жестокая мать, своевольная помещица**

Ненависть мужского пола к всемогущей матери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негативном образе помещицы. Концепция «материнской фобии»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двойств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матери. В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мать обрисована двумя крайними образами: хорошая мать и плохая мать. Поляризованный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й отклик от мальчика до взрослого мужчины накапливается и попадает в их подсознание, что выражает их отношение к теще, мачехе, сексуальному партнеру только неприязненно<sup>144</sup>.

В повести «Муму»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бессердечная и самовластная помещица

---

<sup>143</sup> Чехов А.П.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С. 90.

<sup>144</sup> David D. Gli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p. 155-157.

счит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образом матери автора. Мать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на была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богатых помещиц в Орле, жестоко обращалась с крепостными.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творствовала детям, всегда держала детей под сво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тчужденности между матерью и сыном Тургеневыми. Отец Тургенева,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ыл отставным гусарским офицером, женился на дворянке старше себя, которая обладала большим богатством. В повести «Первой любви» отец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Владимира и его мать были не в ладах, что в какой-то степени отражает состояние супружества родителей Тургенева. В повести Владимир и его отец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любились в девушку Зинаиду. Зинаида командовала Владимиром, страдал после открытия правды. Его отец также имел низкий статус в семье, и не приобрел любви. Отец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умер от депрессии, Зинаида скончалась при родах, а главному герою достались одни огорч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з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о негативном образе помещицы, о «ненавистной всемогущей мате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тметить роман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1875-1880).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о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ях Головлевых, и в нем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об упадке дворянства накануне и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1861 г. Автор рисует упадок помещичьих усадеб с помощью темных тонов, высмеивает безделье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класса, и с помощью сатиры рисует их общее упадочничество. Помещица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в этом романе есть нега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жестокой матери.

### 7.3.1 Жестокая мать в романе «Господах Головлевы»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Основой сюжета этого романа является траг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мещичьего головлевского рода. В романе повествуется о жизни русской помещичьей семь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о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ка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ой писатель-реалист и передовой мыслитель, обладает такой изумительной сил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типизации, что его конкретная картина об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судьбах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смысл. Гениальный писатель создал такую пророческу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ую летопись, в которой легко угадыва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обреченно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русских помещиков, но и вообще всех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ских классов. Писатель видел разложение этих классов и предчувствовал их неизбежную гибель. 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 о Головлевых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имеющий глубо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мысл.

Ужу в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романа «Семейный суд» автор изображает всемогущую мать семьи – Арину Петровну. Арине Петровне, богатой помещице, сообщают, что в Москве продан с аукциона за долги дом ее сына Степана, прозванного в семье Степкой-балбесом, всего за восемь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хотя она сама купила его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за двенадцать тысяч. В этой же главе описан характер Арины Петровны: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 женщина лет шестидесяти, но еще бодрая и привыкшая жить на всей своей воле. Держит она себя грозно; единолично и бесконтрольно управляет обширным головлевским имением, живет уединенно, расчетливо, почти скупно, с соседями дружбы не водит, местным властям доброхотствует, а от детей*

*требует, чтоб они были в таком у нее послушании, чтобы при каждом поступке спрашивали себя: что-то об этом маменька скажет? Вообще имеет характер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непреклонный и отчасти строптивый... Муж у нее – человек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ый и пьяненький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охотно говорит о себе, что она ни вдова, ни мужняя жена); дети частью служат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частью пошли в отца 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стылых”, не допускаются ни до каких семейных дел»<sup>145</sup>.*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писание своеволь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выражает страх-ужас у мужчины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ой. Такие женщины-мегеры любят выговаривать мужчинам, ругают их, будучи выше мужчин не разумом или мудростью. Эти женщины ведут себя беспардонно 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о, постоянно интригуют, являются мелочными, заставляют мужчин молчать и им во всем уступать себе.

«Жестокая мать» и «злая жена»,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единству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сторон.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породила ненависть и презрение к своему бездельнику-мужу Владимиру Михайлычу Головлеву. В глазах Арины он ничего не добился, его поведение и самовосхваление бывает негодное и абсурдное. Супруги ненавидят друг друга, жена к мужу холод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а муж ненавидит жену, боится ее. Муж называет жену «ведьмой», «чертом», а жена мужа – «ветряной мельницей», «бесструнной балалайкой» (пуст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Супруги ненавидят друг друга в течение сорока лет, но оба они никогда не думали об этом как об аномальном явлении. Владимир даже

---

<sup>145</sup> Салтыков-щедлин М.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С. 195-196.

пьянствовал, часто приставал в коридоре к прислуге. Арина хотя и гнушается этим, но за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ласть важнее ревности. Она уделяе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семейным и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делам. Владимиру отводятся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е роли, даже как будто он исчез совсем<sup>146</sup>.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матерью и дочерью в романе передаются темными красками, рисуется образ «темной матер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 матери заменяется не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й стороной. Напомним, что в древнейшей мифологии также не игнорируется гнусность и жесткость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Например, богиня, обладающая правом на жизнь, владеет волшебством смерти; Земля-Мать дала жизнь всем вещам, а также уничтожила все<sup>147</sup>. В своей книге «Второй пол» (*The Second Sex*, 1949) Симона де Бовуар (*Simone de Beauvoir*)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 подлинн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доброты и любви матер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тайной, что в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материнского чувства может входить и жестокость; однако с лицемерной стыдливостью была отвергнута идея «плохой матери», ее заменила мачеха; обычно это супруга во втором браке, мучающая ребенка умершей «доброй матери». <...> Есть матери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садистск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а есть другие, и их немало, – очень капризные;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вою власть для них особая радость; совсем крошечное дитя в их руках игрушка: если это мальчик, они, не стесняясь, подшучивают над его половым членом; если это девочка, они делают из нее куклу; а потом начинают требовать от этого маленького невольника слепого повиновения; тщеславные,

---

<sup>146</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6.

<sup>147</sup> Michael Gurian, *Mother, Sons, and Lovers*, Boston: Shambhala, 1994, pp. 73-87.

он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своего ребенка всему свету, как ученую собачку...»<sup>148</sup>.

М.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подчеркнул злую сторону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Ариной и ее детьми. Арин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 и строптива. Она могла видеть в детях что-нибудь хорошее, кроме лишней обузы, однако в ее глазах дети были одною из тех фа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жизненных обстановок, проти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которых она не считала себя вправе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но которые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е затрагивали ни одной струны е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ущества, всецело отдавшегося бесчисленным подробностям жизн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икто не мешал ее деловым разговорам с бургомистрами, старостами, ключницами и т. д.<sup>149</sup>.

У Арины была слишк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так сказать, холостая натура, чтобы она могла видеть в детях что-нибудь, кроме лишней обузы:

*«Детей было четверо: три сына и дочь. О старшем сыне и об дочери она даже говорить не любила; к младшему сыну была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равнодушна и только среднего, Порфишу, не то чтоб любила, а словно побаивалась»<sup>150</sup> (С. 197).*

Старший сын Арины Степан Владимырьч и дочь Ан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возмущаются поведением матери, хотят вырваться из рук матери, н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себе на жизнь, и в конце попадают в тру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

<sup>148</sup> 西蒙·波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1999，頁 476-477。

<sup>149</sup>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С. 197.

<sup>150</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7. (Там же.)



*«Степан Владимыч, старший сын... очень рано попал в число “посыльных” и с детских лет играл в доме роль не то парии, не то шута. К несчастью, это был даровитый малый, слишком охотно и быстро воспринимавший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ырабатывала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Постоянное принижение... не прошло даром. Оно имел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не озлобление, не протест, а образовало характер рабский, повадливый до буффонства, не знающий чувства меры и лишенный всякой предусмотрительности»<sup>151</sup>.*

Степан Головлев кончил гимназию и поступил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де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й податливости на всякую штуку скоро стал фаворитом богатень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sup>152</sup>.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чались скитания п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м и канцеляриям; протекции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охоты пробить дорогу личным трудом – никакой»<sup>153</sup>.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у н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получилось из-за своего нерадив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 без устремленности. Арина сразу же приняла меры и «выбросила сыну кусок», состоявший из дома в Москве, за который мать заплатила двенадцать тысяч рублей<sup>154</sup>. Однако через пять лет он «прогора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оступает в ополчение.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о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Москву, дом его уже продан, у него в кармане – сто рублей, которые он проигрывает в карты. Степан ходит по домам зажиточных крестьян матери, живших в Москве: у кого пообедает, у кого займет денег. Но наконец наступила минута, когда он, так сказать, очутился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 глухой стеной. Ему было уже под сорок, и он вынужден был сознаться, что

---

<sup>151</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7-198.

<sup>152</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8.

<sup>153</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8-199.

<sup>154</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9.

дальнейшее бродяч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для него не по силам. Оставался один путь – в Головлево, т.е. ему пришлось отправиться домой.

О дочери, Анне Владимировне, мать «тоже не любила говорить»<sup>155</sup>.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на Аннушку она имела виды, а та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правдала надежд, но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на весь уезд учинила скандал, убежав из Головлева и повенчавшись с корнетом. Дочери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тоже «выбросила кусок»<sup>156</sup> – отделила ей капитал в пять тысяч и разоренную деревушку. Через год корнет бежал, бросив жену с двумя дочерьми-близнецами: Аннинькой и Любинькой, а еще через три месяца умерла и сама Ан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так что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вынуждена была приютить внучек у себя.

К старшему сыну Степану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решила «созвать семейный совет для решения балбесовой участи»<sup>157</sup>, Степан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нимал что его ждет, но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выбора.

*«В воображении его мелькает бесконечный ряд безрассветных дней, утопающих в какой-то зияющей серой пропасти, – и он не вольно за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Отныне он будет один на один с злою старухой, и даже не злою, а только оцепеневшей в апатии властности. Эта старуха заест его, заест не мучительством, а забвением. Не с кем молвить слова, некуда бежать – везде она, властная, цепенящая, презирающая»<sup>158</sup>.*

---

<sup>155</sup> Указ. соч. С. 200.

<sup>156</sup> Указ. соч. С. 200.

<sup>157</sup> Указ. соч. С. 207.

<sup>158</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5.

Степан знает, что ожидает его там, ему предстояла расплата за угар. По дороге в Головлево показалась белая головлевская колокольня, вспомнилась ему евангельская притча о блудном сыне, возвращающемся домой, но он тотчас же понял, что, в применении к нему, подоб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ставляют только одно обольщение.

*«Наконец он отыскал глазами поставленный близ дороги межевой столб и очутился на головлевской земле, которая родила его постылым, вскормила постылым, выпустила постылым на все четыре стороны и теперь, постылого же, вновь принимает его в свое лоно»<sup>159</sup>.*

Предвидения Степана оправдались. Его поместили в особой комнате, у него только остатки еды, ему принесли белье из домашнего холста и старый папенькин халат, не отпускали для него свечей, как будто его бросили в темный «склеп».

Непрерывные ливни дождя осени и месива грязи давили его. На темном фоне неба обозначилась черная полоса, в комнате уж совсем темно:

*«...в конторе еще сумерничают, не зажигают огня;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ходить, ходить, ходить без конца. Болезненная истома сковывает ум; во всем организм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без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увствуется беспричинное, невыразимое утомление; одна только*

---

<sup>159</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5.

*мысль мечтается, сосет и давит – и эта мысль: гроб! Гроб!  
Гроб!»<sup>160</sup>.*

Степан просил у матери полушубок и сапоги, но не получил ответа. Арина намеревалась буквально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ю программу: «содержать постылого в такой мере, чтоб он только не умер с голоду»<sup>161</sup>.

Сначала Степан ругал мать, но потом словно забыл о ней; наконец он затворился в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 чтоб остаться один на один с темнотой. Впереди у него был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есурс – напиться и позабыть. Погрязнув в алкоголе, он потерял память о прошлом. Перед ним было только настоящее в форме наглухо запертой тюрьмы, в которой бесследно потонула и иде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идея времени.

*«Это была бесконечная пустота, мертвая, не откликающаяся ни единым жизненным звуком, зловеще-лучезарная. Она следовала за ним по пятам, за каждым оборотом его шагов. Ни стен, ни ок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одна безгранично тянущаяся, светящаяся пустота»<sup>162</sup>.*

А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не имела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понятия о том, как «балбес» проводит время в конторе, она совсем забыла его.

*«Она совсем потеряла из виду, что подле нее, в конторе, живет*

---

<sup>160</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3.

<sup>161</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3.

<sup>162</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4.

*существо, связанное с ней кровными узами, суще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быть может, изнывает в тоске по жизни. Как сама она, раз войдя в колею жизни, почти машинально наполняла ее одним и тем же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так, по мнению е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оступать и другие»<sup>163</sup>.*

Однажды ей доложили, что Степан исчез. Она лично осмотрела «балбесову» комнату, потом спохватилась, боясь критики от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Комната была грязна, черна, заслякощена так, что даже ей, не знавшей и не признававшей никаких требований комфорта, сделалось неловко. Потолок был закопчен, обои на стенах треснули и во многих местах висели клочьями, подоконники чернели под густым слоем табачной золы, подушки валялись на полу, покрытом липкою грязью, на кровати лежала скомканная простыня, вся серая от насевших на нее нечистот. В одном окне зимняя рама была выставлена или, лучше сказать, выдрана, и самое окно оставлено приотворенным: этим путем, очевидно, и исчез постылый»<sup>164</sup>.*

Степана отправили в Гловлево, он находился в полубесчу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и замолчал, он будто попал в беспросветную темноту, словно черное облако окутало его с головы до ног, «В этом загадочном облаке потонул для него весь физический и умственный мир...»<sup>165</sup>. Степан еще не ушел от смерти под властью «злой матери», в конце горько умер.

---

<sup>163</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5.

<sup>164</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6.

<sup>165</sup> Указ. соч. С. 238.

Средний сын Арины – Порфирий, под именем Иудушки, с младенчества был он необычайно ласков, а также любил слегка наушничать, заискивал перед матерью, принимал во внимание бра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ил молитву перед Богом. 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 добился личной выгоды в ущерб и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обирал и хитростью, и силой. Наконец обманул и мать,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вела остаток жизни за его счет; лишал старшего брата Степана права на наследство, смеялся над младшим братом Павлом, лежащим в постели, чтобы ускорить его смерть. Над своими родными сыновьями он ничуть не сжалился, один из них вынужден был окончить жизнь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другой умер по дороге в ссылку. Иудушка даже бросил своего внебрачного сына от ключницы в сиротский приют.

Средний сын Порфирий является точной копией Арины, постановил семью Головлевых в тупик. В метельную ночь он ковылял к могиле матери и хотел бы извиниться перед матерью, но замерз на дорог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уж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мужчины должны оторваться от матери, создать сами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личность. Но перед Порфирием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мир, который создает его мать Арина, он не смог оторваться от созданного ею мира и, наконец,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склепу, где покоится его мать.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противятся образу «злой матери» и выражают ее в образе жестокой и своевольной помещицы. В этом отчасти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х перед силой сильн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Образ мудрой старухи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олько в XX веке.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образ Матрены в рассказе

«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 (1963)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1918-2008), образ Дарьи в повести «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ерой» Валентина Распутина (1937- ). Эти образы создавались в борьб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с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е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хникой.

#### 7.4 Неверная жен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юбой психолог знает, чт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женской измены в мужском адюльтере часто нет самого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как и перемены в чувствах или мыслях. Женская измена не равна мужской. Женская измена – это намного более страшная и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любого народа. Женская измен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мужской,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а для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ужская же легка, поверхностна и не разрушает ни семью, ни брак.

При всех изменениях сексуальной морали последни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в сторону большей терпим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к добрачным связям, отношение к внебрачным связям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менее терпимое. И.С. Кон<sup>166</sup> объясняет это тем, что внебрачные связ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у народов всех стран как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рушение взятых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Правда, отношение к измене мужчин и женщин в 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было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ное.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еще в 325 году до н. э. Греческий оратор Демосфен писал: «Достойный эллинский муж обладает правом иметь девушек для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гетер для развлечений и жену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ода своего.

---

<sup>166</sup> Игорь Семенович Кон (21 мая 1928, Ленинград, СССР – 27 апреля 2011,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 совет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олог, антрополог, философ, сексолог. Один из основател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пуляризатор науки и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

Жена же даже в помыслах своих не смеет изменить супругу, а любая неверность должна примерно наказываться публично, вплоть до умерщвления»<sup>167</sup>. Д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виновная сторона в случае расторжения брака по причине супружеской изм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пола) могла быть наказана заключением до 6 месяцев<sup>168</sup>.

На Древнем Востоке от женщины требовалось абсолютное послушание мужу во всем. Семейные законы были суровы: непокорную жену супруг мог наказать, и наказать довольно жестоко. Согласно одному древнеассирийскому закону, муж имел право за непослушание, лень или отказ от исполнения супружеск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избить жену, остричь ее, отрезать ей уши, нос, выжечь на лбу рабское клеймо или выгнать из дома. При этом, что бы ни совершил мужчина, никто не мог привлечь его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тогда как он мог все. Например, имел право вернуть бежавшую от его жестокости в роди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жену, если она пробыла там более четырех дней. При этом мог еще и подвергнуть ее унижительному испытанию: заставить доказывать, что за время своего отсутствия она не спала ни с одним мужчиной. Способ для этого избирался весьма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Такую жену надлежит связать и бросить в воду; если она выберется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значит, она невиновна, и муж должен оплатить судебные издержки»<sup>169</sup>. Ну, а если нет... Любое подобн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измены означало для женщины неминуемую смерть<sup>170</sup>.

---

<sup>167</sup>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и верность супругов — внебра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URL: <http://xn----7sbabkaaucauyksiop0b0af4c.xn--p1ai/semya-i-deti/izmena-i-vernost/>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1.07.2014).

<sup>168</sup> Указ. соч.

<sup>169</sup> Вардиман Е. Женщина в древнем мире. М., 1990. С. 179-180.

<sup>170</sup> Легойда В. Женщина и мужчина: отношения сквозь века. 28/02/2002. URL: <http://www.pravoslavie.ru/jurnal/society/muzh.htm> (15.07.2014).



Согласно законам вавилонского царя Хаммурапи (1792-1750 гг. до Р.Х.), мужчина имел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власть над членами своей семь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какие-то права у женщины были,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она являла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ю мужа. Хотя и жена, и муж имели право на развод, у мужа эти права были несравнимо шире, а жена обязана была хранить верность супругу 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аже овдовев, она не могла заключать договоров, вести денежные дела, ставить свою подпись – все делалось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опекуна<sup>171</sup>.

Ветхий завет также запрещает адюльтер (Исх. 20:14, Втор. 5:18),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я за него смертную казнь (Лев. 20:10) для прелюбодея и прелюбодейки, на практике не применявшуюся из-за сложности доказывания факта адюльтера. Адюльтер, именно как связь с замужней женщиной, запрещен Торой, но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и у мужчины-иуде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 нарушая иные аспекты еврейск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вступить в интим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женщиной, не являющейся его женой. Еврейский закон запрещает мужчине продолжать жить с неверной женой, и он обязан развестись с ней. Согласно иудаизму, Семь законов потомков Ноя, запрещающие пол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чужой жено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на вс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sup>172</sup>.

В Библии термин «прелюбодеяние» следует отличать от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го понятия «блуда», который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супруж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вовлеченного лица (лиц). Новый Завет, восприняв запрет в Десяти заповедях, осуждает супружескую измену (1Кор. 6:9-18; Еф. 5:3-5).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Мф. 5:28)

---

<sup>171</sup> Указ. соч.

<sup>172</sup>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URL: <http://ru.wikipedia.org/wiki/>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8.07.2014).

говорил: «Я говорю вам, что всякий, кто смотрит на женщину с вожделением, уже прелюбодействовал с нею в сердце своем». Кроме того, «всякий, разводящийся с женою своею и женящийся на другой, прелюбодействует, и всякий, женящийся на разведенной с мужем, прелюбодействует» (Лук. 16:18; Марк. 10:11-12). В Евангелии от Иоанна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Христос простил женщину, обвиняемую в супружеской измене (Ин. 8:1-11). В частности, Апостольскими правилами, Студийским и Иерусалимским уставами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о наложение на совершившего адюльтер строгой эпитимии вплоть до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отлучения от Церкви. При всем при этом именно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в Новом завете как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исключение при запрете на развод супругов (Мф. 5:32)<sup>173</sup>.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неверность – одна из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ей измены, имеющая м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о которых стоит поговорить отдельно. Стоит, ибо все же нельзя ставить знак тождества между измено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подлостью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с другой, есл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супруж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Жизнь семьи сложнее, богаче, долше, и лишь маленькую, хотя и существенную, часть ее составляют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лов. Быт,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семьи, воспитание детей,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и и друзьями – все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о под угрозу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случае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супругов к проблеме «верность – измена». А значит, и страдать будут невинные. Вообще,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ложную тему семьи и в прошлые, и в сегодняшние дни.

---

<sup>173</sup> Указ. соч..

#### 7.4.1 Супруж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емейном счастье» Л.Н. Толстого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постоянно исследуются жен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включающие в себя семью и брак, любовь и похоть, секс и мораль. Женский род в е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живет в обычной семье или обществе без особого фона. Заметим, что в контексте гендерных проблем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немного скрывают мужск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ой, а Лев Толстой ясно выражает, что женский род должен играть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ую роль в обществе, где доминируют мужчины. Читатели и критики писателя считают, что его героиня подчинена мужчине, исполняла роль жены и воспитателя детей. Так,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женщин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являют собой помощника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мужской роли в борьбе мужчин в области политик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sup>174</sup>. Писатель сам признает, что жена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мужу и детям без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самоценности. Это находит св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новелле «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в 1859 г.

Семнадцатилетняя героиня новеллы Маша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родителей живет со своей нянькой и сестр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помощи приятеля отца – 35-летнего Сергея. Потом Маша влюбилась в Сергея, который был ей и отцом, и учителем, и вышла замуж за него. Месяца через два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Маше стало скучно, она начала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ечеринк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жизнь стал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й, а душа – пустой.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ей надоела такая жизнь. Наконец она и Сергей с детьми возвратились в деревню, и стали жить просто и беззаботно.

---

<sup>174</sup> Babara Heldt, *Tolstoy's Path Toward Feminism //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

С такой супружеской жизнью Толстой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гласен. Для убеждения сво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Толстой написал эту новеллу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Ее героиня неосознанно и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слушается Сергея. Перед свадьбой она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а таким управляемым счастьем, это была цель ее жизни. В эт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находим следующую ремарку: «Все мои тогдашние мысли, все тогдашние чувства были не мои, а его мысли и чув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вдруг сделались моими, перешли в мою жизнь и осветили ее»<sup>175</sup>.

И все же это соображение вызывает сомнение у читательниц. Кажется, что Маша желает как-то изменить свой характер. В новелле Маша даже желает, чтобы время остановилось, чтобы летняя любовь не изменилась на осеннюю, и счастье не было под угрозой. «И мне (Маше) хотелось никогда не выходить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ки, не хотелось, чтобы приходило утро, не хотелось, чтобы разлетелась эта моя душевная атмосфера, окружавшая меня. <...> И каждая мысль была его мысль, и каждое чувство – его чувство. Я тогда еще не знала, что это любовь, я думала, что это так всег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 так даром дается это чувство»<sup>176</sup>.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Маша избрала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Толстой это нарочно организовал) и, осознавая свои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спросила у Сергея, почему дали ей свободу, которой она не умеет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Сергей дает на это такой ответ: «Всем нам, а особенно вам, женщинам, надо прожить самим весь вздор жизн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амой жизни; а другому верить нельзя. Ты еще

---

<sup>175</sup> Толстой Л.Н. 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 // Собр. соч. Т.3.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С. 82.

<sup>176</sup> Указ. соч. С. 83.

далеко не прожила тогда этот прелестный и милый вздор, на который я любовался в тебе; и я оставлял тебя выживать его и 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не имел права стеснять тебя, хотя для меня уже давно прошло время»<sup>177</sup>.

Наконец Маша уже на смогла беззаботно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состоянием своей матери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В ней с новой силой вспыхнула любовь к детям и отцу своих детей, заменившая ее любовь к мужу.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кончились, а старое чувство стало дорогим, невозвратимы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м.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лстого к созданным им женским образам вызывает у читателей-женщин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Писатель мастерски может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ать внутрен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женщины, мощными мазками изобразить обычное событие (сватовство,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брак), логичн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писать траг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 умышленное убийство). Та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льзуется особым доверием читателей, читатели даже попадают в западню его 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водов и построений<sup>178</sup>.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его героини часто имеют две судьбы: обычную и трагическую. Например, Наташа в романе «Война и мир» и Китти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их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жизнь была обычной; но Анна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бросилась на рельсы, чтобы покончить жизнь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а на жизнь жены в романе «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 даже посягали. Эти события были трагичными, «крайними», но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омпозиция) каждого сюжета в романах кажется логичной. Но есть и другой пример: Катюша Маслова в роман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

---

<sup>177</sup> Указ. соч. С. 145.

<sup>178</sup> Babara Heldt, *Tolstoy's Path Toward Feminism //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

была беременна, ее покинул любовник, она хотела броситься на рельсы с целью самоубийства, но неожиданно, когда ребенок в животе задвигался, она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самоубийства. Здесь Толстой успешно убедил читателей в том, что жизнь Масловой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изменилась. Этот писательский прием Толстог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похож н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но именно он заставляет читателей поверить 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ю и его нравственным принципам.

#### 7.4.2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Л.Н. Толстого

Одно из величайших творений Л.Н. Толстого – рома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написано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1873-1877).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емейный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но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роман, который отобразил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Перемены, произошедши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еликих реформ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рестьян от крепост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ризис дворянства как сословия, урбанизация,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профессий и проч.), сопровождаемые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идеалы которой проникали в общество через роман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а также развитием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ивели к необратимой «ломке» института брака, который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нового класса – буржуазии – претерпел коре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sup>179</sup>.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XVIII и XIX вв. в семье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лась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овь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ью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элитой, которые осознавали, что именно семья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которых держалась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

<sup>179</sup> Заламбани М. Институт брака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URL: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11/112/z12.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6.07.2014).

Модель брака, описанная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запечатлена в момент кризиса, переживаемого этим институтом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столетия. Речь идет о браке по договору, а не по обоюд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молодых, устраиваемому двумя семействам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торговой сделки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между ними, скрепляемому брачными узами: «На первом месте при заключении брака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е чувства или даже не интересы жениха и невесты, а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емей, поскольку брак являлся соглашением не двух человек – жениха и невесты, а двух семей, двух родов.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к браку был типичным для дворян, начиная от бедных и кончая титулованными 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и особами»<sup>180</sup>.

В «Анне Карениной» сущность брака по расчету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в словах Каренина, когда он мысленно готовится к разговору с женой, узнав о ее измене: «И в голове Алексе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сложилось ясно все, что он теперь скажет жене. <...> «Я должен сказать и высказать следующее: во-первых, объяснение зна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и приличия; во-вторых,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значения брака; в-третьих, если нужно, указание на могущее произойти несчастье для сына; в-четвертых, указание на е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несчастье»»<sup>181</sup>.

В роман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описание брач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действовавшего в среде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через различные формы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модели брака на примере трех супружеских пар: Долли и Облонского, Кити и Левина, Анны и

---

<sup>180</sup> Миронов Б.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Т. 1. С. 259.

<sup>181</sup> Толстой Л.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Собр. соч. в 22-х т. Т. 8.*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С.161-162.

Каренина. Внешни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первой супружеской четой и второй не должны вводи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если Долли и Обло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воплощают в жизнь договорную модель брака, то Кити и Левин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ее «идеа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над которым точно также властвуют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е законы, определяющие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 мышления Левина, который Кити пассивно принима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Анны и Карени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последнюю веху, переломный момент и безвозвратный уход от такой формы брака. Во всех случаях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й семье, главой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отец семейства: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диспозитивом»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власт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культурном планах.

Значение бра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закрепляется строгим церемониалом. Он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ряд сложных правил сватовства, встречи жениха и невесты, обручения, обряда бракосочетания и т.д. В романе автор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ал эти обряды. Нет смысла их излагать. Однак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утверждает Б. Миронов,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е начало лежит в основе этого обряда и сам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брака по расчету<sup>182</sup>.

Законы, регламентирующие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ые внутрисемей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лись на власти главы семьи, на институте майората, на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церковно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в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брачно-семей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норм и определяли эту форму семьи в категориях авторитарности, повиновения, сыновнего и дочернего долга и родительск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

<sup>182</sup> Миронов Б.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Т. 1. С. 259.



разграничивало сфер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ужчин и женщин, вверяя мужчине соци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ую сферы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а женщине – домашнюю и бытовую. По сути, брак переводил женщину из подчинения самовольному отцу в подчинение самоуправному мужу: ее уделом становилась роль верной жены и добродетельной матери, беспрекословно выполняющей волю супруга<sup>183</sup>. 107-я стать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код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гласила: «Жена обязана повиноваться мужу своему, как главе семейства, пребывать к нему в любви, почтении и в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м послушании, оказывать ему всякое угождение и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 как хозяйка дома»<sup>184</sup>.

Этим же законом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роль главы семейства, в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которого входит забота о семье и ее содержание: «106. Муж обязан любить свою жену, как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свое тело, жить с нею в согласии, уважать, защищать, извинять ее недостатки и облегчать ее немощи. Он обязан доставлять жене пропитание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воей»<sup>185</sup>.

Ссылаясь на эти статьи, историк П.В. Безобразов утверждает: «Тон меняется, когда от муж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 переходит к жене, и это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приведенные статьи действующего Свода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почти буквальное повторение стари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их времен, который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осит на себе явные следы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и взглядов Домостроя»<sup>186</sup>.

---

<sup>183</sup> Указ. соч.

<sup>184</sup> Свод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10). Т. 10. С. 12. URL: <http://civil.consultant.ru/reprint/books/21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1.07.2014).

<sup>185</sup> Указ. соч.

<sup>186</sup> Безобразов П.В. О правах женщины. М.: Рассвет, 1895. С. 2.

Кроме того,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сис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Западом была развита слабо; функция воспитан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лностью делегировалась семье. Это приводи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семья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все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и действенным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Как светская, так и церковная власть преследуют одинаковую цель: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семь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изнавая брак как священное таинство, передает вопросы брака и развода в ведение церкви, которая через Святейший синод принимает решения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сроках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развода<sup>187</sup>.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асторжение брачного союз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осуществимым,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статья 103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кодекса вменяла в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супругов совместное проживание под одной крышей, что делает недостижимым ф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сожительств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для женщины, даже в случаях насилия и жесток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с ней<sup>188</sup>. Развод по взаим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супругов признается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м догмам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религии, а также вредным дл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моральных устоев, и 46-я стать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кодекса налагает на нег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запрет: «Самовольное расторжение брака без суда, по одному взаим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супругов, ни в каком случае не допускается. Равномерно не допускаются и никакие между супругам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ли иные акты, заключающие в себе

---

<sup>187</sup> Со времен Петра I и вплоть до 1805 г. решения, связанные с вопросами развода, принимались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епархиальной властью; с 1805 г. все дела о развод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ступали на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Синода. Устав Духовной консистории 1841 г. и Указ о делах брачных 1850 г. определяют правила церковно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по брачным делам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ветской юрисдикци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см.: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Курс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права. СПб.: Тип. А. Краевского. 1871. Т. 2. С. 75).

<sup>188</sup> Безобразов П.В. О правах женщины. М.: Рассвет, 1895. С.3-8.

условие жить им в разлучении, или же какие либо другие, клонящиеся к разрыву супружеского союза»<sup>189</sup>.

Если у супругов было прелюбодеяние, Святейший синод все равно пытался всячески избегать расторжения брака. Част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ой разводу было разлучение, при котором супруги проживали раздельно, официально состоя в браке. Но не только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кодекс ожесточенно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 разводу – в этом ему содействовал кодекс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Сочетание этих кодексов определяет жизнь и поведение Каренина в романе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Измена жены ставит его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дуэль или развод. Так как он не может похвастаться военной сноровкой Вронского, Каренин выбирает второй вариант, однако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что развод допуск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в случае уличения виновников прелюбодеяния на мест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вит под угрозу его честь и приводит к тому, что он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и от развода: «Обсудив и отвергнув дуэль,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ратился к разводу.

<...> В своем же случае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идел, что достижение законного, то есть такого развода, где была бы только отвергнута виновная же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Он видел, что сложные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в которых он находился, не допуска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ех груб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которых требовал закон для уличени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и жены; видел то, что известная утонченность этой жизни не допускал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эт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если б они и были, что

---

<sup>189</sup> Свод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10. С. 5. URL: <http://civil.consultant.ru/reprint/books/21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1.07.2014).

применение эти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уронило бы его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более, чем ее.

Попытка развода могла привести только к скандаль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который был бы находкой для врагов, для клеветы и унижения его высо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 свете»<sup>190</sup>.

Каренин решает в пользу сохранения «status quo».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иса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брака по расчету, допуская прелюбодеяние одного из супругов при условии, что оно скрывается от общества, Каренин решает предложить жене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небра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Я должен объявить св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 обдумав то тяжел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которое она поставила семью, все другие выходы будут хуже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чем внешнее status quo (преж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что таковое я согласен соблюдать, но под строгим условием исполнения с ее стороны моей воли, то есть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 любовником»<sup>191</sup>.

Именно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бесстыдство Анны, которая нарушает общепринятые 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нормы, утверждая тем самым новую мораль,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чувствах, и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ужа.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он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откажется от предложенного Карениным развода.

Сюжетная роль развода, от которого Анна сначала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и которого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она так сильно жаждет, который вначале великодушно предлагает

---

<sup>190</sup> Толстой Л.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Собр. соч. в 22-ти т. Т. 8.*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С.310.

<sup>191</sup> Указ. соч. С. 311.

ей Каренин и в котором он ей затем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тказывает, отраж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ил между супругами, но и реаль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порядки оказывают на менталитет и жизнь людей. Даже бесстрашная Анн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общества вынуждена поступиться своим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ми и молить о разводе, которы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ля нее «вопросом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что явствует из разговора между Карениным и Облонским: «Она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все твоему великодушию. Она просит, умоляет об одном – вывести ее из то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 котором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Она уже не просит сына.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ы добрый человек. Войди на мгновение в 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опрос развода для нее, в ее положении, вопрос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sup>192</sup>.

Однако установки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столько прочно укоренились в сознании Каренина, что он не оправдывает ожиданий Анны. Решение мужа вызывает у Анны взрыв ненависти к нему. Она считает его бездушной машиной, не думающей о том, что у нее есть душа и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любви. Положение Анны загнано в угол. Она не в силах променять свое нынеш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любовницы, бросившей мужа и сына и заслуживающей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езрения.

Сохраняющаяс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й мучительна и для Вронского, в глубине души любящего порядок и имеющего незыблемый свод правил поведения. Он впервые в жизни не знает, как вести себя дальше, как привести свою любовь к Анне в согласие с житейски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В случае

---

<sup>192</sup> Толстой Л.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Собр. соч. в 22-ти т. Т. 9.*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С.316.

соединения с нею он вынужден будет выйти в отставку, и это тоже непросто для него: Вронский любит полковую жизнь, пользуется уважением товарищей; к тому же он честолюбив.

В атмосфере общества тогдаш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судьбы Анны и Вронского обречены. Страсть разрушает жизнь Анны. Тема страсти связана с тем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с колесами, под которыми погибнет Анна.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для Толстого – это знак того, что вторглось в жизнь и развязало таившиеся страсти<sup>193</sup>.

Анна виновата не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любит, а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в свою любовь обществу,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хочет, чтобы общество ее признало. Казнью Анны является «афронт» – ее появление в театре, где с ней не хотят сидеть рядом дамы «прилич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еустроенном морально обществе, среди обломков семей, Толстой, призывая имя бога, говорит о небесных карах для той, которая не захотела жить сразу с двумя – мужем и любовником. Он защищает не обычное, а сверхобычное, ту семью, для которой жертвуют свободой, которую он хочет сам создать. Мечта о женщине, которая понимала бы любую мысль, понимала бы любовное слово по одной букв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а в романе<sup>194</sup>.

Анна – женщина, котор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нимает все. В сцене, когда Анна больна родильной горячкой и все уверены в ее смерти, Алексей Каренин

---

<sup>193</sup> Шкловский В. Лев Толстой. URL: <http://www.litmir.net/br/?b=197077&p=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8.07.2014).

<sup>194</sup> Указ. соч.

прощает Алексея Вронского. Эта сцена подымает Каренина. Но выше обоих Анна. Она по-новому понимает мужа и видит в нем человека. Вронский пытается покончить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Каренин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сво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и заслоняется религией. Анна одна платит за вину обоих.

Хотя Толстой сожалеет о своей героине, он все-таки сохраняет мораль семьи. Он писал историю семьи, гибнущей из-за нарушения женщиной семейного долга.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виновата и кончила свою жизнь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а Каренин и Вронский для Толстого невиноваты. В конце романа жизнь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стылой для Вронского; его мучает никому не нужное, но неизгладим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Он уезжает добровольцем на войну с турками в Сербию; Каренин берет к себе его дочь. Анна единогласно признается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м страсти, чувств, лишаящих рассудка, но ее поступки вызывают неодобр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 7.4.3 Специфика женоненавистничества в повести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Л.Н. Толстого

Повесть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написанная в 1889 г., является, по сути, «антироманом». Такую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не легк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итателям, это не то же, что и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любовь, которая приводит к счастью, здесь, наоборот,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то, как начинается отвращение и неприязнь между супругами, заканчивающееся убийством любви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ревнивый муж сомневается в

верности своей жены. В книге со всей полнотой описана причина мужской ненависти к женщине, вызывающая пессимистический и печальный вздох.

На самом-то деле сюжет этой повести не важен, гораздо важнее покаяние убийцы Позднышева, которое оказалось особенным, специфичным. Он рассказал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кошмарную сказку, в которой выразил свой взгляд на мир. Каждый фрагмент своей исповеди (сказки) (такой, как сватовство,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брак, ненависть супругов, измена жены) он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 изложением своего мнения или переходит на другие темы разговора. Речь может идти о равноправии мужчин и женщин, порабощении и свобод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и женщин, психических болезня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любви полов, о плоти и чувствах, попустительств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и, религии, контрацепции, злодействе и совести, супружеской любви,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внебрачной любв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и т.д. Поэтому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е и ее любовнику либо к ее мужу, который убил свою жен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м. Сам Толстой даже добавил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э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выразил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мужчинам и женщинам.

Как выше отмечалось, в повести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ражается мужска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женщинам. В своей повести Толстой не хочет делиться никакими точками зрения с читателями-женщинами, в этой книге героиня повести – жена Позднышева – даже не имеет имени, жене ставят в упрек страш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ее мужа, а заговорила она только в сердитом диалоге. В повести к ней относятся, как к животным, у нее нет своих мыслей, у не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теря речи»,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опровергать обвинение, сомнение, убийство своего мужа. Читатели этого не понимают, они не видят



прелюбодеян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ею. Она прост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а с учителем музыки, они вместе играли, но именно это ее муж считает изменой, и за это убил ее. Она до самой смерти не прощала мужа и не принимала от него никаких извинений.

Но она – не нежный ангел, а злая баба, выражающая злоречием свою ненависть к мужу и св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возмездию с помощью детей: «Я подошел вплоть. Она с трудом подняла на меня глаза, из которых один был подбитый, и с трудом, с запинками проговорила: – Добился своего, убил... – И в лице ее, сквозь физические страдания и даже близость смерти, выразилась та же старая, знакомая мне холодная животная ненависть. – Детей... я все-таки тебе... не отдам... Она (ее сестра) возьмет... <...> – Прости? Все это вздор!... Только бы не умереть!... – вскрикнула она, приподнялась, и лихорадочно блестящие глаза ее устремились на меня. – Да, ты добился своего!... Ненавижу!... Ай! Ах! – очевидно, в бреду, пугаясь чего, закричала она. – убивай, убивай, я не боюсь... Только всех, всех, и его. Ушел, ушел!»<sup>195</sup>.

У Толстого везде и повсюду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мизогинию. Например, Толстой не дает женщинам шанса высказ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Так, в начале данной повести некая госпожа спорила в поезде с Позднышевым о любви и свадьбе, но она выражала свою мысль только с помощью своего мужа. Это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намек на то, что у женщины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ло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она не умеет четко выражать свое мнение, и потому ей необходима помощь мужчины, чтобы высказать свою мысль.

---

<sup>195</sup> Толстой, Л.Н.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 *Собр. соч. Т. 1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С.250-251.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книге нигд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айти описание добр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порядоч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Видимо, писатель считает, что женщины с детства учились наряжаться и соблазнять мужчин, вызывать половое возбуждение у мужчин,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 им, наруш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ть над миром. Толстой ясно показывает, как женщина теряет свою добрую и сердечность, стремится к накопительству и господству в муж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Об этом Позднышев подробно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в девятой главе данной повести. В этой главе женщину сравнивают с евреем на финансовом рынке. В тексте читаем: «<...>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то, что женщина доведена до самой низкой степени унижения,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 что она властвует.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евреи, как они своей денежной властью оплачивают за свое угнетение, так и женщины. «А,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мы были только торговцы. Хорошо, мы, торговцы, завладеем вами», – говорят евреи. «А,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мы были только предмет чу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поработим вас», – говорят женщины. Не в том отсутствие прав женщины, что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вотировать или быть судьей – заниматься этими делами не составля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ав, – 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в половом общении быть равной мужчине, иметь право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мужчиной и воздерживаться от него по своему желанию, по своему желанию избирать мужчину, а не быть избираемой. Вы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это безобразно. Хорошо. Тогда чтоб и мужчина не имел этих прав. Теперь женщина лишена того права, которое имеет мужчина. И вот, чтоб возместить это право, она действует на чувственность мужчины, через чув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коряет его так, что он только формально выбирает, а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выбирает она. А раз овладев этим средством, она уже злоупотребляет им и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страшную

власть над людьми»<sup>196</sup>.

Другой, не менее спор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эту же проблему,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90% товаров, поступающих на рынок, являются предметами роскоши и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женщинам. Сотни тысяч людей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стараю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изо всех сил для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любых требований женщин. «Женщины, как царицы, в плену рабства и тяжелого труда держат 0,9 род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sup>197</sup>.

Еще одна спорная тема в данной повести касается детей, которых женщина кормит грудью. Толстой возражает против аборт, контрацепции, он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тому, что женщина не желает иметь детей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Он не согласен и с тем, что мать не кормит детей грудью. В главе XVI говорится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возникающих между матерью и детьми: «Дети – мученье, и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атерей так прямо и чувствуют и иногда нечаянно прямо так и говорят это»<sup>198</sup>. Они не хотят иметь детей от страха того, что дети их могут болеть и умирать; не хотят их кормить, если уж родил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е привязаться к ним и не страдать.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доставляет им ребенок, все-таки пересиливается страхом и неудобствами, которые при этом возникают. Взвесив все выгоды и невыгоды,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от рождения детей,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невыгодно и потому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 иметь детей. И женщины это прямо, смело говорят, воображая, что эти чувства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них от любви к детям, чувства хорошего и похвального, которым они гордятся. «Они не замечают того, что этим рассуждением они прямо

---

<sup>196</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8-199.

<sup>197</sup> Указ. соч. С. 199.

<sup>198</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4.

отрицают любовь, а утверждают только свой эгоизм»<sup>199</sup>.

Однако, обсуждая эту проблемы, автор высказывает все это с муж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ужчины, кажется, не понимаю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атери к детям вследствие мужской физиологии. Кроме того, автор использует нелепую метафору, сравн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матерью и детьми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возникающими между курицей и цыпленком: влечение к детям, животна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кормить, лелеять, защищать их – была, как она и есть у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женщин, такой же, как курица кормит и защищает цыпленка. Но он умер, тогда курица поквохчет, потом перестанет 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жить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о автор при этом не замечает того, что есть у животных –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оображения и рассудка. Уж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как растить, воспитывать детей, то следует помнить, что женщина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слышит и читает бесконечно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и постоянно изменяющиеся правила, а, между тем, дети заболели, и это для женщины совершенный ад. Она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врачу. Автор будто не понимает великой мате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критиковать: «Ведь если бы она была совсем животное, она так бы не мучалась; если же бы она была совсем человек, то у ней была бы вера в бога, и она бы говорила и думала, как говорят верующие бабы: «Бог дал, бог и взял, от бога не уйдешь». Она бы думала, что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как всех людей, так и ее детей, вне власти людей, а во власти только бога, и тогда бы она не мучалась тем, что в ее власти было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болезни и смерти детей, а она этого не сделала»<sup>200</sup>.

Заметим, чт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родственные чувства

---

<sup>199</sup> Указ. соч.

<sup>200</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6.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но не в такой форме, когда мать беспокоится о болезни своих детей. Отец также выказывает аналогичные чувства, и эти чувства относя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к женщине, но и к мужчине. И мужчины также мучаются, и поведение у них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ое же.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феминисты редко критикуют эту повесть. Вероят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Толстой также критикует и мужчин. Источник мизогинии следует искать в муж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реде. Писатель осуждает мужчин,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женщин в угоду себе. Так, Позднышев говорит: «Возьмите всю поэзию, всю живопись, скульптуру, начиная с любовных стихов и голых Венер и Фрин,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женщина есть орудие наслаждения»<sup>201</sup>.

Толстой возражает и против того, что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женщины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измен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ой и женщиной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 тексте есть такие слова: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женщины будет всег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взгляду на нее мужчины»<sup>202</sup>. Другими словами, писатель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ло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ена взгляда мужчин на женщин и женщин самих на себя»<sup>203</sup>. В этом пункте Толстой был прав, но далее в повести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женщина должна принимать целомудрие за высшую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решения опис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ак оказалось, источник греха приводит к женскому целомудию, а не к мужск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онце повести «Крейцера соната» Позднышев, который посягал на

---

<sup>201</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0.

<sup>202</sup> Указ. соч.

<sup>203</sup> Указ. соч. С. 211.

жизнь своей жены, не признал своей ви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обществе таког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еступника прощают и выпускают. Наконец он уехал не из-за убийства,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в жизни. Однако такой конец, описанный автором повести, вызывает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у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читателей-женщин.

## **7.5 Старуха-чародейка, Ведь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В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часто воплощаются в образе ведьмы. В религии ведьма передает свою душу демону и с ним общается. В 1484 г. после увещаний Генриха Инститориса Крамера, автора «Молота ведьм», папа римский Иннокентий VIII издал буллу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души»), направленную против ведьм, которая стала причиной мног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инквизиции в странах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Европы.

«Молот ведьм», написанная в 1487 г.,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увиде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люде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ощутить 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натизм, а также алчность многих судей инквизиции. «Молот ведьм» подробнейш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казывает, кто такие ведьмы и как их распознать, как на них охотиться и добывать из них признания, какие меры наказания применит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вшись по всей Европе, этот труд в первые же годы его издания стал приговором для сотен невинных людей. Основными задачами «Молота» был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доводов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колдовств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тех, кто сомневался в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что женщины колдуют чаще мужчин, а также обучение магистратов способам обнаружения ведьм и

процедура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их виновности. В указанном трактате женщина считается зачинщиком гнусного колдовства и коварной интриги, «прирожденным дьяволом», «природным злом», «катастрофой»<sup>204</sup>.

«Большая охота» на ведьм началась в середине XVI в. и продлилась примерно 200 лет. На этот период приходится около 100 тысяч процессов и 50 тысяч жертв.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жертв был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Германии, Швейцарии, Франции и Шотландии,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охота на ведьм затронула Англию, Италию и Испанию. Принято считать, чт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лигией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в 988 году. Однако христианизацию русских земель нельзя свести к единовременному акту,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дл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сведения о ней порой принимают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ую окраску. Даже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христианизации Руси, когда все ее население стало ходить в церкви,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охранялось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двоеверие –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элементов языческих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и тесное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их в сознании верующего. Двоеверие стало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рус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и также дожило в Росси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тремясь стереть из памяти народа языче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 церковь постановляла отмечать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праздников в дни языческих торжеств.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раздники стали «смешанным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сегда боролась и борется сейчас с двоеверием. Веру в приметы священники называют бесовством; грехом считаются и другие

---

<sup>204</sup> David D. Glimore, *Misogyny: The Male Mal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109.

проявления язычеств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русским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передаются эти бесовские верования, и борьба с ними имеет мало успех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есть тема, почти не тронутая критиками и, кажется, не прочувствованная читателем. Это тем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нечисти и прочей неведомой силы. Стоит чуть-чуть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ся, и вспоминаютс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и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бесы, русалки, водяные, упыри, домовые, лешие, черти и прочая «нежить», давно и прочно поселившаяся в поэтических строках,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романов, повестей, рассказов и очерков – от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до М.А. Булгак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атронула, однако, лишь самую малос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богатого пласта наро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 мира н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но очеловеченног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неведомого и знакомо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и полезного, чужого и своего.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находятся в тесной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немалой степени определялось ее связью с народной (фольклор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Характер, тип связей, удельный вес фольклорного начала менялись от эпохи к эпохе, зависели от твор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писателя, от событий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йны,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рост город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и т.п.) или мест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о сам процесс взаимовлияния, взаимообогащ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фольклора в России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ерывался.

Поскольку народ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обряды, предания, суеверия, заговоры, отчасти анекдоты и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рии, составлявшие неотъемлемую час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баз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паралле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миру нечистых духов, одушевленных сил



природы – низш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проникла и на страницы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Еще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образы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бесов, дьяволов, чертей, водяных, лесных, домашних духов, но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ибегала к ним 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целях.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поэты, публицисты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лись чтением и изучением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сами занимались собирательской работой, ч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аходило отраж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Нередко писательские записи пополняли собрания известных фольклористов, этнографов. Традиция эта сохранялась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XIX в., когда создавались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В. Даля, П. Киреевского, П. Шейна и друг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фольклора.

Именно к этой эпохе относятся труды В.И. Даля. Хотя 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основном, его труды не относятся, все же он заслуживает упоминания как собиратель, издатель, извест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 все-таки, как и писатель в том числе. Основные его труды – «Пословиц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включали немало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н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ей же посвящен и отдельный очерк «О поверьях, суевериях и предрассудках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котором поднят такой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как разделение массы суеверий на ложные, «от темноты», и истин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 собой способ познания мира, тайн природы. В названном очерке из пятнадцати главок семь повествуют о персонажах рус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это домовый, водяной, моряны, оборотень, русалка, ведьма и

привидени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Даль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бегал к подобному материалу.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рассказы «Колдунья», «Упырь (украинское предание)», «Медведи» и «Сказку о похождениях черта-послушника»<sup>205</sup>.

В одной из первых русских комических опер «Мельник – колдун, обманщик и сват», автор А.О. Аблесимов смело вынес на сцену, «нра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 которых важнейшее место занимаю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нечистой силе. Другим известным писателем был Н.С. Лесков. Его называли самы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з пис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 «Лескова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признают самым русским из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 который всех глубже и шире знал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таким, каков он есть»<sup>206</sup>. В его духовно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емалую роль сыграла укра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оторая стала ему близка за восемь лет киевской жизни в юные годы. Его роман «На ножах», который был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1871 г., показал, насколько полны и точны были знания писателя о русской нечисти.

Такого р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народн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зато есть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писаний нечисти, излагаемых,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ерсонажами –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простонародья, потому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достоверных, почерпнутых «из первых рук». Отношение писателей, поэтов, критиков к этому пласту наро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было отнюдь не одинаковым. Кто-то откровенно умилялся детскости, наивности народ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охранившего ц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мир и древние, языческие

---

<sup>205</sup> Мозговая С.Г. Духи природы в фольклор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URL: <http://www.paganism.ru/spirits.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7.2014).

<sup>206</sup> Лесков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собр. соч. / Lib.Ru: Классика. URL: [http://az.lib.ru/l/leskow\\_n\\_s/](http://az.lib.ru/l/leskow_n_s/)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7.2014).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М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 было мал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в которых автор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касается темы ведьм. Но многие писатели в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спользуя образы ведьмы, писывали негативные женские персонажи.

Самым извест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ведьм в рус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и сказках является Баба Яга, описанная нами в предыдущей главе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Чаще всего, она была воплощением смерти и доминировала над загробным миром. В мифологии и сказках также появляется ведьма,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звана чародейкой, волшебницей. Это бывает очар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лодая вдова, а также жирная старая баба. Она может заранее знать, предсказать, лечить болезни, очаровать людей черной магией.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он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живые организмы или в человека-невидимку. Она даже превращ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животных с помощью зеленой веточки, палки или плетки, одев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звериную шкуру или надевает на человека заколдованный пояс. Такой заколдова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снова в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при износе пояса. Ведьма также летает на человеке до того, что он выбивается из сил и падает без сил<sup>207</sup>.

Образы Бабы Яги и ведьмы часто изображаютс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твечающими мужскому взгляду, как «злая старуха», например, старая графиня в повести А. С. Пушкина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старуха-процентщица Алена Ивановка в романе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Мотив

---

<sup>207</sup> Шуклин В. Русский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1. С. 47-49.

убийства жуткой старухи возникае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задолго д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и наказани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нтересно как бы случайное появление этого мотива в повести Лермонтова «Вадим»<sup>208</sup>. Повесть Лермонтова во многом предваряет этот роман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деей сверх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ому «все дозволен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Вадиму, герою повести Лермонтов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ичего не стоит переступить через трупы: он наблюдал, как по его приказу убивают юных девушек и их старого отца. По ходу действия Вадиму нет никакой нужды убивать старуху-нищенку: если бы он ее не убил, сюжет повести ни в чем существенном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бы<sup>209</sup>.

Во внешности старухи проскальзывают некоторые черты, напоминающие описание Яги у В.Я. Проппа: «...он хотел идти далее, но костистая рука вдруг остановила его за плечо... он обернулся – и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е зрелище представилось его глазам: старушка, низенькая, сухая, с большим брюхом, так сказать, повисла на нем; ее засученные рукава обнажили две руки, похожие на грабли. И полусиний сарафан,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из тысячи гадких лохмотьев, висел криво и косо на этом подвижном скелете. Выражение ее лица поражало ум какой-то неизъяснимой низостью, какой-то гнилостью, свойственной мертвецам, долго стоявшим на воздухе; вздернутый нос, огромный рот, из которого вырывался голос резкий и странный, еще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чили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глазами нищенки! Вообразите два серые кружка, прыгающие в узких щелях, обведенные красными каймами; ни ресниц, ни бровей!... и при всем этом взгляд, тяготеющий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души, производящий во всех членах болезненное

---

<sup>208</sup> Малаховская А.Н. Элементы обряда инициации в роман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07. С.204-211.

<sup>209</sup> Указ. соч.

сжимание!... Вадим не был суевер — но волосы у него встали дыбом»<sup>210</sup>.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этим описанием нищенки описание старухи-процентщицы в роман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кажется довольно сдержанным и реалистичным: «...жилица оглядывала из щели пришедшего с видимым недоверием, и только виднелись ее сверкавшие из темноты глазки. <...> Это была крошечная сухая старушонка, лет шестидесяти. С острыми и злыми глазками, с маленьким острым носом и простоволосая. <...> На ее тонкой и длинной шее, похожей на куриную ногу, было наверхено какое-то фланелевое тряпье, а на плечах, несмотря на жару, болталась вся истрепанная и пожелтелая меховая кацавейка»<sup>211</sup>.

В этом описании бросается в глаза сходство старухи с крысой, нигде не выговариваемое, 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мое каждым словом — и подтверждаемое запомнившимся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у восклицанием о том, что эта старуха «Лизавета палец со зла укусила; чуть-чуть не отрезали»<sup>212</sup>! И темная щель, из которой смотрят сверкающие «острые и злые» глазки, и острый нос — все это заставляет вспомнить именно это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е и подпольное, как бы из глубин подсознания выползающее животное, неумолимо напоминающее об изнаночном, подземельном мире.

Но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крысу похожа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ая старушонк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замечает в ней сходство и с еще одним животным. Точнее, с частью этого другого животного: шея старухи похожа на куриную ногу. Шея —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

<sup>210</sup>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2 т.* Лениздат, 1957. С.243.

<sup>211</sup>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Минск: Юнацтва, 1983. С.6-7.

<sup>212</sup> Указ. соч. С.63.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тела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именно на шею старухи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собирался обрушить свой топор<sup>213</sup>. «Куриная нога» заставляет вспомнить избушку на курьих ножках, но не только ее: она напоминает и о «костяной ноге» Бабы-Яги.

Такие же черты есть и у другой жуткой старухи: у старой графини из повести Пушкина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Графиня сидела вся желтая, шевеля отвислыми губами, качаясь направо и налево. В мутных глазах ее отражалось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мысли: смотря на нее,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качание страшной старухи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е от ее воли, но по действию скрытого гальванизма»<sup>214</sup>.

Герой этой повести, Германн, также, как Вадим и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иновником в смерти страшной старухи. Но сама старуха, умерев, перешагивает грань между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и мифом, превращаясь из существа реального в существо мифическое.

Кроме Бабы-Яги, многие писатели-мужчины, описывая негативные образы пожилых женщин, используют также и имидж горгоны Медузы. Например, в своем последне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Пошехон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М.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описал характерные черты жизни помещицкой усадьбы эпохи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мане рассказчик Никанор Затрапез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ринного пошехон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кого рода,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своем прошлом. В восьмой главе романа Никанор рассказал о младшей сестре отца Анфисе. Когда он слушал, что тетенька, еще будучи в девушках, зашипала до смерти данную ей в

---

<sup>213</sup> Малаховская А.Н. Элементы обряда инициации в роман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07. С. 210.

<sup>214</sup> Пушкин А.С. *Проза*. М.: Правда, 1985. С.218.

услужение девчонку, он вообразил, что тетенька была чудовищем: «Рассказы эти передавались без малейших прикрас и утаек, во всеуслышание, при детях,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сильно действовали на детск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Я, например, отроду не видавши тетеньк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ее чем-то вроде скелета (такую женщину я на картинке в книжке видел), в серо-пепельном хитоне, с простертыми вперед руками, концы которых были вооружены острыми когтями вместо пальцев, с зияющими впадинами вместо глаз и с вьющимися на голове змеями вместо волос»<sup>215</sup>.

Потом, когда Никанор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Анфисой, он опять изобразил тетеньку как горгону Медузу: «Это была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одряхлевшая, костлявая и почти беззубая старуха, с морщинистым лицом и седыми космами на голове, развевавшимися по ветру. Моему настроенному воображению представилось, что в этих космах шевелятся змеи....»<sup>216</sup>.

#### 7.5.1 Ведьма в повести «Вий» Н.В. Гогол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ерсонажи этих ведьм и чудовищ, в основном, были пожилыми женщинами. Редко бывает, что такой персонаж бывает прекрасной и молодой женщиной, какой была Маргарита в романе М.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1966-1967). Маргарита получила могущество от Воланда, открыла мастеру дорогу к творчеству, способствуя совершенному результату романа.

Н.В. Гоголь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писателей-мужчин, которые владеют

---

<sup>215</sup>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Е. Пошехон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Т. 3.* М.: Альда,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С. 107.

<sup>216</sup> Указ. соч. С. 109.

методами описания ведьм. Например, повесть «Вий», ранее входящая в сочинение «Миргород», изображает философа Хома Брута,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грал борьбу с ведьмой и умер. Тема этой сказки названа именем дьявола, ее сюжетные лин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атмосферы волшебства и таин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омментариях автора Вий явился демоном из южн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со спускающим на землю веком, что привлекае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 изучению дан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который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был найден.

Сюжет повести таков: самое долгожданное событие для семинарии – вакансии, когда бурсаки (казеннокоштные семинаристы) распускаются по домам. Группами они направляются домой из Киева по большой дороге, зарабатывая пропитание духовным песнопением по зажиточным хуторам.

Три бурсака: богослов Халява, философ Хома Брут и ритор Тиберий Горобец, – сбившись в ночи с дороги, выходят к хутору. Старуха хозяйка пускает бурсаков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с условием, что положит всех в разных местах. Хома Брут уж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мертвецки заснуть в пустом овечьем хлеву, как вдруг входит старуха. Сверкая глазами, она ловит Хому и вспрыгивает ему на плечи. «Эге, да это ведьма», – догадывается бурсак, но уже несется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т катится с него градом. Он начинает припоминать все молитвы и чувствует, что ведьма при этом ослабевает. С быстротою молнии успеваает Хома выпрыгнуть из-под старухи, вскакивает ей на спину, подхватывает полено и начинает охаживать ведьму. Раздаются дикие вопли, старуха падает в изнеможении на землю – вот уже перед Хомой лежит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стонами молодая красавица. В страхе бурсак пускается бежать во весь дух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Киев.



Хому призывает к себе ректор и приказывает ехать в дальний хутор к богатейшему сотнику – читать отходные молитвы по его дочери, возвратившейся с прогулки избитой.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желание панночки: отходную по ней три ночи должен читать семинарист Хома Брут. Чтобы он не сбежал по дороге, прислана кибитка и человек шесть здоровых казаков. Когда бурсака привозят, сотник спрашивает его, где он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его дочкой. Но Хома сам этого не знает. Когда его подводят к гробу, он узнает в панночке ту самую ведьму.

За ужином бурсак слушает рассказы казаков о проделках панночки-ведьмы. К ночи его запирают в церкви, где стоит гроб. Хома отходит к клиросу и начинает читать молитвы. Ведьма встает из гроба, но н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черченный Хомой вокруг себя круг. Он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гроб, летает в нем по церкви, но громкие молитвы и круг защищают Хому. Гроб падает, позеленевший труп встает из него, но слышится отдаленный крик петуха. Ведьма падает в гроб, и крышка его захлопывается.

Днем бурсак спит, пьет горилку, слоняется по селению, а к вечер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задумчивее. Его опять отводят в церковь. Он чертит спасительный круг, читает громко и поднимает голову. Труп стоит уже рядом, вперив в него мертвые, позеленевшие глаза. Страшные слова ведьминых заклинаний ветер несет по церкви, несметная 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 ломится в двери. Крик петуха вновь прекращает бесов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 Ставшего седым Хому находят утром еле живого. Он просит сотника отпустить его, но тот грозит страшным наказанием за непослушание. Хома пытается бежать, но его ловят.

Тишина третьей адской ночи внутри церкви взрывается треском железной крышки гроба. Зубы ведьмы стучат, с визгом несутся заклинания, двери срываются с петель, и несметная сила чудовищ наполняет помещение шумом крыл и царапаньем когтей. Хома уже поет молитвы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сил. «Приведите Вия!» – кричит ведьма. Приземистое косолапое чудовище с железным лицом, предводитель нечистой силы, тяжелыми шагами вступает в церковь. Он приказывает поднять ему веки. «Не гляди!» – слышит внутренний голос Хома, но не удерживается и смотрит. «Вот он!» – указывает Вий на него железным пальцем. Нечистая сила кидается на философа, и дух вылетает из него.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кричит петух, первый прослушали духи. Они бросаются прочь, но не успевают. Так и остается навеки стоять церковь с завязнувшими в дверях и окнах чудовищами, обрастает бурьяном, и никто не найдет к ней теперь дороги.

Узнав об участии Хома, Тиберий Горобец и Халява поминают в Киеве его душу, заключая после третьей кружки: пропал философ оттого, что побоя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ученый Чжоу Цичао считает, что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имеет глубокий смысл. Старуха-ведьма и дочь сотника выражают две типичные черты разн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и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ними создают драматизм сказки. Хома борется с ведьмой в демоническом мире, с демоном Виём, даже с властью в реальном мире. Хома как 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е чужд чувствам и страстям, он сочувствует ведьме, когда читает молитвы по красивой дочери сотника и признает ее в старой бабе, которую он убил.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из-за выражения сочувствия к красоте и слабой борьбы со злом он наконец обрекает себя на гибель.

«Она лежала как живая. Чел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нежное, как снег, как серебро, казалось, мыслило; брови – ночь среди солнечного дня, тонкие, ровные, горделиво приподнялись над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а ресницы, упавшие стрелами на щеки, пылавшие жаром тайных желаний; уста – рубины, готовые усмехнуться... Но в них же, в тех же самых чертах, он видел что-то страшно пронзительное. Он 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душа его начинала как-то болезненно ныть,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вдруг среди вихря веселья и закружившейся толпы запел кто-нибудь песню об угнетенном народе. Рубины уст ее, казалось, прикипали кровию к самому сердцу. Вдруг что-то страшно знакомое показалось в лице ее.

– Ведьма! – вскрикнул он не своим голосом, отвел глаза в сторону, побледнел весь и стал читать свои молитвы.

Это была та самая ведьма, которую убил он»<sup>217</sup>.

Дочь сотника обладает могуществом ведьмы,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и в молодую красавицу, и в старую бабу, и в собачье чудовище, она мчится на человеке по полям с помощью черной магии, кусает людей и пьет их кровь. В этой повести не раз через роль казака выражаетс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старой женщине: «Когда старая баба, то и ведьма – сказал хладнокровно седой казак»<sup>218</sup>. «Ведь у нас в Киеве все бабы, которые сидят на базаре, – все ведьмы»<sup>219</sup>.

Кроме ведьмы в повести «Вий», Гоголь также описал ряд ведьм. Например, ведьмы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в повести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а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Вечер накануне Ивана Купала» (1830) и «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 (1831) действуют Баба-Яга, ведьма и русалка.

---

<sup>217</sup>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 соч. Т. 2. Миргород*.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С. 163.

<sup>218</sup> Указ. соч. С. 165.

<sup>219</sup> Указ. соч. С. 168.

Как обычно, в люб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зачастую отражаются взгляды и позиция автора. Но Гоголь редко напрямую выражает свое мнение и взгляды. Он полагает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между жизнью и фактом двухсторонним<sup>220</sup>, с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Гоголь также не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в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о читатели чувствуют недоверие Гоголя к женщине.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Гоголя на тему «Женщина», изданном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е» от 16 января 1831 г.,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ся, как Телеклес, юный ученик Платона, жалуется учителю, что ему изменила возлюбленная Алкиноя. Телеклес проклинает коварную природу женщины, и учитель его успокаивает.

Телеклес говорит, что женщи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адское порождение», жалуется на Зевса Олимпа, почему он с каменным сердцем мстил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миру, создает женщину<sup>221</sup>. «Адское порождение! Зевс Олимпиец! О! ты неумолим в своей ярости! Ты захотел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бичом на мир, ты извлек весь яд, незаметно разлитый в недрах прекрасной земли твоей, сжал его в одну каплю, гневно бросил ее светозарною десницей и отравил ею чудесное творение свое: ты создал женщину! Тебе завидно стало бедное счастье наше, тебе не желалось, чтобы человек источал вечное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из недр благодарного сердца; пусть лучше проклятие сверкает на преступных устах его... Ты создал женщину»<sup>222</sup>!

В этой одной из ранних своих статей Гоголь очень ярко выразил свое

---

<sup>220</sup> Гоголь и женщины. URL: <http://gogol.lit-info.ru/gogol/bio/gogol-i-zhenschiny.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07.2014).

<sup>221</sup> Гоголь Н.В. Женщина. URL: <http://feb-web.ru/feb/gogol/texts/ps0/ps8/ps8-143-.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07.2014).

<sup>222</sup> Указ. соч.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женщине.

Е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женщину также отражается и в проч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апример, в образе Улиньки – дочери генерала в поэме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молодой девушк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видели идеальный жен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 красивая, добрая, честная, почтительная, сострадательная, способна к самопожертвованию – воплощающий надежду на перевоспитание россиян и поддержку России. А замужняя или пожилая женщина в глазах Гоголя была дурацкой, пошлой и злобной.

參考文獻：

- Andrew, Joe. *Narrative and Desire in Russian Literature, 1822-184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Andrew, Joe. *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 Blamires, Alcuin ed., *Woman Defamed and Woman Defended: An Anthology of Mediev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 Bloch, R. Howard. *Medieval Misogyny and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Romantic Lo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Brain, James L. Witches and Wizards: A Male/Female Dichotomy? in *Denying Biology: Essays on Gender and Pseudo-Procreation*, ed. Warren Shapiro and Uli Link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pp. 75-88.
- Brown, Paula. *Highland People of New Guine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oole, Linda.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Sussex: Wheatsheaf, 1988.
- Counihan, Carole. Transvestism and Gender in a Sardinian Carniv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1-2. 1985.
- Delaney, Carol. Mortal Flow: Menstruation in Turkish Village Society, in *Blood Magic: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ed. Thomas Buckley and Alma Gottlie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75-93.
- Demos, John *Entertaining Satan: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ijkstra, Bram.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31.

- Freud, Sigmund. Medusa's Head, *Standard Edition* (1975), ed. James Strachey. Vol.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0.
- Gayle, S.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New York, 1975.
- Gilmore, David D. *Carnival and Culture: Sex, Symbol and Status in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Gilmore, David D.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 Gilmore, David D.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 Grosz, Elizabeth.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 Gurian, Michael. *Mother, Sons, and Lovers*. Boston: Shambhala, 1994.
- Harding, Susan. Woman and Words in a Spanish Village,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283-308.
- Heldt, Barbara.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Jackson, Jean E. Coping with the Dilemmas of Affinity and Female Sexuality: Male Rebirth in the Central Northwest Amazon, in *Denying Biology: Essays on Gender and Pseudo-Procreation*, ed. Warren Shapiro and Uli Link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pp. 89-127.
- Jukes, Adam. *Why Men Hate Women*. Charlotte: Baker & Taylor Books, 1997.
- Jung, Carl G. 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 in *Man And His Symbols*, ed. Carl G. Jung. USA: Dell Publishing, 1968. pp. 1-94.
- Kestner, Joseph A. *Mythology and Misogyny: The Social Discourse of*

-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lassical-Subject Painting*.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 Langness, Lewis L. Discussion, in *Man and Woman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ed. Paula Brown and Georgeda Buchbinder, Special Publications. Vol. 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76, pp. 96-106.
- Linke, Uli. Gendered differences, violent imagination: blood, race, n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 99. pp. 559-573.
- Marsh, Rosalind. "Introduction", in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d. Rosalind Mar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7.
- Marsh, Rosalind. ed.,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rsh, Rosalind.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d. by Rosalind Mar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uir, Edward.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Ortner, Sherry B.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67-88.
- Robyn, R. Warhol and Herndl, Diane Price eds. *Feminist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ubin, Gayle S.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ed. by Rayna Reit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1975.
- Slipp, Samuel. *The Freudian Mystique: Freud, Women, and Femin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olomon, Michael. *The Literature of Misogyny in Medieval Spain: The Arcipreste de Talavera and the Sp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packs, Patricia M. *Gossip*. New York: Knopf, 1985.
- Spiro, Melford. *Gender Ide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 Essay in Cultural Reprodu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traus, Nina Pelikan. *Dostoevsky and the Woman Question: Reading in the End of a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4.
- Walter de Gruyter. *Enzyklopaedie des Maerchens*. Band 9. Berlin, New York, 1999.
- Watson, Patricia A. *Ancient Stepmothers: Myth, Misogyny, and Reality*. Leiden: E.J. Brill, 1995.
- Wylie, Philip. *Generation of Viper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 Айвазова С.Г. Идеиные истоки же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1.
- Айвазова С.К. История феминизма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2. № 6.
- Андреев Д. *Роза мира*. – М., 1991.
- Артемов В.В. *Мифы и предания славян*.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12.
- Барабан Елена. Заметки на полях феминист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Журнал «Генде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9. <http://www.kcgs.org.ua/gurnal-009.s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13.07.03).
- Бараг А.Г. и Новиков Н.В.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 М.: Наука, 1984-1985.
- Барбара Хельдт, ed., Rosalind Marsh,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13.
- Беззаботная женщина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казка*. <http://hyaenidae.narod.ru/story2/066.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 Безобразов П.В. *О правах женщины*. – М.: Рассвет, 1895.

-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1982.
-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Статья девятая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кончание) // *Собр. соч.* Т. 6.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 Блок А. *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 <http://slova.org.ru/blok/div3/>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7.07.2012).
- Бобрикова Юлия. Все о Бабе-яге // *Словесница искусства.* <http://www.slovoart.ru/node/1064>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9.12.2013).
- Большакова А.Ю. Теория архетипа на рубеже XX-XX вв.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гии.* 2003. № 1(13). С. 37-48.
- Вампир: Английская готика. XIX век: сб.* / Пер. с англ. –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СПб.: Terra fantastica, 2002.
- Ван Ёи-чин. *Ассоциация и контраст в рус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ах.* <http://moydocs.ru/literatura/28459/index.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4.01.2014).
- Вардиман Е. *Женщина в древнем мире.* – М., 1990.
- Васильев В.К. *Сюжетная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X веков (Архетип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Красноярск: ИПК СФУ, 2009.
- Гоголь и женщины.* <http://gogol.lit-info.ru/gogol/bio/gogol-i-zhenschiny.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07.2014).
- Гоголь Н.В. *Женщина.* <http://feb-web.ru/feb/gogol/texts/ps0/ps8/ps8-143-.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07.2014).
-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 Миргород.*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5.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6. Статьи.*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 Горький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ти томах, Том 25.* –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 Даль В.И. *Пословиц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2 тома. – СПб., М.: Издание книгопродавца-типографа М. О. Вольфа, 1879.
- Доманский Ю.В. *Смыслообразующая роль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х значений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ексте: пособие по спецкурсу.* – Тверь: Твер. гос. ун-т, 1999.
- Домострой.* <http://empire.netslova.ru/Dom/silvestr/emp40.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8.10.2013).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Минск: Юнацтва, 1983.
-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 - Imperatorskaya Rossiia.html](http://www.e-reading.ws/chapter.php/1006037/193/Anisimov_-_Imperatorskaya_Rossiia.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30.04.2014).
- Жеребкина Ирина.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цизм как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теории женской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 «Прочти мое желание...».* – М.: ИДЕЯ-ПРЕСС, 2000.
- Заламбани М. *Институт брака в рома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11/112/z12.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6.07.2014).
- Замфир Е.И. *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усск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 дис. ... канд.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 СПб., 2005.
- Иваницкий В.Г. *Русская женщина в эпоху «Домострой»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Президиум РАН «Наука», 1995. № 3. С. 161-172.
- Каган-Тарковская М.Д.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 М., 1976.
- Кассирер Э. *Философия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форм. Т.2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 М.; СП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книга, 2001.
-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женщин – ума холодн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сердца горестные

- заметка: Вид четвертый: пустой сосуд. <http://adamsnotes.net/?p=819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7.05.2014).
- Ковылин А.В. Цикл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баллад о злой жене. [http://www.superinf.ru/view\\_helpstud.php?id=4326](http://www.superinf.ru/view_helpstud.php?id=4326)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8.10.2013).
- Кон И.С.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 Воронеж: МОДЭК, 1999.
-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Очерк домашней жизни и нраво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XVI и XVII столетиях*. – М., 1992.
- Кураев А. 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в книге Бытия // *Альфа и Омега*. – М., 1996. № 2/3.
- Левинтон Г. *Этниче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мужского и жен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 СПб., 1991.
- Левкиевская Е.Е. *Миф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М.: Астрель, 2000.
- Легойда В. Женщина и мужчина: отношения сквозь века. 28/02/2002. <http://www.pravoslavie.ru/jurnal/society/muzh.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5.07.2014).
- Ленивая Арина //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казка*. <http://hyaenidae.narod.ru/story4/264.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 4*.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2 т.* – Лениздат, 1957.
- Лесков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собр. соч. / Lib.Ru: Классика. [http://az.lib.ru/l/leskow\\_n\\_s/](http://az.lib.ru/l/leskow_n_s/)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7.2014)
- Лихачев Д.С.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Слову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Цит. по: *Злато слово*. – М., 1986.

- Малаховская А.Н. *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 –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7.
- Малаховская А.Н. Элементы обряда инициации в роман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 –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7.
- Маркс К. Тезисы о Фейербах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а 1-39. Т. 3*.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1974.
- Меренков А.В. *Социология стереотипов*.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1.
- Миронов Б.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Т. 1. –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 Мозговая С.Г. Духи природы в фольклор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http://www.paganism.ru/spirits.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7.2014).
- Мусий В.Б.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Садов господина Мичурина» А. Куркова //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а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 Симферополь: Тавриче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Вернадского, 2009. № 173.
-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А.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трёх томах* / Изд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Л. Г. Бараг и Н. В. Новиков. – М.: Наука, 1984.
- Пайпс Р. *Россия при старом режиме*. – М., 1993.
- Петров А.В., Кокорева Ю.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е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его роль в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равового статуса женщин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 3. 2008.
- Писарев Д.И. Женские типы в романах и повестях Писемского, Тургенева и Гончарова // *Сочинения в 4-х т. Т. 1. Статьи и рецензии 1859-1862*. –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 [http://az.lib.ru/p/pisarew\\_d/text\\_0080.shtml](http://az.lib.ru/p/pisarew_d/text_0080.s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1.05.2014).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Курс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права. Т. 2.* – СПб.: Тип. А. Краевского. 1871.

Понятие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как процесс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Этапы, вид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http://shpargalum.ru/psixologiya-lichnosti/voprosyi-k-ekzamenu/ponyatie-soczializaczii-kak-proczessa-formirovaniya-lichnosti.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09.2013).

Пропп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nguist/Propp\\_2/](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nguist/Propp_2/)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9.08.2013).

Пропп В.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 Ленинград: «АКАДЕМИА», 1928.

Пропп В.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 СПб.: ЛГУ, 1986.

Пропп В.Я. Морфолог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 М., 1998.

Пушкарева Н. *Феминизм в России.*

<http://www.krugosvet.ru/articles/102/1010239/1010239a1.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5.04.2013).

Пушкарева Н.Л. *Читаем сказки «сквозь гендерные очки».* <http://rulit.org/read/57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5.04.2014).

Пушкин А.С. *Проза.* – М.: Правда, 1985.

Рубинский И.А. *Сказка о прирученной любви.* 2013.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eb6lAAAAQBAJ&pg=PT15&lpg=PT15&dq=%D0%B5%D0%B2%D0%B0-%D0%B2%D0%B8%D0%BD%D0%BE%D0%B2%D0%BD%D0%B8%D1%86%D0%B0&source=bl&ots=-CXcIAYMkK&sig=2RF\\_arOJNnfxKp8TLH0pgG1tZ0&hl=zh-TW&sa=X&ei=U8MOU9eyPIWxkgW-y4GACQ&ved=0CCwQ6AEwAA#v=onepage&q=%D0%B5%D0%BD%D0%BE%D0%B2%D0%BD%D0%B8%D1%86%D0%B0](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eb6lAAAAQBAJ&pg=PT15&lpg=PT15&dq=%D0%B5%D0%B2%D0%B0-%D0%B2%D0%B8%D0%BD%D0%BE%D0%B2%D0%BD%D0%B8%D1%86%D0%B0&source=bl&ots=-CXcIAYMkK&sig=2RF_arOJNnfxKp8TLH0pgG1tZ0&hl=zh-TW&sa=X&ei=U8MOU9eyPIWxkgW-y4GACQ&ved=0CCwQ6AEwAA#v=onepage&q=%D0%B5%D0%BD%D0%BE%D0%B2%D0%BD%D0%B8%D1%86%D0%B0)

[B2%D0%B0-%D0%B2%D0%B8%D0%BD%D0%BE%D0%B2%D0%BD%D0%B8%D1%86%D0%B0&f=false](#)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7.02.2014).

Руднев А.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индивида: сущность, формы и этапы.* [http://socupr.blogspot.tw/2009/10/blog-post\\_786.html](http://socupr.blogspot.tw/2009/10/blog-post_786.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09.2013).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женские персонажи.* <http://rusfolclor.ru/jenskiepersonagi.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31.10.2013).

Салтыков-щедлин М.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Е. *Пошехонская старин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Т. 3.* –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Сараскина Л. *Возлюбленна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поллинария Сулова: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письмах, материалах.* – М.: Согласие, 1994.

Сахаров В. *Героиня, блудница или покорная раба? Чехов и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http://ostrovok.de/old/prose/saharov/essay005.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5.2014).

*Свод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10), Т. 10.* <http://civil.consultant.ru/reprint/books/211>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1.07.2014).

Семира. *Архетипы Юнга и астромифология // Юнг К.Г. Алхимия снов.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переводу.* – СПб., 1997.

Сергеева А.В. *Русски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поведения, традиции, 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лин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2008.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Слово Даниила Заточника, написанное им своему князю Ярославу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у / Пер. Д.С. Лихачева. [http://www.drevne.ru/lib/zatoch\\_s.htm](http://www.drevne.ru/lib/zatoch_s.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12.2013).

Снегирёв И.М. *Русское устное 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е. Под ред. Ю.Г. Круглова.* –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3.

Соловьев С.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Кн. 1.* – М., 1959. С. 262.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и верность супругов – внебра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http://xn---7sbabkaauaucayksior0b0af4c.xn--p1ai/semya-i-deti/izmena-i-vernost/>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1.07.2014).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измена.

[http://ru.wikipedia.org/wiki/%D0%A1%D1%83%D0%BF%D1%80%D1%83%D0%B6%D0%B5%D1%81%D0%BA%D0%B0%D1%8F\\_%D0%B8%D0%B7%D0%BC%D0%B5%D0%BD%D0%B0](http://ru.wikipedia.org/wiki/%D0%A1%D1%83%D0%BF%D1%80%D1%83%D0%B6%D0%B5%D1%81%D0%BA%D0%B0%D1%8F_%D0%B8%D0%B7%D0%BC%D0%B5%D0%BD%D0%B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8.07.2014).

Титова Л.В. *Беседа отца с сыном о женской злоб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текстов.*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7.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И. Даля. в 4 томах.* – СПб., 1863-1866.

Толстой Л.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адцати двух томах, Т. 8, 9.*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Толстой Л.Н. 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2.*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Толстой Л.Н. 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3.* –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Ве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https://sites.google.com/site/lubitelkultury/Home-5-2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7.08.2013).

Фу Сюань, Дефиниция гендерного пола и мужское главенство – расшифровка феминизма в глазах В.Г. Белинского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2004. № 2. С. 44.

Хасбулатова О.А.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женщин: обз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 *Гендерн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Сборник трудов под ред. Степановой Н.М., Кириченко М.М., Кочкиной Е.В. – СПб.: ИСПГ-Алетей, 2003.

Цзинь Яна. Общ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браза девочки на взгляд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 *Русское лингв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2007. [http://210.46.96.20/download/wenzhangtuijian\\_2007.htm](http://210.46.96.20/download/wenzhangtuijian_2007.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0.10.2011).

Цыганенко Г.П.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Киев: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 1970.

Чехов А.П. Анна на шее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Чехов А.П.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Чехов А.П.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Чехов А.П. *Попрыгунья*. <http://ilibrary.ru/text/706/p.2/index.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5.2014).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4, 5, 6, 9, 10*. – М.: Наука, 1984-1986.

Чжен Тиву.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модернизма*. – Шанхай: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б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1999.

Чжен Ханшэнь. *Введение в понятие социологии*. – Пекин: Изд-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Шкловский В. *Лев Толстой*. <http://www.litmir.net/br/?b=197077&p=1> (дата

- обращения: 28.07.2014).
- Шорэ Элизабет, Хайдер Каролин. «Вступ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совместном русско-немецком научном проекте» // *Пол, гендер, культура*. Сб. под ред. Элизабет Шорэ, Каролин Хайдер. – М.: РГГУ, 1999.
- Шуклин В. *Русский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1.
- Щапов 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XIII веков*. – М., 1989.
- Щепановская Е.М.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архетипов миров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 *Обсерва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 М., 2001. № 4. С. 124-132. <http://www.astrolingua.spb.ru/PHILOS/mythclassification.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8.08.2013).
- Щепкина Е.Н. *Же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 СПб., 1906.
- Эстес Кларисса Пинкола. *Бегущая с волками: женский архетип в мифах и сказаниях*. –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фия», 2006.
-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 Цыганенко Г.П. – Киев: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 1970.
- Юкина И. Дискурс женской прессы XIX в. // *Женские и генде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5. СПб., 2000.
- Юнг К.Г. *Алхимия снов. Четыре архетипа: Мать – Дух – Трикстер* / пер. с англ. СЕМИРЫ. – СПб.: Тимошка, 1997.
- 西蒙·波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1999。
- 亞當·朱克思著，吳庶任譯。《為何男人憎恨女人》。台北：正中書局，1996。
- 薩特著，陳宣良等譯，〈導言：對存在的探索〉，《存在與虛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1-27。

#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4/10/08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研究
	計畫主持人: 劉心華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77-MY2      學門領域: 俄國文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劉心華		計畫編號：101-2410-H-004-177-MY2					
計畫名稱：俄國文學中負面女性形象的原型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0	10%	篇	從原型理論探討俄羅斯民族心理的特色，外國語文研究，2012/12。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1	0	90%	俄羅斯文化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負面女性形象，國立俄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2014/09（以俄語出版）。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3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一直以來有關俄國文學作品中女性角色形象的研究相當豐富，無論在俄羅斯、歐美或中國大陸都有許多學者從事相關議題研究。自十八世紀末以來，俄國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常常被賦予一種神聖的使命。她們不僅被視為大自然賦予的珍寶，更被視為家庭，甚至於俄羅斯存在的希望。「女性的美德」從十八世紀末說到了十九世紀，尤其外在的環境愈艱困，那種「待在家裡，保持純潔不受污染」的神話信念就更強烈。從普希金筆下「奧涅金」的女主角 Татьяна 開始，女主角 Татьяна 純潔、高貴的形象就成了日後其它作品中女主角的「典範」。

然而，無論俄羅斯、歐美或中國大陸研究，皆以「正面」女性形象為典範，甚少涉及「負面」女性形象。但是，若我們仔細觀察，以男權家長制觀點為主的俄國男作家作品中有一項特點，就是經常以怪異、諷刺的口吻描寫中年或老年婦女。在神話、傳說、童話或文學作品裡，這些年長的女人經常以「惡妻」、「繼母」、「岳母」、「專橫的女地主」、「喋喋不休的女人」或「女巫」的形象呈現。幾乎所有十九世紀男作家筆下都描寫過這類上了年紀的「惡婦」。究竟是心理因素，或是文化因素，甚少有研究涉獵相關主題。多數研究多集中於這些「惡婦」、「女巫」的表面形象。甚少研究這些作品角色背後的深層

文化集體潛意識及其意象或隱喻等議題。例如：俄羅斯學者安娜·瑪拉霍夫斯卡雅(Анна Малаховская)撰寫的《雅加婆婆的遺產》(Наследие Бабы-Яги)，將雅加婆婆在童話故事與文學作品中的扮演功能做了約略的敘述，由於沒有較深入的研究理論架構，因此，研究不夠深入。若探究歐美方面研究，大部分的研究以俄羅斯性別議題為主，而無學者涉及「負面女性角色的原型」研究。至於關於俄國文學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有：美國學者 Barbara Heldt 的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1992) 可以算是研究俄羅斯男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經典之作；另外，關於俄國女作家的研究有 Helena Gocilo, Sona Stephan Hoisington 等，也以介紹女作家作品為主，而且相當零散。中國大陸研究以黑龍江大學金亞娜教授 2009 年出版的《期盼索菲亞—俄羅斯文學中的“永恆女性”崇拜哲學與文化探源》以正面女性形象為主，其他研究女性文學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謝春豔教授、北京人民大學的陳方教授等，但研究多以女作家作品為主。台灣相關議題的研究就更缺乏。中國文化大學的王愛末教授的研究以果戈里的小說《狄康卡近鄉夜話》(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中的魔鬼為主，並未涉及其中的女巫原型或俄國其他文學作品中「負面女性形象」的議題，因此，本計畫極富原創性與研究價值。本研究在學術與應用的價值如下：

- 一、建立台灣有關斯拉夫神話、集體文化潛意識、民間故事型態學、文學作品女性角色原型等相關研究之資料庫。
- 二、提供國內各界人士公開使用研究資料。
- 三、為台灣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奠定基礎。
- 四、提昇國內對俄羅斯文化研究、性別研究之視野。
- 五、提昇台灣在該領域研究的國際水平，並連結世界各國相關研究之社群。
- 六、建立國內有關俄羅斯文化與文學中性別研究的據點。